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〇二・史部・別史類

藏書六十八卷（名臣傳卷十一至外臣傳卷六十）〔明〕李贄撰

贊撰

2286/02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一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名臣傳 兩目錄卷十一

何武

卓茂

魯恭

徐有功

房瑯

武元衡

藏書名臣傳卷十一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納粟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貧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

名臣傳 卷十一

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晉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晉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官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

名臣傳

卷十一

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

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驚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

名臣傳

卷十一

三

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京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

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
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鞶
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
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名臣傳

卷十一

四

○文翁 吏負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
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
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
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
為學官弟子為除更隸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

名臣傳

卷十一

五

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
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
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
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
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
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
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路溫舒 牧羊兒獄小吏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書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名臣傳 卷十一 六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凶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敲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循良之報也。

名臣傳 卷十一 六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

名臣傳

卷十一

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名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謝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

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關狹與民相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揖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

名臣傳

卷一一

九

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摠百官之職各稱其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不亦可乎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衛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循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

徵稽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稽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卷十一

十一

○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馬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為大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名臣傳 卷十一 十一

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自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

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
衆議光于是以千秋擅名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
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
恐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
素行也至擅名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
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
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
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譏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

名臣傳

卷十一

十二

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
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
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
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
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
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
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
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卽位廢

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
養于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
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
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
千三百戶延年爲人安和備于諸事久典朝政上任
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
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
年霍氏舊人欲退之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五鳳中
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

名臣傳

卷十一

十三

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
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
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
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拜爲太常治諸陵
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元帝初卽位穀貴
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
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
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
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邺

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智自助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間無事欽所好也欽為人深博有謀國家有大政鳳輒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于欽者見鳳專政泰重亦時戒諭譬曉之

名臣傳 卷一

十四

頃因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于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遽廢鳳乃復起鳳就位鳳既復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章既死眾庶寬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至主聰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自行

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爾

名臣傳

兩

卷一

十五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此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亾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

名臣傳

卷一一

一六

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財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亾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嗚呼！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亾疆外之交，東海之饒，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棺槨，黃金百斤，以奉其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名臣傳

卷十一

十一

○于公于定國 獄史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肖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亾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

名臣傳

卷一

六

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于是為光祿大夫平

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飲酒益精明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年七十餘薨於家子永嗣以列侯為散騎

名臣傳

卷一

九

光祿勳至御史大夫永少嗜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定國死居喪如禮以孝著聞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卒如其言云永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成帝方欲相永會薨子活嗣為侯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空乎武卒自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

名臣傳

卷十一

二十

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失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

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舉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

名臣傳

卷十一

二十一

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元帝時茂學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時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以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

名臣傳

卷十一

三十一

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欺誼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

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

成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

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

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

嗟笑鄰邑聞者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為更置守宰茂

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

京部丞密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送數日不絕及莽

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光武即位下詔褒茂以茂為

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祭

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為大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

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茂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

臨送葬

李主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

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論

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奈之何為民父母者不念

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興憫惻之念者安

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為密令亦必數年之後

名臣傳

卷十一

三十一

教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亦當以不及降調能歎罷
斥矣烏能澤及密黎聲施后世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恭年十五與母弟不俱
居太學習魯詩明古講誦大為諸儒所稱恭憐丕小
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之
初丕舉方正恭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恭賢辟之肅
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獨得召與眾議拜中
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有訟人許佗等爭田
累郡守縣令不能決恭為平理其囑直皆遂而自意
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急空解印綬
去於是掾史泣涕共留恭亭長慙乃還牛建初七年
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竟河南
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
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
謂肥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於是瞿然而
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竟此一異
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聞
徒擾賢者毋益遠還府以狀白安安即上書言狀永

元九年徵拜議郎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蓋為司徒以弟丕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季生日肥親亦甚可足稱袁安之使矣若是令人便須用一升過山銀

名臣傳

卷十一

三六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為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眾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為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為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坐逆誅

名臣傳

卷十一

三七

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鞠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甚明非支黨比空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為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首者太師首者元謀

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然當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及當人主意大為當時朝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偽官，已先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既亡，則所因之罪自減。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巧知古等賜再

名臣傳

卷十一

三六

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知古等乃俱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襄兄弟為人構誣有功，爭之不能得。周興奏曰：「有功故出及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乃復洒然相慶。竇孝誑妻龐氏為其女所誣，給事中薛季昶鞠獄當龐死罪，龐子希城為

母訟冤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功為獄持平，守正執據，冤罔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眾，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卒年六十。

名臣傳

卷十一

三五

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會昌中，追謚忠正。鹿城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論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公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為難事。張文成為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鳴臬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口，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房瑄

房瑄河南人也少而好學風流秀整與呂向偕隱陸渾山開元中作封禪書上投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仍復為縣所至敦上德化興長吏以治最聞玄宗避亂倉卒走蜀瑄馳至普安上謁俄而與韋見素崔渙等奉冊至靈武傳位肅宗具言上皇本意便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吐辭華暢肅宗為改容謝之瑄既素有重名深為肅宗所傾倚機務一與瑄決時第五琦以言財利得幸

名臣傳

卷十一

三十一

為江淮租庸使瑄對肅宗曰往者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仍復寵琦恐人不服肅宗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能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入朝請以進明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進明謝上因言瑄曰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恐不肖為陛下用肅宗問其故進明曰瑄為聖皇制置天下而以永王為江南節度穎王為劍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蕃皇儲及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

陛下即非忠也瑄蓋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推此而言瑄豈盡誠以事陛下乎肅宗入其言於是始惡瑄矣會瑄自請平賊乃以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髀栗賊投芻火之人畜俱焚殺卒四萬流血丹野殘衆數千不能軍瑄雖自負以天下之重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楫劉秩又皆儒生不諳軍旅瑄每咤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因罷為太子

名臣傳

卷十一

三十一

少師乾元元年又出為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州故綱紀廢弛瑄至治府為管人人自便政聲流聞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宋儒有言曰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惡悖亂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睢陽圍急而不救其讒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末司空圖謂瑄建請諸王為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蓋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祖平一有名於時元衡舉進士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器也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瞻禮信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已而又稱疾憲宗以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矣而錡不朝是朝不朝皆在錡也陛下初卽位諸鎮屬耳目若鎮臣得遂其私則陛下威令去矣憲宗然之遽追錡錡計窮遂反是時

名臣傳

卷十一

三五

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乃詔以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其金帛樂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到官緩靖約束儉已裕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服雅性莊重雖澹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復召還執政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元衡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悻慢無禮元衡叱去之已而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亂奔走元衡

遂被害批其顛骨以去邏司傳諫盜殺宰相連聲十餘里達于朝堂百官恟懼不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策中外乃審知宰相元衡受害也帝震悼罷朝獨坐延英見大臣哀慟爲再不食賴裴度帽璽不灰極力勸帝用兵進李光顏李愬等卒平蔡而擒吳元濟於是諸鎮始有懼意矣初元衡自蜀再入輔政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疾卒至是元衡竟爲盜所害詔金吾有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搜賊

名臣傳

卷十一

三五

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搜捕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爲朝廷羞於是乃下詔決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卽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兵仗凡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兵呵衛宰

相則金吾鼓騎翼導每過里門按索傳呼警因詔賓
漏上二刻乃傳點

名臣傳 卷十一
名臣傳卷十一

三十四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二之十三

六才力名臣

李斯

趙廣漢

田延年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名臣傳 目錄卷十二之十三

名信臣

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李崇

張嘉貞

崔佑甫

張詠

○六才力名臣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

名臣傳 卷十二

乙

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界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龜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之不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

以作注漑渠而已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許

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見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李斯之諫逐客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

名臣傳 卷十二

二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

寶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飭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飭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

名臣傳

卷十二

三

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

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名臣傳

卷十三

四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才為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為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

名臣傳

卷十一

五

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婦笮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誣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中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

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

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間里輕

名臣傳

卷十一

六

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其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次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名

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日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安游徽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在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名臣傳

卷十一

七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即日議決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韋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

名臣傳

卷十一

八

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稱僦直車二千凡九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

成今縣官出三千董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歿

名臣傳 卷十二 九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民聞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名以為廷尉正

名臣傳 卷十二 十

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後以他故黜廢又擢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頽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令

於道旁，鳥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

名臣傳

卷十一

十一

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他事，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高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

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自是後，霸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始霸少為陽夏游，徵與

名臣傳

卷十一

十一

善相人者，其載出見一帝，八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霸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平陽人，徙茂陵，又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復徙為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為臣敞愚騫，卽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不敢愛身避

名臣傳

卷十一

十一

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於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薛詵後，比更

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間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赭吏坐里間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

名臣傳

卷十一

十四

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

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黛，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反，不宜處位，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肖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舜當出

名臣傳

卷十二

十五

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遂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

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蹇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敞謙

名臣傳

卷十二

十六

不肖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冠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太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

名臣傳

卷二

十七

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闕孺部分北翁歸部分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華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

探披籍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歾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刺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葉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

名臣傳

卷十一

十八

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歾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

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傳

卷十二

十九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大將軍霍光秉政擢延壽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百姓尊用其教

名臣傳

卷十二

二十

賈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明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治者頗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
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
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
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
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
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
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
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

名臣傳

卷十一

三

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
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
歲餘不冝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
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
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
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
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
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是

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
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
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
移終炊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
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
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
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偏二十四縣莫
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名臣傳

卷十一

三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名臣傳

卷十一

二十三

爭。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漢書名臣傳卷十二終

書名臣傳卷十三

○六才力名臣

○薛宣 可法

薛宣字贛君東海邳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爾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為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

名臣傳

卷十三

七

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襍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為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意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同。進退可復。

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後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
知罪。臧皆應記。而宜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
印綬。付吏爲記。謝宜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
有名。輕宜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
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
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
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
解印綬去。又頴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

名臣傳

卷十三

二

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
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卽以令
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因移
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
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無也。屬縣各有賢
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宜得郡中吏民
罪名。輒名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
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

免冠謝宜歸。恩受戒者。宜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
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宜聞立受囚家錢。宜以讓縣。縣案驗獄掾
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掾實不知。掾
以是慙。恐自殺。宜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
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
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
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月
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

名臣傳

卷十三

三

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
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
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爲御史大夫。數
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會成太后
崩。喪事倉卒。上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宣子惠亦
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
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
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

從其所問宜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宜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元，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謀賊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名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賂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

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

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田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楸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諱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上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

名臣傳

卷十三

六

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救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贓慎母然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

名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廷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言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咸帝卽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

名臣傳

卷十三

七

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其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旣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教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注

直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
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被
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徒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
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
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
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
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
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
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者老夫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

後臣傳

卷十三

八

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閉
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袪不中節度自今
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
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
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
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
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
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
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說

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
是豪強懣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
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
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
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
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
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
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
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

後臣傳

卷十三

九

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
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
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宜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
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
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
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
果有瘕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
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拔
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教禁

母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
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名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
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
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
乃今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按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
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
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

名臣傳

卷十三

十

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
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
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
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剴目
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撰前世
決事更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
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
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
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

請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
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
歲餘哀帝卽位以博名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
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
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
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
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
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
敗卒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趙玄

名臣傳

卷十三

十一

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廷登受策有音如
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之
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夫父孤學給事
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
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亡能所空蔡父大奇其
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官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
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
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
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

名臣傳

卷十三

十一

眾曰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
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
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
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
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
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
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
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為丞相
司直丞相宣甚器重焉當誠小史謹事司直翟君必

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

寬容多辜權為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獄
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
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
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空
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
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
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

名臣傳

卷十三

十三

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
修飾僕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
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為相公絮請託
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
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
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
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李崇

李崇頓丘人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秦陝
三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
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
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宜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
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
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
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要路俄
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發便爾禽

名臣傳

卷十三

十四

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
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
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
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
昨不幸遇疾暴歿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
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欵引又定州流
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
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歿尸詐稱其弟為軍兵李益
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

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

賓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其語疑
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
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袴慙為我往告我兄必重相
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
具報崇崇一鞠即伏時霖雨三日大水入城崇與
兵泊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
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
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

名臣傳

卷十三

十五

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歿可桴筏隨高入
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綸等受梁假豫州
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
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
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孝明踐祚褒
賜衣馬徵拜尚書令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臧王公嬪
主從者百餘人皆賜布絹各任其力多者過二百匹
少者百餘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
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

長子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世號為李錐

傳

卷十三

十六

○張嘉貞

張嘉貞，荷氏人，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因決事未決，問吏曰：「諸君頗知有佳客乎？」吏舉嘉貞。循憲召而咨之。嘉貞條析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武后，以為能。循憲對曰：「張嘉貞所為也。」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召見異之，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嘉貞累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對，數加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鄆州別

名臣傳

卷十三

十七

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之無狀。帝乃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天子大悅，許以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卿第往，行即召卿矣。」及朱璟等罷相，帝欲用之。

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者，可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見爲朔方節度使。帝乃令草詔召之。至夜半，帝閱大臣表疏一閱，便得。遂以嘉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反位其下，故說不平。遂出嘉貞爲幽州刺史。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

名臣傳

卷十三

十六

年，果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有田矣，未幾其有饑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存也。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聞。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

名臣傳

卷十三

十九

致工，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帝崩，衮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旣而衮入

臨遣從吏扶立殿堦上。祐甫謂眾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哀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為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哀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空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曰：「臣初不知帝怒，以哀為罔上，即兩換職，以哀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

名臣傳

卷十三

三十一

戰討啟，巧填委故官，賞繆系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哀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日久，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自志貞已，入軍中矣。」

青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意其謂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矣。」帝曰：「善。」正已慙服。是歲薨，年六十，贈太傅。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列，遺以贈帛，菽粟受而緘鏞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名臣傳

卷十三

三十一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為絹百萬匹。云嘗坐城下，見有負菜而歸者，問之，云市之詠怒而笞之，曰：何不自種？吏有一錢在鬢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階，斬其

名臣傳

卷十三

三十一

首。中府自劾，以薦入為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太宗聞其強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詠至府，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

廷欲斬之，吏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可出。皆汝輩為之也。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圍府，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隣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招安使與兵城中，不計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繼

名臣傳

卷十三

三十一

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訕訕，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玠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鈴轄空攝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鈴轄將出，吾今錢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

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
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橫之
下矣已而鈴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
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
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
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軍軍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
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今後食
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謠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
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

名臣傳

卷一三

三四

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冷氣乘之妖則有形
謠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
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高呼者
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謹每夕張燈炷
香宴坐郡樓上鼓笛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
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為六軍號令在前尚不
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
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
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遠之官

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
一旦為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歿其子三歲
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
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
閱之以酒醑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
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
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
撫御才其能緩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
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

名臣傳

卷十三

三五

人復以詠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
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懼
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皎問其旨
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
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
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
生於腦求知穎州遂命知昇州范廷貴為殿直押兵
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公路來遠曾見有好官否廷
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

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無賭博市易不敢誼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諡忠定詠少學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其女為妻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知之即陽假僕為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張即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被澤深與人煙疎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

名臣傳

卷十三

三六

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即推戶詠先以牀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排闥詠忽還立其子閃身入詠搃其首鑿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少時宿鄭州有一山人自稱神和子與之語皆塵外事質明為別語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及知益州因患頭

瘡於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夢神和子謂曰頭心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辭和子歌詠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號曰仙遊閣詠後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開觀果後十年而卒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也贊云乖則違俗違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詠嘗謂李政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凡

名臣傳

卷十三

三七

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公賦有包戎臥鼓豈煩節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公憤然毀裂儒服趨豹林谷以弟子事陳希夷希夷一見謂曰子當為貴公卿一生辛苦此地非棲憇之所也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亦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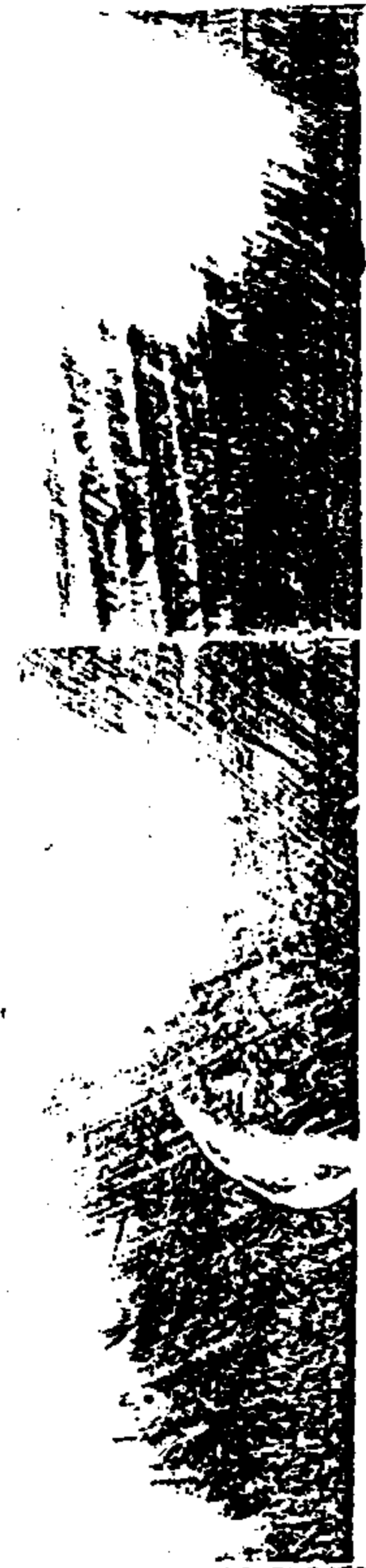
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累乞開
地不許因腦邊瘡今金陵養疾方許之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名臣傳

卷十三

二十六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四之十八

總論在首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代

張儀

陳軫

犀首

樗里子

甘茂甘羅

名臣傳

目錄卷四之十八

范雎

蔡澤

孟嘗君

馮驩

春申君

呂不韋李園

蒯通

蒯聶卒

陳平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虞詡

荀彧

名臣傳

目錄卷之十八

二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魯肅

周瑜

別見

呂蒙 別見

陸遜 別見

陸抗 別見

劉巴

龐統

法正

王猛

姚崇

李泌

名臣傳

目錄卷之十八

呂夷簡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空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編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

名臣傳

卷十四

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林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

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

名臣傳

卷十四

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盡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
有帛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
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
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
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
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
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名臣傳

卷十四

三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
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
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
室聽竽琴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
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
諸侯以求割地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
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
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

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
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
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空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
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
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
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
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

名臣傳

卷十四

四

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
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
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
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
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空陽商阪之塞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
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
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
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墨陽合購鄧師宛馮龍淵大河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

名臣傳

卷十四

五

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名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鞅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

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

名臣傳

卷十四

六

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闌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

秦則兵牛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凶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

名臣傳

卷十四

七

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

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三者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維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維

名臣傳

卷十四

八

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印乎於是散千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者其從者有一人

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且時我困故望于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李卓吾曰蘇秦當其難張儀為其易太史公兩人斷

名臣傳 卷十四 九

語極當極可賞也

○蘇代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燕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生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

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而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人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為仇今使羽燕為鴈行而疆秦蔽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而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

名臣傳 卷十四 十

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賈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所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古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王會非欺之也臣棄

老母於東周固切音之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饑歿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歿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

名臣傳

卷十四

十一

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

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卽位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效殊而走。蘇秦且歿乃謂齊王曰臣卽歿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

名臣傳

卷十四

十二

蘇秦歿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和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

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秦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

名臣傳 卷十四

十三

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曾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曾，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

燕皆歸齊，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

名臣傳 卷十四

十四

必長質之，秦挾質以大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韙，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攻宋。

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故
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
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
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也卑也今收
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
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
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
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

名臣傳

卷十四

十五

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
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昭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
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
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
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
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
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
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
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

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
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
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
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
氏太行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
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
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
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
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

名臣傳

卷十四

十六

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
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
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
者二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
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
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
臣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
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

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割魏。不為割。因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燕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

名臣傳

卷十四

十七

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歿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歿。天下其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

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其執張儀。掠筭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是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名臣傳

卷十四

十八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因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

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

名臣傳 卷十四 二十九

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齋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

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

名臣傳 卷十四 二十九

亭郢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

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失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

名臣傳

卷十四

三十一

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美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楚王曰願陳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

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

名臣傳

卷十四

三十二

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

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
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
蘇、春、未、秋、備、不、有、明、之、矣。
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
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
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
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
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
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

名臣傳 卷十四 三十三

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
此後
方、明、說、六、國、歎、從、
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
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西說趙王又
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欲事秦儀歸報未至
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
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
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
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
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

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
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
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
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
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張儀相魏一歲而卒
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
以其先歿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
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陳軫

名臣傳 卷十四 三十四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
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
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
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
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
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
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
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
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

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主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

名臣傳

卷十四

三五

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歿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歿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

虎之類乎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有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

名臣傳

卷十四

三六

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歿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

○犀首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

名臣傳

卷十四

二十七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略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樗里子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

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空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草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疆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

名臣傳

卷一四

二十八

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甘羅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惠王卒

王立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歎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空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

名臣傳

卷十四

三十九

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

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空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名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空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向壽公孫衍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

名臣傳

卷十四

三十九

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

請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歿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名臣傳

卷一四

三

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行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

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歿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行臣不知卿所歿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自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

名臣傳

卷十四

三

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五智謀名臣

○范睢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
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
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
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
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
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睢佯

名臣傳

卷十五

死即卷以箆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
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箆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
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箆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
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
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
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
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
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
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

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

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
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
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
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
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俱來乎無益徒亂入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
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
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

名臣傳

卷十五

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
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
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
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
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
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
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
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
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
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
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且臣聞周有砥礪宋
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
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
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名臣傳

卷十五

三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
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疾生而聖主明於成
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
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
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
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
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
王稽使以傳車召睢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
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

睢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
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執賓主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
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
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

名臣傳

卷十五

四

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
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秦王跽曰
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卒幸
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
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
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

范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三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

名臣傳

卷十五

五

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魏韓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

賊兵而齧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名臣傳

卷十五

六

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徇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

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

名臣傳

卷十五

七

以此得無危乎？昭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范雎為相，封之於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即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言衣之，留與坐飲食。

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去十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一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

名臣傳

卷十五

八

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外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昔者楚昭王時，申包胥為楚郢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

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亦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緇袍繆繆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豆其前令兩黠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名生稽拜為河東守又在鄭安平以為將軍

名臣傳 卷十五

九

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肩鼻巨肩鵬顏威鬚鬚吾聞聖人不相始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當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扁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因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僂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

名臣傳 卷十五

十

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

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懷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

後臣傳

卷一五

十一

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歿難視歿如歸生而辱不如歿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歿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故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

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歿乎夫待歿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歿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夫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

名臣傳

卷一五

十一

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悫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

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逞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矣也而所以死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於者

名臣傳

卷十五

十三

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名臣傳

卷十五

十四

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技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

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
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
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
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
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空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
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
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
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曰公吳起大
夫種走也吾聞之鑿於水者見面之容鑿於人者知

名臣傳

卷一五

五

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
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
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
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
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
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
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
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
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

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
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
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
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
疆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
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
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
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焉

名臣傳

卷一五

六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
齊或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

用事封於薛威王卒宜王立嬰與田忌孫臏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宜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宜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年梁惠王卒宜王九年田嬰相齊相齊十一年而宜王卒湣王立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

名臣傳

卷一五

一七

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是為子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

名臣傳

卷一五

一八

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剝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

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

名臣傳

卷十五

十九

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齊准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

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以爲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孟嘗孟嘗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卓吾曰余有狗盜偈四句今附錄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雞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馮驩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緄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廩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君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期年驩無所言時

名臣傳

卷十五

二十

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於薛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于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名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

名臣傳

卷十五

三

肥牛名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

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

名臣傳

卷十五

三

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

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士，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雌雄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

名臣傳

卷十五

三三

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即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名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

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君之言失矣。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志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春申君

名臣傳

卷十五

三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鴦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按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抹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

名臣傳

卷一五

三五

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

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兇鬼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

名臣傳

卷一五

三五

顛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隋水右壤隋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

名臣傳

卷十五

二十七

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

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

名臣傳

卷十五

三十一

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

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
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
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璜瑁
簪刀劍室以珠玉飭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
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李園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
昭王有太子初為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
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

名臣傳

卷二五

三九

母曰夏姬無愛子楚又為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
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
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大子之
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
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
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為太子竊聞安國
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
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即大王薨
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真長子及諸子且暮在

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
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
請以千金為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
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
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
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
人國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
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
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

名臣傳

卷二五

三九

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入事太子甚愛
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
為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
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
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
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素自附
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
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
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

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爲夫人秦昭王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

名臣傳

卷十五

三十一

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活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立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上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宐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先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婢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就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

名臣傳

卷十五

三十二

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陰養灰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各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君之舅也不為兵而養灰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

名臣傳

卷十五

三十三

之禍也何謂母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灰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灰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造太子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崩通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以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名臣傳

卷十五

三十四

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空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

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劫

名臣傳

卷十五

三五

齊士不與者歿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之及田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隱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毋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毋語以事而謝之里毋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東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毋非談說之士也東縕乞火非還

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歿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名臣傳

卷十五

三五

○廝養卒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問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歿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

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名臣傳 卷十五

三七

可惜此養卒不載名姓卓吾子曰厥即姓養卒即名其姓名即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者姓有名望而實與草木同腐百乎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五智謀名臣

○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歿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名臣傳 卷十六

貧待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幸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千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

名臣傳

卷一六

二

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遂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其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

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宮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

名臣傳

卷十六

三

項王又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用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



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

名臣傳

卷一六

四

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

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或云陳平使盡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

名臣傳

卷一六

五

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會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惟見雒陽與是耳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

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名絳侯周勃受詔林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名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

名臣傳

卷十六

六

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

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呂太后乃陽遷陵爲帝太傅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嘗以

名臣傳

卷十六

七

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我於君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

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
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
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曰各有王者
上曰王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王者而君所主何事也
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
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責也上稱善

名臣傳

卷十六

八

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
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
彊對耶于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居頃之勃謝病
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
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
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
謀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
不得也

○鄼食其

鄼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狗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
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
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
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為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名臣傳

卷十六

九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
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
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
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
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
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
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
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

名臣傳

卷十六

十一

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倉廩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

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攻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厥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方酈生被烹

名臣傳

卷十六

十一

時田廣謂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乃烹酈生

○張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

名臣傳 卷十六 十一

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後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歷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

名臣傳 卷十六 十三

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月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歷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歷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

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貢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屬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屬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名臣傳

卷十六

十四

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却。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藏書 名臣傳卷一六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下與周異，周之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今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鬪，不搯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

名臣傳

卷十六

十五

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

八七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三千戶為關內侯號

名臣傳

卷一六

十六

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許稱公主彼亦知不肖貴近無益

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以口舌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陸賈

名臣傳

卷十六

十七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為南越王賈至尉陀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

名臣傳

卷一六

十八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土何乃比于漢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日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具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乃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語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王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慮諸呂少王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

名臣傳

卷一六

一九

變則權不分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大中大夫往使尉陀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初王諸呂時太后畏大臣有口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家焉賈有五子乃出橐中裝賈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公約

過公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實外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後竟以壽終

卓吾曰賈非但有知亦且達生子房之流亞與

○朱建 非但有謀且有節也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

名臣傳 卷一六 二十

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祝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

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

名臣傳 卷一六 二十一

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韓長孺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

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
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
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
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
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
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
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

名臣傳

卷十六

三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
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
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
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
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
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
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
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

祖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
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恐漢大臣不
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乃
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
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
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
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
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

名臣傳

卷十六

三

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
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
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
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
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
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
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
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

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
主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
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
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
司農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
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
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
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
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
名臣傳 卷十六 二十四

其眾不足以為疆自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
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
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
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
親安國為人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
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
壺遂臧固到也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為國器

太史公曰予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
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
斯鞠躬君子也李生曰不贊韓長孺贊壺遂異哉此
韓長孺所以為國器也歟

○王先生

鄒陽王先生皆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
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
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
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

名臣傳 卷十六 五十一

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
辭甚懇切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
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介於羊勝公
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
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歿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
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
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客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
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
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

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歿。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歿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屢脫歿，如毛聳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

名臣傳

卷十六

三六

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卽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

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盜事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母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

名臣傳

卷十六

三七

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千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央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

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議者咸以為然。詔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嗚呼！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者，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

名臣傳

卷一六

二十八

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詔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詔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詩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閣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

名臣傳

卷十六

二十九

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為武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嶺。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
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
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
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
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
以爲矢力弱不能至拜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
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

名臣傳

卷十六

三十一

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
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
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
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
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
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
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
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
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

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名臣傳

卷十六

三十一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七智謀名臣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陰人。祖父淑，生八子，號為八龍。彧其一也。或即縝子。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或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或，或乃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或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

名臣傳

卷十七

乙

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操領兖州牧，以或為鎮東將軍，操征陶謙，任或留事。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使告或曰：「呂將軍來助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或知邈為亂，即馳告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諸城皆叛，應布矣。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突至城下，欲求見或。惇等皆曰：「君一州鎮也，不可輕往。」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貢果見或，無懼意，遂引去。」或因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

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或謂昱：「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至東阿，卒完三城。或之謀也。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充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賞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事固有棄此取

名臣傳

卷十七

一

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聞操攻陶謙，阮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操又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奉迎都許。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

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拜河朔天下畏其疆操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繡又敗操軍於外紹益驕與操書言辭悖慢

名臣傳 卷十七 三

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操失利於張繡故或見操操以書示之或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疆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飭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

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紹雖疆其何能為乃悅或又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交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疆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

名臣傳 卷十七 四

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為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或書議欲還許以致之或報曰紹悉眾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

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

名臣傳

卷十七

五

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十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

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破，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肯交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復次于河上，紹遇病歿。操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謂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畱或參丞相事。操軍至濡須，或畱

名臣傳

卷十七

六

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明年，操遂為魏公。魏氏春秋曰：「操饋或食，發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或德行周備，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自耳目所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操嘗曰：『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自以為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曹公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

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執怨完得書以示
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計以呈
操操陰為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
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
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
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
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
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
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憂故不言爾操

名臣傳

卷一七

七

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操以此恨或典略曰
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
與或裴松之按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歿計
或于時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
為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將有逼而然
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
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
全其志而或以閣豎用事四海屏氣左館唐衡殺生
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昔

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或子粲字奉倩何劭為之傳粲常論其父或不如從
兄攸蓋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
密自居而已誠然乎哉李卓吾曰荀或既屢以高亮
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邪世間
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踞兩脚缸專欲無厭思惟兼得
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
豈獨荀令君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為
或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

名臣傳

卷一七

八

不足為或奇有之不足為或累烏用辨也

○滿寵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
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
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
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
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於是即日赦出彪
初或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
寵 不得不善矣

○荀攸

荀攸字公達，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歿，得免。曹操迎天子都許，荀彧薦攸，操乃徵攸為尚書。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

名臣傳

卷一七

九

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故至是。』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不可。』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表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可破也。』操曰：『善。』進至下邳，布既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拔。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

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城當自拔。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操援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表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斬其騎將文醜，而與紹相拒於官渡。時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萇銳而輕敵，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獲其輜重而還。七年，從討袁譚，表

名臣傳

卷一七

十

尚於黎陽，明年操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請救操，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強，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表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眾，假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怨，勢不兩全，可急圖之。」操曰：「善。」乃許譚和親，而還擊破尚。冀州平，表封攸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

可及。愚不可及。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與鍾繇並，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公遂輒復過人意。後從征孫權，道薨，操言之，則流涕。

○賈詡

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爲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名臣傳

卷十七

十一

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塔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皆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自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傕乃西攻長安。和出天子，詡有力焉。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詡遂去，催託熲。熲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詡曰：熲性多

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熲果善視其室。詡乃說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譏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

名臣傳

卷十七

十二

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雖用賊兵而戰，必勝也。是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謂紹使曰：歸譏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詡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弱曹弱，今又與曹爲仇，詡曰：此乃所以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

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眾歸操，操執詡手曰：「使此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

名臣傳

卷一

十三

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不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詡，思非操舊臣。」

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曹丕篡位，以詡為太尉，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李生曰：「此人非但有謀，且有大識，享年七十又七，宜哉。」

名臣傳

卷十七

十四

○程昱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相隨，昱

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而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必與紹絕。別勸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可將騎來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收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瓚，未

名臣傳

卷十七

十五

至瓚已大爲紹所破矣。曹公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及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皆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彧，謂昱宜往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之甚。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此殆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

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時汎疑已在范，允乃見疑，伏兵誅殺之，而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又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矣。卒完三城，以待曹公。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曹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蝗虫起，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曹連和，欲使曹公遣家居鄴。曹公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言曰：「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意者將軍殆臨事

名臣傳

卷一七

十六

而懼乎？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願將軍更慮之。公乃止。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鄆城，有兵七百，公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其後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

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
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
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
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郭嘉

郭嘉穎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
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
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
其濟天下難矣遂去之先是穎川戲志才籌畫士也

名臣傳

卷一七

十一

早卒曹公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
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遂召見公曰使
孤成大業者必子也因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
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而力不敵
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
雖強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千敗公有十勝雖兵
強無能為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
東取呂布公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
奔以為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

必為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
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
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
誰與定天下乎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
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
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效力者也然策輕而
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
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
許貢客所殺嘉後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

名臣傳

卷一七

十八

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
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急
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
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公乃南征軍至西平
譚尚果爭冀州遂從定鄴公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
諸將多懼劉備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
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
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我
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生之臣胡人一

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公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策略曹公語人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遂不起

○董昭

名臣傳

卷十七

十九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領鉅鹿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舜當攻鉅鹿城孫伉等為應檄到即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

公於是通曹上事并表薦焉昭又為曹作書安諸將李催郭汜等各隨輕重以致殷勤建安元年曹公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曹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援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然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今將軍為內主吾為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

名臣傳

卷十七

二十

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而曹遂朝天子於洛陽曹乃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曹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歧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笑其多者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累乎昭曰

奉少賞授將獨委質且饋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洛陽近許以便轉運庶免縣乏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公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即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為難不小公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

名臣傳 卷十七

三十一

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曹丕篡位遷都為侍中三年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遠道宜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加江水尚長一旦暴風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

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乎後果如昭言明帝太和六年薨年八十一

○劉曄

劉曄漢光武子阜陸王延後也曄母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曰余父侍人素誦害我汝長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至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曰其父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楊

名臣傳 卷十七

三十二

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為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健兒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

兵數千，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眾皆叩頭開門。內曄推曄為主，曄視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時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綽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綽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綽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倘旬日不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

名臣傳

卷一七

三三

退無所歸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綽，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曹曄與蔣濟等，亦皆以揚州名士為曹所徵。時廬江界有山賊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所遣偏將皆莫能克。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相依為強，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見誅，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宜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公笑曰：「卿言近之。」遂克策，後征張魯，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公曰：「此妖妄。」

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自全。馳白公，遂攻之，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因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

名臣傳

卷十七

三四

則不可犯矣。公不聽。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乃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文帝時，吳遣使稱藩，朝臣皆賀。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外有強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兵眾，而疑敵人權喜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夫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

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不得。吳降而襲蜀之後，平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欲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文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

名臣傳

卷十七

三五

耳，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且權一受王位之後，蜀兵既卻，必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而內為無禮，以怒陛下。待陛下赫然發怒，興兵彼，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受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既大敗劉備，果內不順。如曄言，文帝復興師伐吳，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楊

州諸軍並進，帝問權當自來不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之，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信駐，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後出為大鴻臚，以憂歿。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遂指一困與瑜，瑜是以益知其奇也。瑜東渡，因與同行。

名臣傳

卷十七

三六

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我。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既而劉表

疾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
內阻山陵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與操有
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
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
請得奉命弔表二子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其治
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
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
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懼奔走欲南渡肅徑迎之
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并力備隨

名臣傳

卷一七

三十七

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將
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曰
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
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
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名瑜還遂任瑜以
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
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
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
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

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歎
後備請京見權求都督荆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
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乞肅
自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甘寧並勸權
取蜀權以咨備備不負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
備又不聽權乃遣呂蒙率眾取之備聞之自還公安
遣羽來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與相見但請單刀俱
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
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自干命乎乃趨就羽羽曰烏

名臣傳

卷一七

三十八

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
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
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
遠竄望不及此主上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
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獨飭情愆德隳好今
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士肅聞貪而棄
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
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以濟乎
羽無以荅備乃割湘水為界各罷軍肅年四十六卒

權為舉哀臨葬諸葛亮亦為發喪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去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先主深以為恨

名臣傳

卷十七

十九

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蜀巴乃辭謝先主不責也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大怒謂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其語備聞之怒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盡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

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為尚書令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福厄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章武二年卒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

名臣傳

卷一

三

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遵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亦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于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

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

名臣傳

卷十一

三十一

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謙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

璋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後於荊州見曹公遂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會璋聞曹公欲征張魯松遂說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討魯正既銜命而往乃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然之於是取璋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為

名臣傳

卷十一

三十一

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亮之高妙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故

亮云然建安二十二年正謂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先主善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為人所教也先主既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正卒

名臣傳

卷十七

三十三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五智謀名臣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嘗賣菴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牀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菴直仍送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李生同即不與交隱於華山桓

名臣傳

卷十八

一

溫代秦入關猛被褐謁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對之徐曰江東無卿此也署為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谷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乎遠行時秦王苻生醜虐不道而東海王符堅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纂樓

橫曰僕乃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至
德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使樓招猛
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
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為中書侍郎掌機
密又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
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為政之
體德化為尤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
臣聞宰寧凶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
臣劇邑謹為明主翦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

名臣傳

卷十八

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
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
略固是夷吾丁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
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為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
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
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宗戚舊
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
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
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食之也

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
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
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
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
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
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堅黜
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介後上下咸服莫敢
言者晉興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
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

名臣傳

卷十八

五公終必為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
畱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
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
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
坂武據安定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
兵接應秦人大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
擒庾誅之秦國乃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
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
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

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洛澗則
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
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
臨終謂燕王暉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
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
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
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
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
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

名臣傳 卷一八

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鄒羌
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
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為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
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
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
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
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
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
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

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為過懼而
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
城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
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
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
斬成鄒羌請曰賊眾我寡詰朝將戰宜且宥之猛曰
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
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
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

名臣傳 卷一八

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
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介況國家歟秋七月甲
子猛陳師渭源而誓眾踊躍破金弃糧大呼競進猛
望見燕兵眾盛謂鄒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
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
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
兵交猛召羌弟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
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
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

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今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鸞駕遠臨朕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暉以猛為冀州牧

名臣傳 卷一八 六

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辭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

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魯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空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為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為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

名臣傳 卷一八 七

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武后時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時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昇近臣臨問皆親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成得無冤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辭吏之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臣

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為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入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玄宗即位。講武新豐。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內。得詣行在。崇時在同州。召至。帝方獵渭

名臣傳

卷一八

八

濱。問崇曰。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瓊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未忘也。帝遂與俱獵。緩速如旨。是日帝懽甚。既罷獵。乃謂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於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

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

名臣傳

卷一八

九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薇。令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三年。以盧懷慎。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願謂紫薇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出內侍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

至用郎吏崇願不能而重煩我邪開元四年山東大蝗崇奏曰詩云秉彼蠹賊付昇炎火漢允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為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乃縱捕時議者猶誼譁不止帝

名臣傳

卷十八

十

復問崇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訖息盧懷慎卒崇病疴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久之崇還宰政因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大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頌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

以示教戒陛下宜何東巡又問崇崇對曰臣聞古者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國之臣山有朽壤尚不為憂况久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耳且陛下以開元元元輸餉告勞因幸東都不為已也百司已戒僕擬既具請車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駕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中戍士馬儲械無不精熟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宗崇應答如響故上專任之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

名臣傳

卷十八

十一

他相莫如也始為同州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詔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眾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正位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

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好
玩吾歿後當來弔汝且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
若顧即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
進上覽豫鑿石至便鐫刻張丞相相見事常遲數日後
必當有悔若復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聞
可也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致該詳
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
亭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本欲加刪改諸
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撫膺曰歿

名臣傳

卷十八

十一

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魏知古
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崇二
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
名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
為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必
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
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
薄知古欲斥古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
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為文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
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儼者九歲升坐詞辯注
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儼奏李泌即馳名
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
必遠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
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
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
其家善養視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

名臣傳

卷十八

十三

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名
蕭泌在旁率介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
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為小友嘗遊嵩華
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
名講老子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
楊國忠疾之斥置斬春蕭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
泌亦自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
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
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

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中國邪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便無後害至書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母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

名臣傳 卷二十八 十四

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歿河南諸將手時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賜允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畱後李暉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出爲江西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

李懷允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允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允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於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泌乃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又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則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

名臣傳 卷二十八 十五

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昇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譏議

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獨柳
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泌
在衡嶽有僧號懶瓚與坐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
領取十年宰相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屏
風上行竹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
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既長辟穀每導
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鑠子骨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
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
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

名臣傳

卷十六

十六

皆屬日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
東征李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
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
以元帥為重泌曰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于元帥若
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
月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倓為
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倓之
心也上謂泌曰張良姊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
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

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利已也至于家事
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至德二載帝又從容
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令建寧專征又恐
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
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
辯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
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泌出以告廣平王倓倓曰先
生深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臣何
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

名臣傳

卷十八

十一

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姊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
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倓恨
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于是廣平王
倓及李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姊泌曰不可王
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為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
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
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
能為九月廣平王倓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
上名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舊

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臣勢自然，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

名臣傳

卷十八

十八

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

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蓋相與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不聽，賢卒歿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搆流

名臣傳

卷十八

十九

言故泌言及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

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與宗廷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部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為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太子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急詞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急詞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

名臣傳 卷六

二十

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歡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

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詞雖緩從頂門入妙哉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為陛下相又觀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

名臣傳 卷八

二十一

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緩詞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名大臣知義理者二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

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大子見臣於逢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矢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顯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遷

名臣傳

卷十八

二二

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必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為出此言

乎上嘗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臣和惠清淨介人言犯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犯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犯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擗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其之反覆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

名臣傳

卷十八

二三

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一日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

至蒸熨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積財為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賣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盡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曰侯平河中

名臣傳

卷八

二四

當與卿議之他日復問必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又六言真快哉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

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

名臣傳

卷十八

二五

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官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先時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

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曩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李希烈反唐宗室李勉為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乃募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議者多

名臣傳 卷十八 二十六

以勉失守大梁不應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大梁不守然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貞元間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還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歿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

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

名臣傳 卷十八 二二

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較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已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鞠李晟聞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誣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遊

壞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此軍之士坐歿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必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今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欲於京成立廟贈起為司徒必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臣聞杜郵

名臣傳

卷十八

二十八

有祠請敕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初肅宗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援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眾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媯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暑若乘其

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既熱官軍必困於思歸賊休兵秣馬伺官軍去復來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時德宗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至代宗世泌居蓬萊書院德宗為太子亦與之遊興元元年德宗急詔徵泌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曰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

名臣傳

卷十八

二十九

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

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入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為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

名臣傳

卷十八

三十一

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必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亂故不授必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必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必與馬燧俱辭行必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必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必曰

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必到自妥貼不願聞也。必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巧汝餘生汝為我賁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必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必使誅之。必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必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必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潛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讀成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

名臣傳

卷十八

三十二

暉遂亡命不知去向。議者有言韓滉聞變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以問必必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為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

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
 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必退遂上章請以百口
 保混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
 與混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
 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
 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
 之感而論韓皋使之歸觀令混感激速運糧儲豈非
 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皋謁告
 歸觀而賜緋衣皋至潤州混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

名臣傳

卷十八

三三

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
 李泌曰韓混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
 遊諸道將爭入貢矣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准入
 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
 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
 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
 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
 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駭可代宜
 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

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
 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
 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
 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
 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
 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
 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
 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
 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

名臣傳

卷十八

三三

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
 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
 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
 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
 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回紇
 合骨出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
 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
 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
 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

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
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
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必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
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
曰唯回紇卿勿言必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
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
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
義德宗時爲雍王克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可汗
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歿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

名臣傳

卷十八

三十四

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歿朕豈
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
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
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
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
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
于天上下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
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
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

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
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
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
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
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
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
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四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
陛下邪必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
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

名臣傳

卷十八

三十五

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
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
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
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
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命陛下於營中歡
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
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
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
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

曰故願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必所言則回紇自可怒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邇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

名臣傳

卷一八

三六

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有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諾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

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必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嘉謂必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名臣傳

卷一八

三七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宰相建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且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且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而未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我期以安寧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

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
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
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
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言尚念劉氏
也喪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
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
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
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
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

名臣傳

卷十八

三十八

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帝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
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此夷簡之
見也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皆拜樓下
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官廷有變羣臣願一望
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帝始與夷簡謀罷樞密張
耆夏竦等退以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
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出判陳州是歲夷
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
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渙至是帝擢渙為右正言

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漢
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
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為忠郭后一
向憑恃太后頗驕橫上所幸尚美人嘗於上前有侵
后語后不勝憤批其頰安、帝、不、疑、後誤傷帝頸夷簡遂主廢后議
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
正諫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遂勅有司無得受臺諫草
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伏奏殿門闔不得通乃叩鑪
大呼有詔夷簡諭旨道輔等皆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名臣傳

卷十八

三十九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夷
簡曰廢后亦有漢唐故事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
美事黜道輔仲淹補外而宋庠等罰金先是太后崩
遺詔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
有寵上體為之弊楊太后亟以為言入內都知閻文
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領之文應乃命禮車即
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嘗
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
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爾及二美人爭寵恣

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於是二人皆罷寶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

名臣傳

卷十八

四一

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韙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

曰古謂髡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及薨上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眷荷不衰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執不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對曰但以臣不肖拒之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

名臣傳

卷十八

四一

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詭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歿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抑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李迪與呂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有人告曰李子東之慮事過其父夷簡因謂迪曰公子東之才可用即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

皆喜受命後燕王為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許之
 既而呂在告獨迪奏與久之迪忘其實反謂呂私燕
 邸呂即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方知東之
 之出為呂所賣也王曾求復用宋綬謂呂曰公已位
 昭文孝先至可以集賢處之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
 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願以首相處之上不
 可曾既至又與夷簡不協復求去上問之對曰夷簡
 政事多以賄成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
 千緡上驚名夷簡夷簡請付有司乃以付御史中丞
 名臣傳 卷十八 四三

范諷推治無之上大怒遂會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
 許州景祐中范仲淹坐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
 康安元年仍復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
 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淹
 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面謝夷簡曰
 曷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念獎掖也及仲淹
 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
 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
 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仲淹

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
 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
 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
 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為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
 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
 淹不問慶曆三年夷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
 使孫沔言自夷簡當國黜忠廢直及出鎮許昌又薦
 王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
 若已者以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而召用也陛
 名臣傳 卷十八 四三

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
 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
 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
 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二十三年三冠輔相言無不
 聽請無不行不知何以為陛下報也苟遂容身不救
 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為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為羽翼
 以諂佞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
 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
 此元規藥石之言也恨聞此遲十年介仲淹經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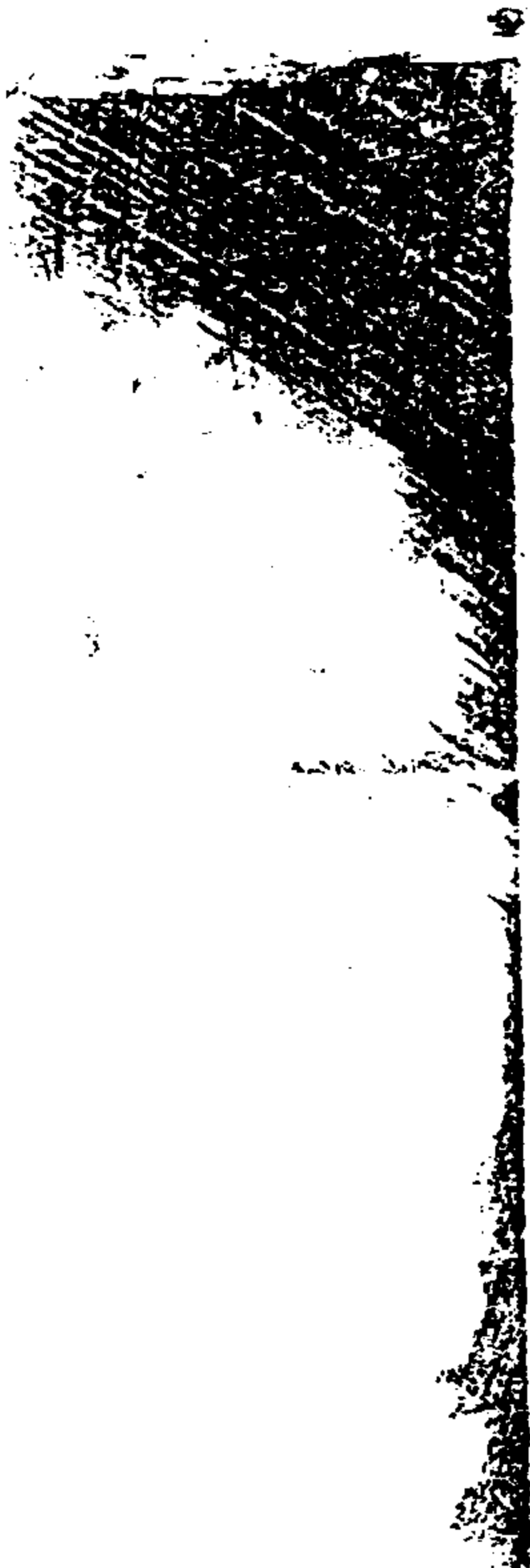
事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脩為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李生曰夷簡若過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者道學先生責人至纖細也

名臣傳

卷十八

四四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藏書直節名臣傳目錄卷十九之二十二

屈原

伍員申包胥

豫讓

聶政

魏子與栗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虞卿平原君

王蠋

名臣傳

目錄

肥義

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丹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樂布

周昌周苛

張良 別見

貫高

汲黯

蘇武

霍光金日磾

朱雲

王章

龔勝等三十九人

朱暉朱穆

彭修

李善

范式孔嵩

王忱

名臣傳

目錄

二

戴封

李固杜喬

陳蕃岑震

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等

賈彪

范滂

王允等

田疇

孔融脂習

周處

祖逖

劉岷

嵇康嵇紹

安金藏

辛諫

名臣傳

目錄

三

顏真卿顏常山

劉賁李邵

劉安世

陳東

陳瓘

胡銓等

洪皓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文天祥家鉉翁○謝枋等

藏書名臣傳卷十九

○一直節各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名臣傳

卷十九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名臣傳

卷十九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辭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久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儂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名臣傳

卷十九

三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
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歿於秦為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

淚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並足禍哉令尹子蘭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
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
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
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名臣傳

卷十九

四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
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屈
原既歿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
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
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
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
夢尋歿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

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子胥申包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婦於秦秦女好無

名臣傳

卷十七

五

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讒太子建於平王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不已言太子欲入為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見且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

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

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乃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歿往而今讐不得報耳不如往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

名臣傳

卷十九

六

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歿於是尚被執而伍胥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伍胥聞太子建亡走在宋往從之會宋有華氏之亂乃俱奔鄭鄭人殺建建有子名勝胥復與勝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劍與父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

不受。伍胥行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公子光為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僚。久之。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伍子胥說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者。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

名臣傳 卷一九

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又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吳闔廬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逆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如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

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為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僂然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

名臣傳 卷十九

讎。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以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而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也。圍廬於越。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外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

名臣傳

卷十九

九

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

吳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恐為深禍。前

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之，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今王自行，而子胥輟，諫佯病不行。王不可以不備，且託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不見用，常怏怏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

名臣傳

卷十九

十

為亂矣。王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不勝。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梁。其明年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因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

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歿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李卓吾曰伍負既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歿而負乃為人所歿屈原決擇於歿生之際唯歿為可故卒就歿以明已之生真不如歿也伍負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猶

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彈是誠滅卻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

士為知己者歿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歿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

名臣傳 卷十九

易邪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歿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
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
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
不復釋子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
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
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
之意則雖死不恨也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
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
矣遂仗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名臣傳 卷十九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
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怨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
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
者將用爲夫人羸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耳聶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
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宥
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歿
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
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
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

名臣傳 卷十九

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
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
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
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
老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
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
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

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

名臣傳

卷十九

十五

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各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於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歟今乃以妾尚之故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魏子與栗賢者

名臣傳

卷十九

一六

不致一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栗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到官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是時范雎也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

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官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循臣傳

卷十九

十一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讓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讓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

名臣傳

卷十九

十八

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成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效秦軍狀辭決而

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名臣傳

卷十九

十九

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

名臣傳

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讎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韉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

名臣傳

卷十九

三

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王則未為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卑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還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信能知人如此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名臣傳 卷十九

三十一

不來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秦從魏魏王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必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

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趨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名臣傳 卷十九

三十二

李卓吾曰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其固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侯生詠今錄之夷門畫策卻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成千秋萬歲有侯嬴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荆卿詠復錄之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為田光一歎難慷慨悲歌為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向使田光不歎則荆卿亦不見丹矧肯入秦乎故田光以歎激荆卿而七首發侯生以歎激朱亥而晉鄙權何者荆卿於太子本無相知之素朱亥於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

親迎侯生時侯生故過宋亥而立公子車跡市中甚
真不知公子之退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
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
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即為公子客矣當自能為公
子歿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
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為侯
生客未嘗為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得其歿力
而用之故侯生歿而朱亥決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
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可成然諾苟可不失則鼎鑊

名臣傳 卷一 三五

如飴何足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余獨列在節直
之科者以其視然如歸不難報德以成事也噫若侯
生者豈直為節直之雄哉雖為天子大臣可矣

○虞卿平原君

虞卿者直節之臣而非游說之士也躡躑擔簦一見
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壁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
號虞卿初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
報其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
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

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
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
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
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
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
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
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

名臣傳 卷六 三五

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
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
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
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
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躑擔簦一見趙
王賜白壁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
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矣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
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梁。魏齊已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安能著書以

名臣傳 卷一 五

自見於後世乎？李生曰：虞卿不聞魏之有侯嬴乎？何不先見侯嬴也？見侯嬴則必有策矣。嬴蓋有俠骨深謀遠智而隱者也。虞卿不但節義亦有智謀，可次侯生。

○王蠋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讓。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歿。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首，求諸子立為襄王。董份曰：觀此叙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其推蠋至矣。孰謂太史公之退節義乎？

○肥義

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佞

名臣傳 卷七 五

心，不服其弟。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

大馬進受嚴命。而不令其執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輟。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

名臣傳

卷六

三

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歿。

○荆卿曰光高

武燕丹

荆朝者衛人也。其燕燕人謂之荆卿。

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

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邯鄲。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

名臣傳

卷一

三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勝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有隴蜀之山。左關駁之險。民衆

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冰以
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
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
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
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
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
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
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

名臣傳 卷十九 三九

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
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
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
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
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
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
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
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郊行爲

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
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
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矣雖然光不敢以圖
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
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
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
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
敬諾即起趨出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名臣傳 卷十九 三九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光
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
軻曰謹奉教於是田光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
急過太子言光已歿矣因遂自刎而歿荆軻遂見太
子言田光已歿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
言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
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
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
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六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荆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

名臣傳

卷一〇

三十一

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

軍窮困本

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

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

名臣傳

卷一〇

三十一

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

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度也
 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
 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
 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
 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

名臣傳

卷一〇

三

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
 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
 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
 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
 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
 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謙曰此
 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
 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

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
 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
 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
 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
 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
 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
 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

名臣傳

卷一〇

三

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
 匕首以摘秦王不中天也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
 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
 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
 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燕王
 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
 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

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

名臣傳

卷一九

三五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擊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
○一直節名臣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

名臣傳

卷二十

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
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
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季布樂布

季布既得脫召見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
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
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
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

名臣傳

卷二

眾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
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
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
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孝文時布為河東守人有言
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
難近至雷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
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
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
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

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殺
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
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
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
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
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
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
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

名臣傳

卷三

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雷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
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嘗殺人止之吳從袁絲
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尉司馬中
尉到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
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
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
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

茶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荼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效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名臣傳

卷一

四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止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

軍率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以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周昌周苛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周昌周苛自卒史從

名臣傳

卷一

五

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封爲汾陰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此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雷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乃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趙

名臣傳

六

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卻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

奈何中道而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徒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

○貫高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名臣傳

二

說王曰夫天下寡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先首免矣一等是誰今之道變是也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滂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
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
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
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
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
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
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剜身無可擊者終不
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
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

名臣傳

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
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獲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
苦如生平懽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
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
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

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歿一身
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青一塞死不恨矣且
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復事上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航遂歿當此一時名聞天下張
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
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臣相親守者及孝
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汲黯 任子思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

名臣傳

以莊見憚武帝卽使黯爲謁者東越潮波上使黯往
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國異俗然不足
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潁川
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 卽伏矯制之罪
好皇帝
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公 歸田里上聞
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 爲東海太
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都尉列於九。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為人。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還朝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在助為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

名臣傳

十一

十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者亦不能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吐詞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上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如此張湯方以吏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前曰公為正法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

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嘗言與胡和親便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

名臣傳

十一

十一

重益貴君不可入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又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必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榮振落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專用過之黯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薪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器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發民贖馬。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爭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須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匈奴。皆以爲奴。以劫。以事。去家。所鹵獲。因予

名臣傳

卷二

十二

之以謝天下。之。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驕于愚民。安知市賈。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關。出財物于邊關乎。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黯。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蘇武

蘇武

蘇武建之子。武以父任。兄弟並爲郎。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親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名臣傳

卷二

十三

盡歸漢使路充國。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

乃歿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藥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蓋地為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遣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歿單于募降者赦罪單于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者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

名臣傳

十五

十五

謂相坐復舉劍欲入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關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關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尔若知我不

不可勝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食匈奴以爲死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置一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頭而食之杖漢節牧牛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一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等靛王歿後人衆徙去其冬下令

名臣傳

十五

十五

盜武牛羊武復寡人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誦武詩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入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單于言君為奉車扶輦折轅徒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逐捕寬騎不得懼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聞已更嫁矣獨有女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澤驥

德如狂自痛... 何以過陵且陛下... 者數十家安危不可... 勿復有云武曰武... 列將爵通侯兄弟... 效雖蒙斧鉞... 為父歿無所... 卿一聽陵言... 今日之懽效... 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

名臣傳

士陵與衛... 去陵惡白... 海上語武... 白服曰上... 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歿後漢使... 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其自陳... 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 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 于視左右百...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

質武曰今足下... 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 賈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 之盟此陵夙昔之所不忘也收... 尚復何... 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 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 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 官屬前以降及物... 武以始元六

名臣傳

年春至京師詔... 國武雷匈奴... 武來歸明年上... 反武子男元與... 其奏免武官數... 宣帝賜... 薦武明習故... 時召武待詔... 者節老臣令朝... 號稱祭酒... 臣優寵之武年

前坐事歿上憐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
 因后父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
 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
 上以為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
 于始入朝上惡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
 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
 其次魏相其次丙吉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
 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
 名臣傳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歿後光為奉
 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
 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

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過失是時上年老
 霍光獨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
 察羣臣唯光任六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書
 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
 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測誰當嗣者上曰君未
 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周之景光頓首讓曰臣
 不如金日磾日磾曰臣外也人不如光上以光為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皆拜臥內牀下受
 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公之號是為孝昭皇

名臣傳

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為人沉靜詳審長財
 七尺三寸自晝至昏每出入下殿門止進
 有常處郎僕射竊視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
 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肖授光光欲
 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
 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莫不多光也帝既冠遂委
 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西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
 崩亡嗣武帝六男獨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成

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指。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懼，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狂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

名臣傳

卷二

二十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至，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皆請劍斬之。光曰：九卿貴元是也。天下匈匈，光當受其責。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丞霍光劾左右，謹宿衛，率有物。

名臣傳

卷二

三十一

故自裁，令我負天。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不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

西面拜曰愚意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議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衾衣迎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為孝宣

名臣傳

卷三

三三

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敘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其窆

○金日磾 其人養馬者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

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晏見馬後官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

名臣傳

卷三

三三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歿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

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不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第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且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哀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

名臣傳

卷二

三四

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梓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法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許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官不肖其馬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程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

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程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

名臣傳

卷二

三五

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到侯班氏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廷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四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天子故因賜姓金氏云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儒

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衣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故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不能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名臣傳

卷二十

二十六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人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次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系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諫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獄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

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咸嘗言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髮髡章免官成帝立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

名臣傳

卷二十

二十七

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章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

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定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

名臣傳

卷二

三十八

反言鳳不宜任用遂為鳳所陷以死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復揣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推破斧斬門關異矣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妻言而死要無害其為兩賢者焉平章賢者也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死

○龔勝龔舍龔壽邴漢曼容薛方邴相邴越相子

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子曹竟

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為定

陶王已聞勝名及即位徵勝為諫大夫引見勝為龔舍及亢父宮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鑿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龔壽稱疾不至勝為諫大夫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遷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甚敬任之及勝言董賢亂制度始逆指初琅琊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

名臣傳

卷二

三十九

養志自修為官不冑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為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勝對曰勝素愚加以老年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上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勅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十

十四日歿歿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

班氏曰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之位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偽名郇越相

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歿莽太子遣使視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歿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薛方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險廉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鄉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及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歿首陽不食其祿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

以爲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若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以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者龜爲言利害各因勢導之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

名臣傳

卷二

三五

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辭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李長者曰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季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船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然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歿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歿以冀惡黨之

名臣傳

卷二

三五

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歿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入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虬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歿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于野之血玄然黃然赫赫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起乎蓋至於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

則孔融雖歿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歿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焉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

名臣傳

卷二

主函

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道學先生慎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梅福逢萌王君公嚴光周黨王霸等十二人別有傳在隱逸

○譙玄贊貽譙瑛

譙玄字君實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選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

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事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天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

名臣傳

卷二

三五

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齋壘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然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歿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為費貽不肖仕述漆身為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餘

年迹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官衛士令

○李業李暈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劫業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歿大驚又取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業子暈逃辭不受果哉有其父必有其子也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間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像宜矣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世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盟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遂不知所在光武卽位徵憲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忽回向東北舍酒三盞言同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乃當車拔佩刀以斷韉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憲曰朕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憲以爲天疲故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瞶不復言帝令憲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官聞關東觥觥郭子橫言不虛也

○許揚

許揚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揚變姓名爲巫醫進隱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

其功聞楊曉水脉召其子之曰昔成帝用本遊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願以效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幸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十八

范曄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頽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瓶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賔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浮利者苟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公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十九

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云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六直節名臣

○朱暉朱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驃騎將軍

名臣傳

卷二十一

東平王蒼聞而辟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是時陰就為少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壁不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即往詣之曰我素聞壁而未嘗得見請一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捧壁主簿大驚遽白就就曰朱掾賢者勿與求更以它壁朝見可也蒼罷喜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如顯宗聞而壯之及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

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疆直

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初暉同縣張堪

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具服一日見暉把臂語曰欲以妻

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堪卒暉聞其妻

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

疋以為常暉少子頡怪而問故暉曰堪嘗有知己之

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蚤卒有

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相虞為南陽太守召暉

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相信如

名臣傳

卷二十一

此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即拜暉尚書僕

射暉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根頡子穆字公叔幼

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墜阮

岸其父嘗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年二十為郡督

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為督郵族勢耶為有

令德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以謂非顏子不

足以迎太守也太守因問風俗人物太奇之遂歷職

股肱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或說大將軍梁

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

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相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其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种高樂巴等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驗於是請高為從事亦母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時同郡康叔盛者隱武當山清靜自居傳經教授穆時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甚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作崇厚論其略曰俗之薄也有自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

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媿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奏記諫曰伏以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頃者官入俱置加以水蟲為害京師

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財空戶散百姓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非守國之計所宜苟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四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時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請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恣日甚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取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流離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

入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十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強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嗇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好榮而惡辱惡生而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五

好死也感王綱之不憚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人又多有推薦者復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帝不納後因進見口自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帝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官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竊困天下空皆罷遣博選耆儒與參政事帝怒

不應穆伏不肯起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穆矣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年六十四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朔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爲御史時桓帝幸辟雍禮畢公卿趨出虎賁執弓者置弓階上公卿下階咸避弓穆過呵曰執天子弓何說投地卽劾奏虎賁抵罪其剛直似其祖暉以故見忌於人所在多被劾以去亦與祖同然卒亦誰不去也而月以此易彼乎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及穆卒蔡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六

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荀爽聞而非之可以見其鄙矣張璠謂朱蔡見衰世臧否不立是以私議亦謂不獲已焉耳乃范曄論之曰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又作正交以廣其志夫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曄蓋譏絕交也是豈識公叔著論之本意乎况荆卿豫讓歷萬世而一遇遇且不可又曷可絕也曄之見益鄙矣且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曄獨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

也不待絕而自絕矣。因為歌曰：

不須絕交。交自絕。我交已絕。我無交。可絕。一絕

爰有劉峻廣而論之。可喜。范曄不覩其辭。二絕

范氏若在。必有褒貶。著書立言。有口無眼。三絕

荆卿豫讓。千載無雙。朱暉朱穆。祖孫略同。四絕

范曄何人。厥膽孔大。無識無行。口復利害。五絕

欲絕交游。先絕此囚。伯宗劉溉。未足深仇。六絕

○彭修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時。與父俱出為盜。所劫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七

修因迫拔佩刀而前曰。父辱子。必卿等何不顧厥邪。

羣盜笑曰。此義童也。不空逼之。遂辭去。後仕郡為功

曹。時西部都尉李暹行太守事。收吳縣獄吏將殺之。

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力。暹怒。亦收意。掾史等皆莫敢

諫。修排闥直入。謂暹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修請

聞其過。暹曰。受教三日。而不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

乎。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

賢君焉得忠臣。修敢慶明府為賢君。而以主簿為忠

臣也。暹乃原意。而賞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

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太守。馳競射

之。飛矢雨集。修障太守。為流矢所中。死。賊素聞修恩

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守得陰賊。謂太守曰。

我輩自為彭君降。不為太守降也。

○李善 家僮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

沒。維孤兒續。纒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其計議

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

續。逃出隱山。湯瑕五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漚推燥

就濕。備嘗艱劬。續年十歲。善與本縣修理舊業。告奴

婢於長吏。悉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

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顯宗時。辟公

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滄陽。

過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

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善在

此。蓋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

○范式孔嵩

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載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勉爲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介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篤歎曰恨不見吾友而友而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友友而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九

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歿當以介時葬永歸黃泉長與子別矣式恍然覺悟悲嘆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柩不宥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乃見巨卿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叩喪言曰行矣元伯久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後到京師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歿吾

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并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葬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掾吏上書表式行狀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

名臣傳

卷二十二

十

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先備未竟不宥去後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自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歸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卒
○王純
李生曰觀二子官皆至刺史郡守則前此舉動皆馬扁也非虞卿真節義比矣謂之局騙不亦宜乎然二子亦難矣信如巨卿則雖馬扁吾甘奉之也

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甚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今被重病必死無疑有金十斤願公葬我骸骨忱未及問名姓而書生命絕忱因鬻一金以營殯葬其餘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又有卒風飄一繡被墮于忱所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駝忱徑入它舍主人見馬大喜因問忱得馬之由忱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是乎忱自念唯有葬書生一事因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一

說書生形類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去向何意如是夫恩久不報天故以此章卿德矣彥父因告新都令假忱迎喪以歸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後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釐亭亭長曰亭有鬼時時殺過客不可宿也忱不聽夜深果有稱冤聲忱祝曰如有枉狀可前求理女人曰無衣不敢前忱投衣與之女因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劫取財物仍殺妾家千餘口埋于此樓之下忱問亭長姓名女曰即今門

下游徽是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白曰不得訴每夜陳冤客輒不應不勝感恚故耳忱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地忽然不見明且忱召游微詰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忱因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吉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謁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二

業時同學石敬平瘧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後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穎雖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既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遷中山相永元十一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固杜喬附李邵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司徒邵之子也固狀類有奇表少好學徒步尋師空覽墳籍有志之士聞風來從者不遠千里京師嘆曰是復為李公矣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公卿舉固詔特問當世之弊為政所宜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龍興即位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三百餘年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三

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故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為也今宋阿母雖有勤謹之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又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

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運四時尚書出

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匡聖政至於宦官亦宜審擇不令權重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阿母與宦者從此疾固矣因詐為飛章以陷固僕射黃瓊白之久乃得拜議郎永和初荆州盜起以固為荆州刺史固遣吏勞問境內赦前釁與之更始餘黨悉降固因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共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四

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追討不能制固到悉遣郡兵歸農但畱任戰者百餘人而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聽而立安樂王子縉年方八歲是為質帝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輒從故一時黃門宦者並與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梁冀猜忌愈甚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

事又奏免百十餘人於是羣小怨望希冀冀有某作
飛章以誣固罪書奏冀白太后使下其事賴太后不
聽而止冀畏帝聰明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
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
腹中煩悶得水尚可活時冀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
語未絕而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待賢冀恐事泄大
患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
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取尊親宜立為
嗣冀嘿然先是蠡吾侯志當嬰冀姝時在京師冀欲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七

立之而未嘗有候中常侍曹騰等聞之往說冀曰將軍
累世有椒房之親美攝萬幾賓客縱橫頗多過失清
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無處所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
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憚之皆曰惟大將軍
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知冀
不從猶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
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
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

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証固之在河內趙承等
數十人亦要鐵鎖詣闕通訴賴太后明之乃得出固
既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益驚乃更奏前
事固遂被害時年五十四州郡收固二子基滋於偃
城皆於獄中少子燮得脫亡命冀乃露固尸於四衢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
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
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
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異端卿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七

曹何等腐生公犯詒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合陰陽
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
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踏地厚不敢
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
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
聽祕斂歸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
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
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
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

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小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有人姊因戒變曰先公為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七

燮謹從其誨後徵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初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損辱聖朝不立復國故京師語曰父不肖立帝子不肖立王先是穎川甄邵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納之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埋厥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時變為河南尹行塗遇之使卒投邵車于溝中然意管捶大署帛於其背曰誦貴賣友貪官埋母仍具表其狀邵以此

終身廢錮

李生曰快矣哉固既死而有生灰之交若郭亮若董班若亭長若王成者王成大類程嬰也又有若王調若趙承何門下之多士乎或各從其類矣

李邵字孟節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八

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邵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邵猶為吏也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邵五遷尚書令拜太常

元初四年代表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而孫程等事先成故郤功不顯會將作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大計之功於是封郤涉都侯郤辭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李生曰此老見識勝其子固

○陳蕃朱震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蕃少時間處一室而廷宇無穢不掃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九

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太尉李固表薦再遷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有高行前後郡守招之皆不至唯蕃至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窆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肯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眾莫此為甚遂致之罪大將軍梁冀時遣書詣蕃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

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又坐忤上左右出為豫章太守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及徵為尚書令送者皆不出郭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帝嘉其言為出官女五百餘人延熹八年代楊秉為太尉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靈帝即位封蕃尚陽侯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良族爭之甚力帝不得已乃立竇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

后及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交構誚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疾之常欲以事誅之會竇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乃上疏言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共謀誅節甫等未決而事泄節等矯詔殺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

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乃云竇氏不道何邪王甫
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
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貨財
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柱梁枉撓阿黨復焉
求賊遂令收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馮蕃
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不卽日害
蕃徙其家屬於北境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
友人陳畱朱震時爲銜令聞而往哭收葬蕃尸匿其
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終
不言故逸得免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
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
下廷尉因以譴超超詣獄自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名臣傳

卷二十一

三二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六直節名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
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
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爲羌所沒
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
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椽其後羌衆大
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
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
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故
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
叛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
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
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
命餓歿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
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一

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一

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復通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還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昊喪還規編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

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令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為朝廷愛才遂不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梁遠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空坐之朝矣知而不問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二諡忠貞

○史弼裴瑜魏邵陶立洪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三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辟公府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弼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管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
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還為河東
太守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
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齋書積日不得通生
乃說以它事謁弼而達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
當選士報國余何人乎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承
掾史千餘人皆諫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
侯覽大怨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
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嶠澠之間大言曰明

名臣傳

卷二十二

四

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
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
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前孝廉魏
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護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
同郡人賣郡邸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
時人或譏之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闕散懷金史弼
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
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孫嵩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
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娶扶風馬
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
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乃為
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無箕山之操仕無伊
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
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其後疾瘳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
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取疾宦官即日西歸京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五

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
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
兄襲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延熹元年玆為京兆尹
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去玆果收岐家屬宗親
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
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
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
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
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

嵩名即以實告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
歿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
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滅因救乃出三府聞之同
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
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
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
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為燉煌太守行至襄
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
欲脇以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

名臣傳

卷二二

六

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催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
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
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
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
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移
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
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畱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
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
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

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
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
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
室承即表遣岐使荆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
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劉表
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其上為青州刺史
岐以老病遂畱荊州曹操為司空舉岐自代光祿勳
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岐於是就拜岐為太常九年
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

名臣傳

卷二二

七

向四像居負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
子曰我歿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
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
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李膺景毅李篤毛欽夏馥何顒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
為師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
矢石破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
餘人荀爽嘗就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

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羌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此○好○事○匿見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於帝有詔詰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稽留為愆

名臣傳

卷二十三

八

不意反獲速疾之罪誠自知孽責必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廷珍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謔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

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襄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於是二郡謔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盡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暉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泛既而遇赦瑨竟誅之

名臣傳

卷三十二

九

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瓚瓚皆下獄竟於獄中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此○人○也○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奏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此○日○疑亂風俗于是天子震

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劾之曰
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肖平昔帝
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既免
朝臣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
謂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
時肆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
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其相標
榜為稱號而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
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

名臣傳 卷二十二

泰范滂尹勳等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岑暉劉表等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也度尚張邈等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獨
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膺
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頃之帝崩
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
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
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

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亦為儉所棄承覽意旨
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
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
諸鈎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程超
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
曰何以為鈎黨對曰鈎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
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
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于時鄉
人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

名臣傳 卷二十二

將安之乃請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
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為膺門徒而
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
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免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
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
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
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
欽因起撫篤曰遵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
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

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偏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為治家備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織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顒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表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一

紹為奔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懼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少與同郡荀爽齊名初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有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刦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

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曰賈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出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

名臣傳

卷二十一

十三

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

辟後牢修誣言鈎黨滂坐繫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忠其造部黨評論朝廷虛構無端並欲何為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乃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歿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

名臣傳

卷二十二

十四

滂初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而不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邢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邢老有自伐之色建寧二年復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

增感戚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歟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何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遂被殺

○王允趙戩士孫瑞王宏

王允太原人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為從事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

名臣傳

卷二十二

十五

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賈客書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竟不能罪讓讓遂懷挾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深為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允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之理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其上

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時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扶持王室於危亂之間。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

名臣傳

卷二十二

十六

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

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仗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關東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

名臣傳

卷二十二

十七

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譎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當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遂合謀為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茅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誅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朱

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催等欲即殺允懼二司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其喪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二十八

孔融脂習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仲太山都尉融兄弟七人而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人共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見河南尹李膺年十六藏匿張儉事發與母兄爭死融由是顯名黃巾賊反北海為賊衝董卓諷三府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為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

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三千兵救之獻帝都許曹操征融為將作大匠又遷少府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二十九

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這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及征烏桓融復嘲操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又書爭之其辭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干鍾無以建太平孔非

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豚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賜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爰益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哺糟飲醢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或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二十一

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融見操雄詐中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太中大夫融性寬好士喜誘後進及居間職賓客日盛曹操既積猜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過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

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歎融荅曰願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書奏下獄棄市融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善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欲吾何用生為操聞之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二十二

大怒收習將焚之魯得放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漢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昔宣帝時司隸校尉趙廣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憂國操嘗事之不賞意而為文吏所誣挫于是上書訟之故操雖論之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難若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在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

有負園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懷懷焉。皜皜焉。其與現玉秋霜比質者也。此范曄得意之論也。亦可以見曄之不凡矣。

○田疇

田疇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推疇。虞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名願以

名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三

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敢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都邑而莫統一。恐不能久。安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為之主。皆曰。善。乃共念。疇疇乃為約。東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成。其次抵罪。眾皆便之。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驛使。致貢遺。袁紹數遣使招。命紹。其子尚。又辟之。疇終

名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三

不行。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魏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而謂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滯。虜亦遮守。要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挂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君難。率眾遁逃。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復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乃復封以前爵。疇上疏陳

名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四

誠以。必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與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活命。為幸多矣。豈可責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目列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歿。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季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為漢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祿有以也。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不修細行。縱情肆暴。州里患之。因慨然有改勵之志。立謂其鄉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父老何所苦而不樂乎。

名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五

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猛獸一也。長橋下蛟。二也。并子三也。處遂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乃入吳。尋二陸。勵志修身。期年。州府交辟。仕為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醜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今日得無戚與。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非惟一人。渾大慚。入洛。累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反。羌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

軍夏侯駿以討之時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節下也中書令陳準言於上曰駿與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不聽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必敗亦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知其必死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

名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六

期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兵處按劍而言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玘靖皆有奇節大勳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晉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也逖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調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

之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眾共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為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為軍諮祭酒居于丹徒之京口時楊士大饑逖賓客多為盜剽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若也元帝時方定江南

名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七

未遑北伐狄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國恥可雪矣元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感歎初流人張平樊雅等俱屯結在譙其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千皆統屬平平眾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於是遂進據大丘樊雅復

夜襲逃直趨逃幕逃命左右距雅有陳川者時號寧朔將軍遣其將李頭援逃於是復進尅譙城據之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勲逃時獲雅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逃遂與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殺頭以其衆歸石勒勒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逃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逃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與相守九四旬而賊遁先是逃以布囊盛土如米使于餘人名臣傳

名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八

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爲疲極而息於路者賊逐之卽棄擔走賊得米以謂逃衆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往給桃豹逃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逃遂進屯封丘而馮鐵遂據二臺勒屯戍漸感叛勒來歸附者日益衆趙固上官巴李矩郭默等各以雄兵相攻擊至是皆受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逃勸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產百

書所過零下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取丹心照汗青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食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名天祥問曰你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早用我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

名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九

生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而去博羅丞相偃坐名見天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揖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天下事有廢有興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旣已至此但早施刑卽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你旣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

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人了又逃去去否天祥曰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之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歿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歿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三十

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怒曰亦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今日天祥至此有疾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志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

聰尋猗盧及兀子根皆病歿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盧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歸琨琨自以士眾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且當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為前驅而自為後繼勒先據險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安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眾赴之匹磾見琨甚相崇重與琨結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三十一

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琨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軟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肯進兵以故琨與匹磾竟為末波所間匹磾遂拘留琨初琨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歿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歿因為五言詩贈其別駕謀焉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

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亦懼衆反已遂稱有詔
初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
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未雪耳因歔歔不能自
勝匹磾遂縊殺現時年四十八現少與祖逖爲友聞
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
生先吾着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
中窘迫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
夜秦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
並棄圍而走

名臣傳

卷二十二

三十一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六直節名臣

○嵇康嵇紹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土木形骸不事修飾好服食常
採御上藥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
導養得理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
生篇并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遯世遺名者集爲
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寓居河內之
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二

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嘗遊竹林故時號爲竹
林七賢焉康居貧以鍛自給時鍾會爲司馬昭所昵
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
從如雲康倚鍛不顧會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舉
康自代康又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
武故司馬昭聞而惡焉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
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與姪
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
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

除之遂殺安及康初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頗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康別傳載康臨終之言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二

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因援琴而鼓臨刑自若原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欲以為秘書郎言紹平簡溫敏又曉音父子罪不相及帝曰如此便可為丞不必復為郎也後以侍中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歿惠帝深哀歎之及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稽侍中血也勿浣

○安金藏樂工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

監裴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卸納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余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盧之側李冬有華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三

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關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將軍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鑿其名於奉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享睿宗廟廷

○顏真卿顏常山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舉進士又擢制科尋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雨真卿辯獄而雨故郡人呼為御史雨焉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真卿度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障

濬隍料簡丁壯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其備

又使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

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

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

愷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愷

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是時肅宗即位靈

武真卿謀於眾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

赴行在至德元年真卿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

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為馮翊太守為御史唐

名臣傳

卷三十三

四

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

為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

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

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

使後因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

楊綰薦真卿擢為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

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

為相乃改真卿為太子太師并使罷之而數遣人問

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

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砥之公忍不見容

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真卿欲

以往諭希烈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

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既明不可往真卿

曰君命不可避也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遂逼使上

疏雪已真卿不聽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

在希烈所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太號

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

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誅賊不絕口吾年且八

名臣傳

卷三十三

五

十官太師吾守吾節豈受若等勝邪會其黨周曾康

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希烈乃拘送真

卿蔡州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真卿對曰老夫老

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余於是真卿遂被害

歿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

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筆力遒勁論者謂

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

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十體若中興頌之闕偉

象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

種種不同自早季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

○辛讜

龐勛為亂泗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賊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不敢進有辛讜者乘小舟潛度淮說厚本厚本不聽明日賊攻城益急讜復請往愔曰前往徒死矣今又何往也讜曰此行得兵則反不得則死之與與之立而別讜復乘小舟負

名臣傳

卷之三

六

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其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曰賊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遲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公詎獨能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士將士皆願請行讜舉身自擲叩首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入城矣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劔欲擊士卒共救之讜曰臨陣妄言

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共奪之讜素多力竟不能奪讜曰將士登舟我則捨眾競登舟士卒有回顧者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愔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久之泗州援兵又絕糧又盡人食薄粥辛讜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

名臣傳

卷之三

七

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救泗州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眾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見讜喧呼動地讜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載鹽米二萬石錢

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又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旣不能及乃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所燃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會馬舉亦將精兵三萬救泗州賊衆乃敗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及平以謹爲亳州刺史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其爲人如此

名臣傳

卷二十三

八

○劉蕡李邵

劉蕡字去華幽州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有謀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宿恥而宦人握兵號北司外勳羣臣內侮天子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伏伏對策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對嗟伏伏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被選

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誕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邵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使陛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蕡所對空臆盡言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藉藉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恐近臣含怒變與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召若臣所對遠不及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使臣逃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九

不聽蕡對後七年遂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以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劉安世鄒浩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爲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

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汴必欲真之次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勸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為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昭懷后正位中宮惇亦復讒之時鄒浩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一

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即位赦復至安世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經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曾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為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辯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咸目之曰殿上虎云平

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嘗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個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嘗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某請領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道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光之言此人處烟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二

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亦志氣自儆自儆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責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為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歿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顏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陳東

陳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

人莫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逸還南渡，萬一果介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

名臣傳

卷三十三

十一

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人，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童貫太上也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卻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州，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

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眾莫肯去，昇登聞鼓，搥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入出眾共嚮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

名臣傳

卷三十三

十一

不報，會布衣毆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東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公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公，即不敢言，已言，月逃。』」生友之交歿乎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歿，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歿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

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季生曰此係憤激與屈平同非謂有見於君臣之義
所當如是而然也

○陳瓘

陳瓘南劍沙縣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每
加敬禮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謂惇聞
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
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爲政敢
問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

名臣傳

卷三十三

十四

矣此猶欲平舟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
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績誤國如
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
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
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惇亦驚
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
正論遂絀而紹述之說成矣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
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
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又言天子之孝與士大

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甚感悅約瓘再入見執
政聞而憾之遂出通判滄州徽宗卽位召爲左司諫
御史龔夫擊蔡京朝廷將逐夫瓘言紹聖以來七年
五逐言者今又罷夫若公道何瓘由是罷監揚州糧
料院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權給事中宰相
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卽真矣瓘語其子正彙曰吾
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
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
耳正彙頓首請書明日瓘遂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

名臣傳

卷三十三

十五

諫辨移時瓘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
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竄
康州會正彙在杭告蔡京欲動搃東宮事下開封府
併逮瓘府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
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
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狹私情以符其說
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
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緝紳大夫有愧內侍臣荻鞠聞其辭歎曰主
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

失實流海上。璿亦安置通州。璿常著尊堯集，謂紹聖
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
傳信。宜深明評議，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
書既上，而商英罷。璿又徙石州，宰相偏令所過州出
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從舍，且命凶人石懌知州
事，執至廷，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璿揣知其意，大呼曰：
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懌大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
尊堯集，亦璿曰：然則何用？知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
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一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

名臣傳

卷二十三

十六

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所得幾何？乃亦不長公
議，干犯名分乎？懌乃揖退。在台五年，纔復承事
郎，帝批進目，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
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
又移楚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璿智明慮遠，方赴召
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
出者，璿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
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
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

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
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故也。楊
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時跪請教浚曰：
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
與日月爭光者也。

○胡銓吳師古陳剛中王廷珪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答策凡萬
餘言，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資
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

名臣傳

卷二十三

十七

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
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詔狂妄凶悖，鼓
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
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詠官羅汝楫劾銓，詔除
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許銓，謗訕怨望
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
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慕其書，千金
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
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託，師古流袁州，廷

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歿剛中啓曰
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
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
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
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
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
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
即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早
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

名臣傳

卷三十二

十八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絲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
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
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
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
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
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名者張
壽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壽去矣次膺去矣十朋
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介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
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

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為急務
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
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
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
可弔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為陛下極言
之大略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
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
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
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

名臣傳

卷三十三

十九

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自此復
和則蝨國害民殆有甚焉然則今日之患豈直兵
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
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
去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為之側聞
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
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再拜不已必至
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
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與視與視不已必至

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
可得乎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
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
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
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
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
無銜壁與視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
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
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三

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雷經筵銓力求去乃
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上問曰卿今何歸銓
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謚忠
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洪皓

洪皓鄱陽人登進士第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為
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至太原雷
一年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
奉兩宮而歸恨力不能傑逆豫忍事之邪雷亦歎不

即豫亦歎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欲殺之旁一酋嘗
曰此忠臣也皓乃得流遞冷山流遞唐言編窠也雲
中至冷山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
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
皓乃使教其八子方二帝之遷居五國城也皓在雲
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麵獻二帝二帝始知上即
位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
歸達于上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
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三

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又喜曰朕
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終不如此一
書是冬復又密奏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
人隨軍今不敢矣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又言
金人見胡銓封事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
域可惜置之散地又復言金人問李綱趙鼎安否未
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
人皆在遣中乃得還皓自建炎已酉奉使至是九十
五年既還入對退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憚錢塘

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官當不憚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荀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後因議不遣趙彬等家屬還金觸檜怒侍御史李文會符人逐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諫官何如中官大臣中官白鑄宣言燮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下而朝廷不用檜怒繫鑄大理獄知人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鑄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勤知人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三十一

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雍州卒年六十八然後一日檜亦歿帝聞皓卒嗟惜之復徵猷閣學士謚忠宣皓初在金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為人豢豕亦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既幸得歸為檜所嫉復貶竄以歿悲夫

○汪立信汪麟金明

汪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登進士第荆胡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來代之鄂州圍解賈似道

惡關外之臣與已分功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葵有隙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乃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遂投劾去景定二年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三十一

皆不宜抽裁并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且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敵得以為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苟怗愒歲日嘯

傲湖山則天敗我也。銜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言。乃尔。盖以立信。眇云。遂斥去。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尔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甲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李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尔旣至建康守。

名臣傳

卷三三

二百

兵悉潰。立信知事不成。卽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伯顏入建康。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肖。降崎嶇走入閩中而歿。

○陸秀夫劉鼎孫

秀夫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江南。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者劾之。張世傑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屬井澳風。王驚。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至元十六年。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

名臣傳

卷三三

三五

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歿時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沉海。不歿。被執。拷掠不歿。復赴海。

○文天祥文陞杜滄鄒鳳趙時賞趙孟深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

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日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上

名臣傳

卷三三

三六

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擊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蕲黃番禺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報明年正月

元兵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顏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諫家鉉翁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趣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濬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為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

名臣傳

卷三三

三二

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兵入索之執杜濬去濬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贖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温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叅謀張抃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太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

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 勢至此已無可為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 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 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 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 逸去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 麗江浦入般漢益王理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 詔獎諭天祥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勦茲勳王及皇... 路之已傾捐軀狗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

名臣傳

卷三十三

三

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適登之已熟... 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木萬折而必東... 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 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 鄒鳳自到扶入南嶺乃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 是皆死杜濬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 遁去天祥至潮陽見弘範請劔弘範曰殺之名在彼... 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 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乃

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墓... 與逃書求通使互市會朝廷復遣戴淵為都督逃以... 淵吳人雖有才望而無弘智遠略且已翦荆棘收河... 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 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先是戴洋語... 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滅妖星已見於豫州之分矣... 逃亦見星而嘆曰此為我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 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謀梁百姓為之立祠王敦又... 懷逆畏逃不敢發至是遂成謀矣

名臣傳

卷三十三

三

○劉琨

劉琨字越石琨少得儔朋之目與祖逖俱沙雄豪者... 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與征虜將軍石崇金谷澗... 中別廬賦詩大為當時所賞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 時東瀛公騫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 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 轉關至晉陽琨剪除荆棘收斂枯骸造府朝建市獄... 寇盜互來倚城門以戰百姓負楯而耕屬鞮而禡琨... 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

現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乃城蒲子。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復，維大之音亦復相接。但現善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亦復相繼，初單于猶也有救，東瀛公騰之勳，現表其弟是，猶盧為代郡公以結之，屬上黨太守降于劉聰，鴈門烏丸復及現親率兵，無遺，遺之于秦，乘虛襲晉陽，降之，現父母並遇害，現乃引預備兵方交，祭大敗，祭猶盧因遺現牛馬，留其弟，其弟等與其父晉陽而去，蓋以報現也。愍帝即位，拜現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
名臣傳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假節，現上疏曰：臣請願與鮮卑、赫盧、冠期會于平陽，屬大司馬博陵公浚為石勒所虜，勤勞轉盛，欲來襲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賊無幾，及今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惟務圖臣，臣子然自守，則藉聽之，誠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還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俟秋穀既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威靈，獲展微效，然後隕首，讎國沒而無悔。三年，現與赫盧期討劉

積翁論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雷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上，因召入天祥。天祥名臣傳 卷三十三 三十一

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歿，數日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歿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陸為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陸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陸輒辭。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謝枋得謝微明二子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三十一

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也為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喻之上其藁於似道坐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德祐元年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是時伯顏兵入臨安進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麻衣躡屨人不識之已而

又去賣卜建陽市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枋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詔江南求人才尚書雷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斯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沉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遺馭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致殷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三十一

命必不黜夫女直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加請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命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謂枋得曰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兵交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德意及起銀冶

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天祐怒強之北行二十六年
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
愜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尔吾豈不汝
若邪好漢惡夢炎使醫特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棄之於
地好漢終不食而歿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為當陽尉
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奔至徽明出兵戰歿二
子趨進抱父屍亦歿

名臣傳

卷二十三

三十四

藏書儒臣傳總目

一德行儒臣

共二門

二文學儒臣

共五門

德行二門

○德業儒門一 ○行業儒門二

文學五門

○詞學儒門一 ○史學儒門二

○經學儒門三 ○數學儒門四

○藝學儒門五

儒臣傳

總目

德業儒臣門卷二十四

○荀卿

○孟軻 ○附樂克論

楊雄

馬融

鄭玄

王通

胡瑗

○穆修

○李之才

○邵雍

○周敦頤

○程顥

○楊時

謝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儒臣傳

總目

二

○楊簡

吳澄

黃澤

德業儒臣論

李生曰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於溷濁鹹苦終身不見甘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歿不得其傳者真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於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算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

儒臣傳

論

則人皆渴歟久矣若謂地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歷代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標幟而不知其詭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陷一家者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於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若此矣乎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

謗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既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噫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卽平生所知者錄而別之目為有德之儒雖師文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高五專 論

行業儒臣論

或問於予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上教出於一成德為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二也何若曰去聖既遠學務徇名非名與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夫足乎已無待於外之爲德韓子固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德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於心而自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彘

儒臣傳 論

三

仁義者也是義聚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他于彼親受業於聖門而爲高足之徒者猶尚如是況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於是也故合而言之蓋恐其爲小人而不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爲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嗟嗟此何

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於此。而
輕乎予，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誦之。要使人務實，
忘乎心得，墮體黜聰，心齋坐忘，庶乎不愧君子之
名，可以列於德行之科矣。否則名譽而悞後儒，是
豈予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四

前有目錄

○德業儒臣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
歿。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歿，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儒臣傳

卷二十四

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
遂大道而管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
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
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
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
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
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
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金
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

離耳是公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四而戰之幾矣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劔贏三日糧口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或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泣隱隘其使民也酷烈懷之以慶賞錮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關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為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爭利之有安制暴節之理也故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二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節制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廢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

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則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必鼓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

御必轡百吏必職士大夫必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叛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悽刃者效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畱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豎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地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

害也。非爭奪也。李生曰：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中間亦曾守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以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軻 ○附樂克論

李生曰：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真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成語。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

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不可，始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持刊定煩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成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於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

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謂舉作用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况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鯀，堯故如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皋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於堯，不過。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五

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霸之辨，則舛謬不通甚矣。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修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於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言其能任伯兄之事。率諸兄弟以宗周，無敢相攻伐也。此其借之力，固所以修方伯之職，非分外舉也。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於三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之功取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槩為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為能有加於仲也

李生曰孟子以樂克為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六

所以終不成者謂其效蟹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為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然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携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况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為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無善則無迹尚如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可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謂師弟子皆

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昭合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也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得之則為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得之則為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徒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故夫子思之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七

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稱也有恆者狷者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於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實乃以廉潔還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為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焉求之於古必如伯

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名
爲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勳狂而
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
與武也以至太公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
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
無彼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
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
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
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

儒臣傳 卷二十四

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
肆於菊東方朔肆於朝阮嗣宗肆於日劉伯倫王無
功之徒肆於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皆狂之
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
乘爲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
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
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卽次之謂不可
以軒輕也惟天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
差多耳吾且略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

得蘭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連之倫以然
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工未有知其修者
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惟牛醫兒一脉頗
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魯國顏子自謂既明且
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
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
下之不能與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歎
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
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
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
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
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予獨怪其論人物定是
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於形影也如歿者
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復歎歎泣涕感慨抵掌
搯腕而不能已也蘇氏兄弟一爲狂一爲狷坡公論
議節槩頗與謫仙相似第有耿耿忠愛之意不至
坎壈以歿亦其宜耳當其君相知之矣但

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然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稱正平之狂也。左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無真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為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狗也。知狂狗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楊雄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恩。願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一

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濫身哉。乃作詩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嶠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楚辭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

官既泰者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允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漑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述殷周之虛耿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一

而結罔遠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罔且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狻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闕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不復為，而大尊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三

畫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班固贊曰：此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

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成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三

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

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馬融

馬融扶風人為大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四

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瑾相望融饑困乃悔而歎曰古人有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勿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貨之軀殆非也故往應騭召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

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零白幼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為南郡太守融舊得罪大將軍梁冀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效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五

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於家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

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
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
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
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
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六

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
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
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
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
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
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
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
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脇玄不得已詣進進
爲設几秋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

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
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徒履造其門又告高
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
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輝
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
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
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七

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
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
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
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
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
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
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固賜之徒
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
軍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

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八

為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

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入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原温太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共議謚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十九

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書房魏不能興禮樂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為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為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乎也况其徒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

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
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州推官以
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
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
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
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
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
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十一

祐初擢太子中九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
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
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
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
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李先生曰不安排正安排也
胡安定尚未夢見安定在况徐積乎

○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
有書其詩于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修上

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輔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
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為穎文學參軍當時呼曰
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修因巧于所親得
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
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
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
始為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坦率自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十一

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下嚴寡合雖之亦頻
在訶怒之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為衛州獲
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築室於蘇門山百
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
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
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
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
後授易而終焉之才器大久不調或借之石延年曰
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

范雍守孟未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相送者皆出境頂論安陸之才沿檄見雍於洛陽前日相送之人無一在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云澤州判官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啓之歐陽修使河東薦義叟及修唐史令義叟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

○邵雍 伯溫附

邵雍字堯夫雍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衛師事李之才後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二五

居洛幾三十年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長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雍謙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開安吏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

起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澤薦雍除穎州團練推

官辭不許既受命卽引疾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爲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通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謙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却拄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修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頤曰先生至此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五

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頤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悲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于朝歐陽修之子

棐時在大常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正叅大政臨行

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為裴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裴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裴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謙良佐云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做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五

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恁恁地聰明。雍疾革願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願又往視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

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鵠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橫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五

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雍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伯溫云邢和叔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為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故和叔雷別詩有云圯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先君亦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謙顯道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

冑曰徒長姦雄

邵伯溫字子文初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空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為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為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與伯溫論及康節之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五十六

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溫以此誠之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獄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常與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歿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

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趙鼎少從伯溫游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溫出處云

○周敦頤 恩蔭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叅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瑀攝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五十七

通守事因與為友而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為使者人或譏敦頤抃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為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以疾求之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之麓有溪之焉於蓮花峰潔清紺寒下合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為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二子曰壽曰燾敦頤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遇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或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見。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程頤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頤少年好獵，既見敦頤，自謂無此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先生非虛言也。謠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十八

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蒲宗孟墓碣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以妹歸之。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先廷公揆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黃廷堅作濂溪詞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張拭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見。李生曰：果何見耶？吾不知矣。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即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十九

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必不殺。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調江寧府上三縣主簿。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譏景

溫尹金陵說春秋顛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顛
 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
 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顛名召對之
 日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
 日召對甚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
 上未食邪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顛被旨赴
 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顛顛徐曰天下事
 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十一

謂顛曰公之學如上壁顛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
 安石遂不附已者獨不及顛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
 信人也顛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
 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
 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眾君子不與
 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
 可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
 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

其罪可也既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於
 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
 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太寒役不能堪
 遂逃歸眾畏昉欲弗納顛曰此逃歟自歸耳弗納必
 為亂即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
 決顛時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師劉渙急告顛顛謂
 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
 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顛顛命善
 泅者銜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十一

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
 木自中流而下顛顧謂眾曰得此巨木橫流入口則
 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皆以為至誠所致云神宗
 念顛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顛可用為執政
 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顛安在真
 佳士也哲宗即位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
 豐八年也年五十四文彥博采眾議以表其墓曰明
 道先生顛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八人也因其高明顯二子端懿端本陳瓘作責沈
文云葉公當世賢者曾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
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同
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
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媿不
可言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
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三

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諸弟子曰爾
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
之弟子請問先生曰且靜坐良佐自負該博初見先
生每舉史書以對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
喪志矣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先生云只此便是惻
隱之心及見先生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良
佐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
士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良佐
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

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
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後
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大學良佐對曰蔡人歎
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
堯舜之道矣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
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
吏卒植立廷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嘗
言人須知命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宗但見
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嗣位乃知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三

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又言舊多恐怖
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所著有論語說及文集語
錄行於世朱熹云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
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
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闕肆善啓發人今
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又曰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
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
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

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蓋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歛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歿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頤偶瞑坐時與游酢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四

侍立不去頤既覺則問外雪深尺許久之歷知瀏楊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多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為著作郎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疎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木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

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乘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陽城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五

仍用闖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廷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

面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欽宗乃以時兼國子祭酒高宗卽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官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六

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李生日此豈所以稱時乎大才卓識有用之道學也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

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謙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

後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建安朱松與侗為同門友，嘗與沙縣鄧廸語及侗，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六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揚州高郵人。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九成罷卷，斂衽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歎曰：真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燥金不越戶限。此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窗大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九

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射策集英殿，至補未畢，詔當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宣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楊時亦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劔以屬客。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既歸，簞笈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管，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久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九成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九成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徵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九成曰：陛下不須

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莖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額俊尊上帝語，九成曰：陛下之心，卽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十一

附趙鼎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山僧宗杲爲莫逆交。檜旣惡九成，乃令言者論九成與宗杲謗訕朝政。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旣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肖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旣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廷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

積火雙趺，隱然可一，笑也。檜歎起，知溫州，丐祠歸，數月而卒。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程頤近世大儒，九淵獨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十二

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款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

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鵞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九淵論議辨折九齡有詩云孩提知愛長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

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九淵自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鵞湖祖謙始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九淵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裏人千古不磨心云云熹不懌翌日熹議數十折九淵悉破其說祖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熹所尼朱以陸之教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九淵更欲與熹辯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淳熙八年朱

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史浩薦九淵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陸擢不赴九淵既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每詣城邑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

儒臣傳

卷二十四

三

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熹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九淵熹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者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其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除知荆門軍郡有追逮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

虛其俗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允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

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卒年五十四謚文安二子持之循之門人楊簡主富陽簿時九淵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九淵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者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九淵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

故簡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荅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遂知樂平縣簡與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紹興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書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

温州有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初不白郡簡曰是可輕動乎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卽建旗立巡尉廷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將斬之郡官交進爲請久乃得釋遂奏罷分司遷駕部員外郎兼寶錄院檢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千萬邊吏臨淮水迎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

日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宮寶慶元年卒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澄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澄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

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而澄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

者各務所長奮迅馳騫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為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

說兩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啗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形賢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

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己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蹟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八

八十七。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通貫，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漫然也。當時臨川吳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辯釋補

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澤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澤於濂谿書院受一經之學，先生誦曰：以君之才，較暮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惟新安趙沄爲高弟，沄始拜澤，請問治經之要，澤告之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

儒臣傳

卷二十四

四九

爲思也。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澄獨敬異焉。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四

後有總論

德業儒臣後論

李生曰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既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既謂之爲矣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真無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

儒臣傳

總論

五十一

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魯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然則爲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脚根虛實無益於事祇亂聰耳不足采也故繼此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夫有聖學無所爲而爲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

名臣傳

總論

五十一

而禮教大行雖非黃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於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如何爲無爲耳是故往往以大有爲之資而不肯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富強功利也或真得無爲之旨又不能堅忍不用之術輒爲有爲之業所忻艷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於舍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以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

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
 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清淨寡欲固魚水之歡也
 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
 矣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為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
 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
 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
 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孺子於天下之上
 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蓋至於易姓更主而百姓猶
 案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為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截

名目傳

總論

五十二

長補短其利百培有為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
 羨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
 第牽於意見狃於成說必欲補綴傳會勉強湊合以
 求萬全免譏毀是以終於無成有為無為皆不可焉
 耳。

藏書儒臣傳目錄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行業儒臣

申屠嘉

蕭望之

孔霸孔光

王嘉

第五倫

宋弘

袁安

黃瓊

○楊震奇乘賜彪等○附蔡謨高頴

○王珪魏徵

宋璟○附魏元忠韓休

楊綰○附韋貫之

儒臣傳

目錄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陸贄

裴迥

李絳

李昉

錢若水

杜衍

張方平

司馬光

范仲淹○別見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鄒浩

呂大臨

陳師道

張浚張拭

楊萬里

陸九齡

趙汝愚○附傳

陳俊卿

真德秀

廉希憲

姚樞

虞集

儒臣傳 目錄卷二十三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五

總論在前

○行業儒臣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為御史大夫。張蒼免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又時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大是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通，恐入言上。

儒臣傳 卷二十五

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因血殿而死。景帝時用不着矣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治齊詩，事同縣后倉。

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冝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索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

儒臣傳

卷二五

二

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冝錄錄反抱關為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拜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安輒下望之問狀望之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

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于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復得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

儒臣傳

卷二五

三

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索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比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看不好食也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

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
不能無感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
財得以生活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
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
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於是天子
復下其議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
加賦而軍用給今先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

儒臣傳

卷三十五

四

但令幸人出財滅學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
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皆
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
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
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
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
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
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必大困不早慮所以振救之
策而引常經以難未可與權也望之疆復對不便乃

止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三年代
丙吉為御史大夫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
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
之又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
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絲是不說左
遷望之為太子太傅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
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
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五

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宜帝崩太子襲尊號是
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
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
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初宣帝任用法
律而中書宦官用事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
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
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
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或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國

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緣是六
與高恭顯忤恭顯即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
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
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
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
而先驗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空因決免於是收望
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後數

儒臣傳 卷二十五

六

月地震星變上感悟復制詔御史賜望之爵關內侯
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方欲以為相而望之子
散騎中郎伋又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
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
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
節不誦辱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
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
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
坐非願誦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

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
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
付謁者勅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
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
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
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
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
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

儒臣傳 卷二十五

七

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
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
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
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
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後任茂
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
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
出傳名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
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

不之官

○孔霸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主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前吊生子家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歿陳下鮒弟子襄為考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

儒臣傳

卷三十五

八

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光最小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

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

高第為尚書今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數年遷諸更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彙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屬舉唯恐其人之聞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九

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

光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諱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

儒臣傳

卷三五

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乃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後丞相方進薨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曰已出朝廷翕然

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其王太后宜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且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

儒臣傳

卷三五

十一

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勸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倚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

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

儒臣傳 卷三十五 十二

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匡皆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空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為御史大夫

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

儒臣傳 卷三十五 十三

功在於得人。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

求全下林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
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獄
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
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歿
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曰二千
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
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唯陛下
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
能不有過差空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令發

儒臣傳

卷二十五

十四

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名蓋屋令
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空
豫畜養可成就者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
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
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
謀弒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
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
東平事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授去宋弘

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而心憚嘉乃先
皇后父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
暴賢等本奏語言上感而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
以切責公卿後因日食舉直言嘉復奏事於是上大
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
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
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高安
侯賢後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輦貨財以富之

儒臣傳

卷二十五

十五

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今陛下寢疾久
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
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
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唯陛下省祭初廷
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
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
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
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
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

皆冠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封事... 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而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

儒臣傳

卷二十五

二六

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歿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請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歿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

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肯以是負國歿有餘責吏問賢不肯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歿歿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血成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歿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孔光代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

儒臣傳

卷二十五

二七

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困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鬪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皆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閭與用為

主簿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充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倫因此得對對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顯宗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一八

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爲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修理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者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循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已而諸馬得罪歸

國而貴氏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武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累禁錮之人今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空者亦并封上時人以此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文采亦以此見輕云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一九

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交豈可謂無私乎卒年八十餘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赤眉入長安遣使逼弘弘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中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大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宜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于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每譏令譚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隙
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而讓之譚頓首辭謝後
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大其常度帝怪而問
弘乃雜席免冠自言帝改容謝焉時帝姊湖陽公主
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
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
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
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
事不諧矣 聖主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二十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為人嚴重有威初為縣功曹
奉檄詣從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
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楚王英謀為逆
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
碎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
誣歿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
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
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目當坐之不以相

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書曰石餘家
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職罪人嘗
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
世尹所不忍為也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章
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實太后臨朝后兄
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等
上書諫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唯安與
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終不聽
實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

儒臣傳

卷三十五

廿一

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
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
各遣使將送詣景第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
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並寢不報憲景
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賦斂吏人
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
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計未有
以害之時實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
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

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庭蠶王阿佟爲北單于
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
隗奏不立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
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所以立南
單于者欲以安南而定北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
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太尉
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
之且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
立其弟則二虜懷怨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

儒臣傳

卷二十五

十二

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廷彌遠
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
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
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
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
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未嘗不噫嗚流
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夢後數月而
賓氏敗也詔親萬機追思前議乃除安子賞爲郎初
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
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黃瓊 恩蔭

黃瓊安陸人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
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於是公車徵瓊至綸氏
瓊復稱疾有司劾不敬瓊乃不得已應詔而至李固
素慕瓊以書逆遺之曰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
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
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

儒臣傳

卷二十五

三三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也語曰
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
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
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
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
歎服一雪此言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
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

用諸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因奏增孝節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齋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以為不可朝廷從之冀以為恨會地動乃策免瓊延熹二年梁冀誅太尉胡廣等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以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儒臣傳

卷三三

三四

起四年以寇賊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不止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其年卒年七十九

○楊震○附蔡謨高頴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

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寶遁逃不知去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大常桓郁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湖不荅州郡禮命眾人為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

儒臣傳

卷三五

三五

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其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陵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有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極言伯榮又與故朝伯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因以為妻得護護爵

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奏不省延熹二年代劉
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
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
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石
故宐有尚書敕寶大恨去皇后兄執金吾閏顯亦薦
所親厚于震震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
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
諫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

儒臣傳 卷二五 二六

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
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諫震前後所上轉切至
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又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
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
怒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疏入不
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
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
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之惶
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歿震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

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視太學夜遣使者
震太尉印綬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
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部震行至城西夕陽
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歿者士之常分吾蒙恩
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
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歿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
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
十餘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歿震門生虞放
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

儒臣傳 卷二五 二七

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
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
霑地葬畢乃飛去時人為立石鳥象于墓所震五子
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
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
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歿後必復致大鳥矣從
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脇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
郎鐘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及催催由此孤弱
帝乃東中子秉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

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
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
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
侍中尚書出為右扶風梁冀誅乃拜太僕遷太常延
熹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弟為官布滿天下乘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
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
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訟言三府廉察
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二十八

人或然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
郎秉上言空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
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
心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謂空割不忍之
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
參為益州刺史貪臧暴虐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
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
侍貝瑗空免官送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

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則之惡傳曰除君之
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
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
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遂
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薨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
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
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
舉賜乃侍講華光殿為少府光祿勳熹平二年拜司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二十九

空五年拜司徒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
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曰吾
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而反
畱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
固其空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以累世見寵無
以報國恨當大問歎而後已乃以書對書上大忤曹
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
咎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

言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百姓
姓天下繼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
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
患且欲切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
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不勞而定矣賜遂上
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
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
侯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
惟殷於民皋陶不得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

儒臣傳 卷五十五 三一

就第二年復為司空薨賜子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
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
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
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為侍中
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
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
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
包識空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
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

建立聖主允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
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
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
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乎若
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下
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
國計邪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妙妙害及彪等因從容言
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國
以圖之耳卓意小解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

儒臣傳 卷五十五 三一

異奏免彪等與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
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
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
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
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
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
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
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
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

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
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
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
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
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
稱脚攀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
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種先見之明猶懷老牛
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
相曹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

儒臣傳

卷三十三

三十三

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
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
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
操于是迴師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逆為答記
教守舍兒若令出依次而通既而果然操怪其速使
廉之知狀于此忌修且以表術之甥遂因事殺之修
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
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
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

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
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六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
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

蔡謨陳留人拜太傅太尉司空時征西將軍庾亮欲
移鎮石城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
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
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
不終日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

儒臣傳

卷三十三

三十三

身圯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
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時朝議皆同故亮不
果移鎮太尉却鑿卒拜謨都督徐兗青三州并揚州
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石
季龍死中國大亂朝廷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曰胡
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
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皆非時賢所
及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皇太后詔報不許六年復
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

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靈詣門邸丁集徵議。謨陳疾篤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時帝年八歲。臨軒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簡文時為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復不知所以為政矣。於是公卿奏謨悖慢傲上。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乃詔免為庶人。謨被廢卒。年七十六。謨篤慎。每事為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十四

高頴渤海蓆人。少明敏。有器局。善詞令。隋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多謀計。辟為府司錄。伐遲迴。兵犯境。諸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頴自請行。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杙頴預為土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賊軍。還進位柱國。及文帝篡周。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後請伐樹。帝不許。曰：「留之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嘗問頴取陳之策。頴曰：「江南土熱。水田早熟。若量彼收穫之期。徵徵士馬。聲言南襲。賊必屯兵禦守。」

彼聚我散。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倘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年。財力盡矣。帝用其策。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頴為元帥。長史陳平。晉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戮妲己。王不宜取麗華。遂命斬之。王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時突厥入太微。犯右執法。術者劉暉私謂頴曰：「天文不利宰相。後突厥犯塞。以頴為元帥。將兵擊破突厥。有功。頴又出白道。進圍八積。」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十三

遣使復來請兵。於是近侍諸臣咸共譖言。高頴欲反矣。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覆之際。乃有禁中事云。于頴處得之。帝聞大驚。乃免頴。以公就第。頃之頴國令上頴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頴曰：「昔司馬仲達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帝遂大怒。囚頴于內史省。憲司復奏頴他事。請斬頴。文帝不聽。但除頴名。初頴為僕射。其母誡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至是除名。頴自謂可免禍矣。不知張麗華之恣。方新煬帝即位。起長城。行淫亂。頴乃以為病不亦。」

遷乎。煬帝謂頰訕諉遂殺頰左也。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五

儒臣傳

卷二十五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六

○行業儒臣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也太宗登極召珪為諫議大夫遷侍中時太常少卿祖孝孫教樂律宮中以宮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且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之臣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

儒臣傳

卷二十六

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前聖而責珪等公等幸勿懲是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因謂之曰卿標鑒通悟試為朕言玄齡等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

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胃以諫諍爲已任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確論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盤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也卒年六十九珪少孤貧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人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閱見之大驚謂珪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二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後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闖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致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徵諫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安徵潛白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于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官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

尸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徵見是徵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母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

曰今承大亂之後雖欲治之實難爲力徵對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巴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

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賈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七年為侍中。拜特進。知門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四

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薨。帝即死。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後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代之。奈何令人悔不為奢乎。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為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許以衡山公主配其子叔玉。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

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可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逆誅。眾遂指為阿黨。又有言徵嘗錄前後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朕有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五

此行邪。即名賜勞其妻子。以少牢祠。徵墓復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沒。自不為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傍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

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齡王珪俱
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
一二不當者祗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即
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則
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
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
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
軍與亡國婦人對辯惟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
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

儒臣傳

卷三六

六

臣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
兵封德彞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
點救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
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
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
御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點
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
之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
諸郡咸言盎反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為千斤之

武不為懸鼠發城大國之師豈為蠻夷興動勝之不
事邊隅晏然徵不一以不賞賜絹百匹李生日此人
用得雖謂之經世名臣亦可列在行業儒臣稍抑損
之矣十漸十思套也

宋璟附魏元忠

韓休

璟荆州人舉進士中第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武
后高其才會有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以觀吉凶者
璟請窮治其事後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矣璟曰謀

儒臣傳

卷三六

七

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許之收易之等就
獄俄諳原之而勅二張詣璟謝一日晏朝堂二張列
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虛位揖曰公方今策
一人請坐上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續有
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
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
時璟為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
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初冀璟
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

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廐車舍他所以故刺不得發開
元初進御史大夫遷吏部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嶠
谷以馳道盜黜河南尹及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始
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繇此相飭後必有受其故
者乃免黜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
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
則進退得矣帝善之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
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
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八

讀彈文故大臣不得言君而小臣不得為讒隱至許
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
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
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
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
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
鄭勉並有才略文詞璟以二人多異端好是非改變
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請除
渝峽二州刺史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毛仲嫁

女上問所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
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明日上謂宰相朕奴
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詣其第既日中眾客
俱至未敢舉箸久之璟乃至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
部尚書先是選司法官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
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
者選多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
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傑之
士無不怨歎璟手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九

賜全祿退居終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後張嘉貞為
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宋相
繼為相二人志操雖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
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
姚宋他人豈得比焉
魏元忠宋州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儀鳳中吐蕃數
盜邊元忠上言命將用兵之要授秘書省正字遷監
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
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為賊所敗孝逸懼按兵

未敢前時敬業保下阿谿其弟敬猷中于淮陰
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
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
搖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舍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
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大敗敬猷進擊敬業
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陽
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
刑神色不動死者宗室子二十餘人相枕藉於前元
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有赦免死傳聲及于市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十一

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曰未知實否既而勅使至宣
詔流費州後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
酷吏誅乃詔復舊官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
陛下厚恩不能狗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會太后
不豫張昌宗_{多事}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諧元
忠與高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
后怒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對昌
宗曰張說聞二元忠言請名問之太后名說說將入鳳

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當
正以求苟免若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
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
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
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
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
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魏元忠同
反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非欲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十一

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
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
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
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
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
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會朱敬則
抗疏理之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
爲納諫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惱惱皆以爲陛下委
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

於公朝畏廷易之等矣。后乃敗元忠為高要尉。元忠
 欲說于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
 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時易之昌宗
 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
 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峻
 復為奏請。申理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子今復冒威
 怒。得無狼狽乎。太僕崔貞慎等八人。同日出餞元忠。
 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后使
 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懷

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
 審安用告者。懷素遂據實聞奏。太后怒曰。卿欲縱反
 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謫官貞慎等以
 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
 頭下。漢祖不以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
 欲誅其以禮相送者乎。太后意乃解。貞慎等由是獲
 免。中宗復位。召元忠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侍中。又為尚書右僕射。時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
 渤海高瞻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王同皎謀誅三思

不克。反被族。李生曰。元忠至是。豈傷於虎。論救之矣。以救之無益。而反與同禍也。時有陳子
 衣楚客以書規元忠。元忠得書大慙。謀欲誅三思
 而未有會。會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引兵走闕下。被
 殺。元忠遂坐貶渠州司馬。行至涪陵卒。年七十餘。
 韓休長安人。裴光庭卒。帝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
 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時萬年尉李美玉
 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
 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
 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不容。而巨猾
 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初嵩以休柔
 易。故薦之。及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
 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
 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引
 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
 逐去之。帝曰。吾雖瘡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
 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
 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非為朕也。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十三

○楊綰 附韋貫之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性沈靜每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解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十四

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饒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偉之俄遷吏部品裁清允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初元裁棄政以仕

進者多樂京師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綰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俸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始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以故威權外移綰言若刺史不稱職但使本道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有故闕聽上佐代領使司無得署攝及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稍盡復太平舊制而綰痼疾作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瘞治每對廷英許挾扶於時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十五

登補穿敝惟綰是恃而綰不幸歿矣帝聞之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邪何奪綰之速也綰性儉約造之者清談終畧欲干以私聞其言自止始命下御史中丞崔實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命撤土京兆尹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後只留十餘騎自隨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散音樂五之四世以比東京楊震實其然矣韋貫之杜陵人永貞時為監察御史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改換左拾遺復奏曰

拾遺補闕同為諫官若宰相政有得失使從前諫之子而議父也後貫之為禮部侍郎從容為帝言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所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帝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他速於撲滅故也初討蔡以宣武陸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進貫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十六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德宗立召為翰林學士從狩奉天遠近明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皆周盡事情衍釋熟後人人可曉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贄贄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論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

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行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惟陛下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累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冀懷光革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保聚宮苑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十七

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若不別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赦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矣上從之晟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奏言李晟見機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今因李晟願行可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為犄角上曰卿所

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二人就東，恐因此生變，轉難調息耳。時李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未幾懷光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遂徙避梁駱谷道，監供儲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得至是乎？」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贊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十八

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彼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則忘軀命者得無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邪？」若草木然人何勸哉！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誓復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蹶，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

信，奮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次，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今其進取，贊以為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十九

權，待以殊常之賞，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歿綬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為左右權倖沮短，陰失帝意，還京但為中書舍人，俄以喪解官，客東都，服除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為改容，天下屬以為相，而實參又忌

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
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
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
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臺省長官陛下擇
輔相多出其中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
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武后
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薦然而課
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僚及宰相

儒臣傳

卷二六

二十

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
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初實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為湖南觀
察使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贊言朝廷大臣
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歿罪不明白至使眾議為
之憤邑叛臣得以為難實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
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及班宏判度支卒用
裴延齡代之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復上
書苦諫帝不懌贊遂以太子賓客罷延齡揣帝意

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
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諡曰
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顧歌詩
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
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為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
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贊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故
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澁從官相失夜名贊
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與千金及輔政所言剴
切或規其太過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

儒臣傳

卷二六

三三

他邱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
著書地苦瘴癘祗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李生曰到
此又太謹慎矣胡不遑他邱乎

○裴均

裴均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
尉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
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均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
天子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均即
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

人焉。吉甫能均乃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開說帝悼均誠使勿言嶺南節度楊子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子陵冗官均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方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吐突承璀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均固爭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均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

信臣傳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史惡稔可圖狀均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免與師之勞帝許之俄而承璀從從史以獻因班師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進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及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均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南民

少息矣均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均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呂易簡御史中丞年少柄用百度修舉號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均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十二

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均太子賓客會卒不加贈。○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舜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貨絳與裴均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從之後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實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也必左右憮人欲以此災誤上心夫人臣進言於上皆易哉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

德而去五六及將以開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不能百一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獎納尚恐不至又欲遣訶之臣恐直士之杜口也王士貞歿上欲自朝廷除人裴垺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上以問絳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上曰今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不可之有絳對曰德棣之隸成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二七

德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憂疑怨望得以為舜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意諭承宗今上表陳乞如師道例上曰今劉齊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例付授其子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爭獻策畫勸開河北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關李錡獨生狂謀徒欲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自渙然靡矣或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成德則不然內則

國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煦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將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未得如意蔡州有黨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五

與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又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授節鉞承宗遽遣數百

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雷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垺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隣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

儒臣傳

卷二六

二七六

之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有盡誠具陳利害矣絳以固爭吐突承催不宜統師又以無功不宜受崇秩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帝果怒絳謙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帝遂欲

相絳而承瓘寵方盛除有毀短帝乃出承瓘遣軍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七年春以京兆尹元善爲鹿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承瓘李吉甫因擢爲京兆尹絳惡其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鹿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魏博田

儒臣傳

卷二六

二七七

季安歿子懷諫弱李吉甫請與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感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諸將之歿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

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為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懷諫。切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田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而拜請為留後。與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眾曰。汝宜聽吾言。平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六

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日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與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與感泣流涕。士眾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太多。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即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交郵。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十年絳出為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戒。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遐望冠一。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九

特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四年，竊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

○李昉

李昉，深州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太宗語侍臣曰：「朕

儒臣傳

卷二六

三十

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對，獨昉無他語，惟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遽與曰：「朕不及朕不及，昉與李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昉爲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故峻絕之，使歸恩于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常薦王旦及病，召旦勉之，既還，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

宰相也。

○錢若水

錢若水，河南新安人。少時見陳希夷，希夷謂有仙術，意未決，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之，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父母訟之州，州命錄事推官鞫，錄事嘗貧，富民錢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殺女奴，棄尸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自誣服具上。州審覆無異，若水

儒臣傳

卷二六

三十一

獨疑不敢決，錄事詣若水，詭曰：「若受富民金，欲出其死邪？」若水謙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畱心畱旬日，知州屢趣，亦竟未決于時，上下皆怪若水終不恤也。」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與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即從簾中推出，父母見女泣曰：「是也。」富民大號曰：「欲使君其滅族矣。」知州曰：「此錢推官之賜也，即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以爲一切當置錄事於何地邪？
大○見○錄○事○於○何○地○邪○

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分試翰林擢秘書丞直
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
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開狡免之
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為當至道
初同知樞密院事李斷隆與運使盧之翰有隙奏
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
使盧之翰實珙等三人首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
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
中不去久之上出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

儒臣傳

卷二六

三二

使朕所以擢用為爾賢爾也若水對曰李繼隆外戚貴
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誅三轉運雖有罪天下何
由知鞠驗明白然後加誅未晚也獻可替否死以守
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先令責
狀既而虜入塞事悉虛繼隆坐罷時呂蒙正罷相以
僕射奉朝請上曰呂蒙正以布衣擢用為相今邊在
班列想其寂寞眼穿當望復相矣若水曰蒙正雖驟
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
重亦不寂寞今嚴穴高士不求榮達者至多嗚呼臣

苟且官祿乃謂不能自重爾上默然
章乞解機務不許若水請益堅乃以本官充集賢
學士判院事從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臣見周
世宗初即位劉崇結敵入寇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
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授偏將十餘
人分兵擊大東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遁去自是
兵威大振以至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今陛下神武
豈讓世宗若將來安邊之術我太祖時制置最得其
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真定

儒臣傳

卷二六

三三

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弋斌在慶州董遵
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太原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
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苟有邊功
厚加賞賚而位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
任不易則邊事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
犯塞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
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已大發丁夫將興役夫有
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若水還言事上嘉納遂罷役
上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止疑其笑訕

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
數斗自是體貌瘵羸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
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

○杜衍

杜衍山陰人擢進士甲科字世昌諡正獻衍為政不
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
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愼
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
未嘗不力薦之於朝仁宗時拜樞密使務退僥倖每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十四

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
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
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衍多
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擊夏衍爭
以為不可及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鴈
門麟府皆警叅知政事范仲淹嘗父事衍至是宣撫
河東請以兵從衍曰二國方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
妄出與仲淹爭議帝前仲淹語詆衍衍愈降契丹亦
卒不來後契丹塔劉三叔來歸輔臣議欲留之以詰

契丹陰事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約
叛亡則不直在我矣乃還三叔拜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故為相纔百二十日
而罷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致仕寓南都第室界陋享
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歎者衍即命取白金燕器陳
於前每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紉袍革帶而已或
勸服居士服衍荅曰老而謙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嘗
語人曰浙人柔懦少立某自幕府以至監司人尚不
信其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乃曰杜衍非兩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十五

浙生取何以如是門人為令將行戒之曰子之才器
一縣不足施然切當韜晦曰公平生以直亮取重于
世而以此誨某何也衍曰衍歷仕年久人主所知今
子始為令夫良二千石甚不易得若不相知何以行
志張方平奉佛甚謹衍每對客嘲之一日病召醫醫
讀榜嚴未終卷不即往衍怒之曰榜嚴何好而卿嗜
之醫出袖中衍覽不覺盡十卷乃絕歎以為奇因謁
方平恨其已晚方平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計
其得之之晚矣卒年八十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借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宋綬蔡齊以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

儒臣傳

卷二六

三六

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於西北為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且將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儀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矣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印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建言國家都陳留當

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浚兵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譏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倘罪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

儒臣傳

卷二六

三七

知南京英宗立遷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知陳州召為宣徽北院使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會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

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史士用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彛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閱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厲方平獨曰陛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十八

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除中太一宮使進南院判應天府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宋闕伯微子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佑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諱

論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諡文定方平慷慨有氣既告老論事益切富弼自毫移汝見方平曰人固難知意指安石也方平曰某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院自是未嘗與語也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字相皆以此術馭天下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三十九

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李生曰此說得好然須參考之陳同甫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
科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上疏論修心治國之要
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
在是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
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
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
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
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間在官彼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四一

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
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讀至曹
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
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
呂惠卿言先生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
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
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
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
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

目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
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王安用
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
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
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
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
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不
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可以其錢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四一

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
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帝是光欲用之乃
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
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
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遂求去帝曰王安石
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
董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
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是後非誠

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礬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贊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安石善之，乃欲用為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

儒臣傳

卷二六

四三

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拔焚拯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得疾，時青

苗免役將官之法，猶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諒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

儒臣傳

卷二六

四三

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光自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為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

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齎書與文彥博云。王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諫。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顯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住壽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相。不然。既久亦入其說。而光尤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四四

光薨年六十八。李生曰。善哉。畢竹游之納忠於司馬也。唐肅宗之語。房琯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遂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以此謂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

麗水之金。崑山之瑩。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於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壺。不知凡幾也。所乎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且大學之教。明言生財有大道矣。又言生之衆而為之疾。不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卑綿之衣。惜露臺之費。而後可以有天下。而為天子也。夫漢文之恭儉。固有道之令主。然古今有天下者。亦何必皆如漢文而後可。若必皆孝文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者。反不如千金之匹夫矣。人亦何憚而不為匹夫。何美而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四五

必為天子也。邪。固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領。而遏神宗大有為之願也。明道所謂當兩分其過者。誠然哉。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為公輔。登進士第。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神宗時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

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人之所謂賢者，今皆以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出知潁州。哲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

儒臣傳

卷二六

吳

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獨當國。先時制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以故科舉益敝。公著乃令禁主司出題不得用老莊經義，參用古今諸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

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薨，年七十二。諡正獻。公著平章軍國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堪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者也。

○呂大防

呂大防，京兆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大防行

儒臣傳

卷二六

四二

近境得二泉，欲導之入縣，而地勢高，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英宗卽位，遷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待遇之禮，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恐有後悔。大防言：夏人無能爲，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之故，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昔太祖用姚

內。其。量。逾。海。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信。以。二。州。之。左。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三。年。呂。公。著。告。老。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適。英。御。書。解。釋。上。之。又。庶。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大。防。朴。厚。眷。直。不。植。黨。與。范。純。仁。並。位。凡。八。年。宣。仁。后。崩。為。山。陵。使。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墮。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四六

司南京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為誣詆徙安州時章惇復相矣大防有兄大忠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可為朕寄聲問之犬防朴直為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章惇必欲殺我吾不復南矣居於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歿年七十一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鍾自少持重過市不左右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

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第大臨同居相切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薛奎守蜀見而愛之館於府舍及還朝載以俱或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

儒臣傳 卷二十六 四九

過三人則首禮部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得直上列吳育歐陽修皆然鎮獨不調新安主簿為東監直講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超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又言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王民樞密王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汚人以帷簿不明事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

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
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恬大音
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
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韙之時帝未有繼嗣嘉祐
初帝暴得疾鎮拜疏請拔近屬之尤賢者置之左右
以繫億兆人心不報復累上章亦不報執政諭之曰
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乎鎮凡見上面陳者三鎮泣
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章
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

信臣傳

卷二六

五十

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
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真感帝意至
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
因裕享獻賦以諷英宗立遷翰林學士明年出知陳
州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
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
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
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時韓琦極論新法之害李常
亦乞罷青苗錢有詔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

初及鎮舉蘇軾爲諫官而御史譙景溫奏罷之舉孔
文仲制科又以文仲前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宅
鎮於是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言青苗
不見聽一空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空去李定
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
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
諫院爲之罷胡宗愈主詔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
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疏五
上不報又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

信臣傳

卷二六

五二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怒持其
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
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
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還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
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久之徙居許哲宗立用韓維薦起提
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從孫祖禹
勸止之鎮遂回辭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累封蜀郡

公鑑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
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魏年八十
一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
互為傳歿則作銘光生為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
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洞察其奸云
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
福乃易他銘鎮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
目曰此長嘯公也

○范祖禹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五十一

祖禹字淳甫生時母夢一偉人被金甲而入曰吾
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
育之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書成光薦
為秘書省正字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
以壻嫌辭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吳中
大水詔出米賑之諫官謂訴災不實乞加考驗祖禹
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開口
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
若稍施懲譴恐無復敢言者矣時禁中覓乳媪祖禹

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上進德愛身又
乞宣仁后保護上躬宣仁后面諭祖禹曰外間虛傳
不可信也祖禹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
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陛下寧受
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
太后崩中外洶洶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
乃奏曰先后有大功於社稷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恐
羣小怨恨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
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五十二

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眾言而退之豈
有憎惡於其間哉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
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祖禹
又言先后以大公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
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乃至遼主戒其臣勿生
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
人心可知章累上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
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蔡確連起大獄王
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俞允種

詩興西事兵民必傷皆不下二十萬以至吳居厚行
鹽治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
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蜀劉定
教保甲於河北民心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
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斥逐之人
窺伺事變妄意修改如得至左右必進言希圖復
用矣時紹述之論已與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
可用不從遂請外知陝州言者論其修實錄詆誣又
摭其諫禁中乳媪事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

儒臣傳

卷二十六

五十四

又竄化州卒年五十八祖禹在邈英嘗講尚書至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畱聽帝
首肯乃退蘇軾稱為講官第一進唐鑑十二卷唐鑑
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七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七

○行業儒臣

○鄒浩

鄒浩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為右正言章惇用事
威虐震赫浩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如
劉氏立浩言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
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初廢后
并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上于貴族今陛
下之廢孟氏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者望乞追停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冊禮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明日章惇
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為右正
言進中書舍人遷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言
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已焚之矣退以
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絨則不
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
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
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平徽宗詔暴其事遂奪官昭州五
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卒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

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元符中浩為諫官畫京師門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既而畫以病歸許聞浩諫立后事得罪出新州畫迎諸塗浩與語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歿矣豈獨嶺海之外能外人哉回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慰安其母選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

儒臣傳 卷二十七

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會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其略謂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能力言復后以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矣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

主選舉者以多為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必憂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

儒臣傳 卷二十七

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大臨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又字無已曾輩見其文奇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師道嘗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策罷之父乃召為秘書省正字初游京師傳堯俞欲識其面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

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于朝，師道答書曰：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敬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有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禮冒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終不往。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四

師道素惡趙挺之，適頰郊祀行禮，寒衣未裝，綿其妻就假挺之家，師道却去不服，遂因寒疾致歿。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捍吳門，與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時傅等偽詔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總管，浚知上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齎蠟書約

以兵來會，而命俊先分兵扼吳江，遂上疏請復。韓世忠舟師亦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於是世忠等以兵赴闕，傅正彥脫遁。帝復辟浚之力也。初，浚次秀州，忽有客夜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何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至者耳。浚下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五

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歿囚，狗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見帝曰：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帝乃以浚為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決策治兵，欲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承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後以人言疑之，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端告之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為客，未必可勝。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

矣如此一二年乃可圖也彬還曰浚浚不以爲然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且而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偃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進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聞與洋以固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劉玠吳玠郭浩亦力言未可浚皆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錡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已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六

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輿柴囊土籍渾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塵驚遁諸軍皆潰五路悉陷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有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浚乃斬哲以徇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又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夫敢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

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險堅壁固壘觀變而動庶幾可補前愆爾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故憾端聞浚將復用端玠乃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王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浚遂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乃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七

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燻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歿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歿非其罪莫不痛惜之帝乃詔浚赴行在以本宮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舉引金人入攻趙鼎又薦浚乃復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

一以身任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之叛也浚不以爲然及德視事教場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曠勇竟不出一語慰撫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亦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八

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鄺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會社復密奏罷瓊兵柄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呂祉被害浚乃引咎求去落職居永州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疏上秦檜大怒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會檜歿乃免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米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孝宗卽位召浚入見除樞

藏書 儒臣傳卷二十七

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特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今惟當固守要害以爲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廷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綱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李椿以書道浚曰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九

復讐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乎武彘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表請帝卽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

二九五

都督為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浩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能以鉏耨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為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彼豈畏是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十一

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凡五日。浩又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警。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

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為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上疏待罪。孝宗賜浚書曰。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十一

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勿介意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乃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諡忠獻。

○張栻

栻字敬夫。浚之子。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藉開府。

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宰相虞允文亦以栻數遣人致慰，勲栻皆不答。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栻還朝未暮歲而召對者六七，栻可謂知遇矣。俄而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栻，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栻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十二

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相率遁去，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至是捕得數人，皆斬之，仍有胡奴在其中，栻命縛以歸之。卒時年四十八，其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此尤其平生得意之論也。李生曰：嗟乎！世豈嘗有無所爲而爲之事哉！直欺我矣。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淳熙元年，調興國軍教授。淳

熙二年，湖南有寇將及郡境，衆請於郡乞以九齡主之。或者不可，九齡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舜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若夫衛靈公無道，既見夫子，不知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耳。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苗壯長未嘗廢也。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夫子將遂言之乎？」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是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鵞湖。四年到任興國，地瀕大江，民寒嗇，九齡端架，獲勸，綏引翼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十三

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下艱去矣。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以疾終，年四十九。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允文相繼爲相，亦交薦萬里于朝，乃召爲國子博士。遷太常丞，東宮講官，闕帝親擢爲侍讀，遷秘書少監。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

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紹熙元年出知贛州不赴乞祠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里故學者稱為誠齋先生

○趙汝愚○附韓侂胄

趙汝愚宗室子也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光宗

名臣傳

卷二十七

十四

朝遷知樞密院事孝宗不豫光宗御後殿丞相留正率同列入請詣重華宮侍疾不報孝宗崩車駕不至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係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玘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

穆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其當任之彥逾馳音郭杲曰近日外議瀕洞太尉知否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從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玘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俊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一五

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而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叅政陳騏及余端禮使郭杲及部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臣使其姻黨官贊舍人傅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即位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詰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棄

國之罰汝愚不聽加郭杲節度使侂胄防禦使侂胄
大失望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
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朱
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
皆不聽侂胄自以功定其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
居中用事朱熹又以此為言一日熹講畢因
奏疏極詆侂胄奸邪疏八條出內批除熹宮觀趙彥
逾亦以功大其汝愚引與曰列而除四川制置乃與
侂胄合謀盡逐官時有名之士皆指為汝愚之黨而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十六

誣汝愚以宗臣謀危社稷
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
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
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亦伏
管侂胄忌汝愚益深不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道
屈幾唐戮李林甫事亦欲
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恬然
所遂遂服藥而卒天下聞
而寃之侂胄誅始盡復元

官賜諡忠定

韓侂胄琦曾孫也侂胄雖恨汝愚然以傳道詔旨故
浸見親幸得時時乘間竊威福朱熹入侍講白奏其
姦侂胄怒熹使優人裁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雪
川劉攽者與侂胄同知閣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
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
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悟即以內批除
所知為監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而用劉三傑代吳
獵為監察御史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矣然侂胄欲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一七

逐汝愚而無其名於是文謀之京鏗鏗曰彼宗姓誣
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因此罷相而侂胄始拜節度
使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淳熙八年以王淮為右
丞相淮問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木因
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與淮淮即以朱熹提舉浙
東常平茶鹽下熹社倉法于諸路及後朱熹行部至
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
淮同里且端有親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
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

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之故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立信用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邪十五年王淮罷淮為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為道學之禁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為江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十八

西提刑入奏事時幸臣會觀已歿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遂除熹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先日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栗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以為浮誕宗主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職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各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帝謂栗言過當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

乃教以盡目之為偽學云慶元二年端明殿學士葉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王之柄鼓動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

儒臣傳

卷二十七

十九

以熹為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謂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熹十罪詔熹落職名罷祠竄蔡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宰臣譏深南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甚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其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

心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王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京鏗死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胄以為不弛黨禁後必不免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寢解三年侂胄拜太師侂胄既據勢遂次立世功名以自固而恢復之議興矣朝廷後不得已斬侂胄因其首以遺金人是時金已衰廢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謂曰歲幣頓增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三

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賈尚書屈膝執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嗅共為傳笑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小可若皆日之為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醜勞瘁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助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則侂胄已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功為重一毫已

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為宗臣爾為外戚可歎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歎縱日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于其間哉夫趙為丞相朱為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為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廷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日盡瞎亦必以我為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為黨不立異不為偽必不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三

信也夫我以彼為小人彼亦必以我為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為偽字我既以為不是則我以彼為小人彼又安肯是我既彼此不相為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為偽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為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昇為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為人

臣子者觸目激衷哀號痛恨不在其昇一堅子明
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
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
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為言是為
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為內侍一
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
正心誠意為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
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已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偽
學之禁有以也

備臣傳 卷二十七

三

○陳俊卿

陳俊卿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金王亮
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質因之遂有膠西之
捷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以俊卿
沈靖有謀使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
事俊卿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不決危
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
師曰收則璘得乘勝以定關中矣會和議方堅詔璘
班師俊卿遂還乾道八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

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拜同知樞密院事授尚書右僕

射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宰相五年召為
樞密使至則以為右相而自為左相俊卿以兩淮備
禦未設請於楊和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取一
以為義兵授之弓弩農隙則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
之沿江州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
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頽頽之患詔即行之而竟為眾
論所持尋亦去位不及成也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
薨年七十四

備臣傳 卷二十七

三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嘉
定四年進禮部郎六年遷起居舍人十四年上疏言
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
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
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
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
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又繼以封駁
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

英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遂力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遷知泉州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冠位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其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言虛心開聽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給事中王紫及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乃落職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四

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彌遠卒上親政聞金滅京師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矣德秀乃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器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具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人見以大學衍義進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德秀長身廣額容顏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臣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

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雅出關曰真直院至矣填塞聚視者不置時相益忌以故輒擯不用端平元年上既親政赫然獨斷鄭清之又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皆相繼為相惟與之終始辭不至故時號為小元祐焉然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又大潰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杜範攻清之誤國謂三倉贖尤甚于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者權臣玩弄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也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悞代為庸醫受責然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五

既有一藥之悞矣藥其可以悞下乎况垂命之人哉宋至是蓋奄奄垂命之人也哀哉

○廉希憲 此人六用得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為皇弟時帝憲年十九得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曰廉孟子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已未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宥官購遺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示以

計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
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今先皇奄
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
然之乃卽位分漢地爲十道併京兆四川爲一而以
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驛入京
兆密謀爲變時有斷事官閔國出遣使來告渾都海
反云已遣人至成都及青居說谷里乞台等各以兵
來援又與蒙古軍奧魯官等合謀使盡起新軍又約
太平霍魯海等俱發希憲得報遂遣萬戶劉黑馬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三

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悉獲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總
帥汪惟正誅乞台時剛出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秦
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去符上旨爲辭希憲卽解所
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成事制符
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
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巫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
諸軍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
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
有詔赦至希憲命絃太丞等於獄尸於道乃出迎詔

而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
罪世祖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事時西川
將紐鄰奧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
五千餘人于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
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來保無他慮但今衆志未
一彼軍或見其將校執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外
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諷八春上策也初八春
旣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
鄰奧魯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三

與俱西渾都海聞之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適阿
藍荅兒復自和穆驍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
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渾都海阿藍荅兒合
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
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
等合兵復戰旣陣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
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
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
得二叛首梟之于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

男子也時希憲年三十矣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
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赦軍吏禁止俘掠違
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
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
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
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覲於是人人感悅乃詔希憲
還京進中書平章政事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惜帝
曰卿昔事王府多所容文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
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二六

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
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十二年右丞阿
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府鎮之
帝使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
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
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
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乎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
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
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

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
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
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十七年有大星
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又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
五十李生曰是足爲經國之臣矣

○姚樞 用得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
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棗陽或木解欲盡阮士
人樞力與辨得脫故者數千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二六

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
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
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召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是北方
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
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
治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矣忽必烈遣使召之樞因
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
有之則天子何爲後有間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則
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

因夜宴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為之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專教民耕植五年或讒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遣答兒行省事于京兆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父居謀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三十一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宋亡集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為友娶楊氏乃國子祭酒文仲之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文仲為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楊氏為集口授論語孟于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始就外傳得刻本則集以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

氏在室盡通其說故集與弟縉皆受業內廷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仁宗即位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言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當者取之不必立定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三十一

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者不一事

遂寢然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
已知集名卽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
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
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至正八年病卒年七十七集
嘗闢書舍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
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
尤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
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
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三十一

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
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
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
還復初宐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
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
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爲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
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今爲我飲此
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誠如
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不

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旣成
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李爲我治
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
餘字乎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
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儒臣傳

卷二十七

三十一

藏書儒臣傳目錄卷二十八之三十一

○詞學儒臣



賈誼

賈山

○枚乘枚臯

鄒陽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儒臣傳 目錄二十八之三十一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司馬相如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 別見

張衡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禰衡

曹子建

○王仲宣等

張華

儒臣傳 目錄二十八之三十一

陸機

左思

謝靈運

○顏延之 ○附劉穆之

○鮑照謝朓

沈約

陳子昂

○許敬宗 ○附李義甫

張說

蘇頌

張九齡

○李白

杜甫

王維

韋應物

○附李揆

白居易

韓愈

柳宗元

儒臣傳

目錄二十八之三十一

王禹偁丁謂

歐陽修

王安石

蘇洵

蘇軾蘇轍

○附張耒

曾鞏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八

○詞學儒臣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吳公為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誼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文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

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乃草

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

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

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

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

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乃為賦以弔

屈原。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其舍。誼自傷，又作服

賦以自廣又歲餘文帝思諛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志說者此諛具道所以
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諛為梁懷王勝太傅懷王
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諛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
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
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諛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
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亡子諛自傷為傅無
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歿年三十三矣孝武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二

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諛所上治安策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
至言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
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狼大故地之
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

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
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
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其言不敢自盡又况於縱
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
舜之智孟章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
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
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
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
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三

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
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
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
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
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
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
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
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亾也今陛下念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四

六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之於君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言故其後復禁鑄錢云

○枚乘枚舉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五

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二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餘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

難以復出其出不出。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為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儒巨傳

卷二十八

六

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六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凡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錫。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纍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踞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

儒巨傳

卷二十八

七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胡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

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
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
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
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
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尚得十牛不然漢口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
吳之饑道梁王笏車騎習戰積粟固守以備滎陽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八

待吳之饑大王雖欲以都亦待已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流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六王已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
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
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
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
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
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

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次詔問乘子無
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
臯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
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
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臯亡至
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召
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爲郎
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
故得嫖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九

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臯
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
終臯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巡狩封
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宮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楚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
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
乃能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嫚東方朔
又自詆嫚其文醜鄙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諷笑不

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鄒陽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十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以去二國。歟。兩君者。行

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也。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疑。自疑於天下之人也。是以申徒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十一

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秦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言曰。哀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遂孔子宋聽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

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十一

車裂之越用六天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憚於陵仲子舜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莫之寤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

谷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有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鈞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竊發周文王獵涇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十三

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讎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槽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虛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於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是時朝廷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奏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十四

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乃遣助以節發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已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既還上大說因問助居鄉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十五

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之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上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

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聽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

信臣傳

卷二十八

十六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句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買臣坐事免復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悉靡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

儒臣傳

卷二十八

十七

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

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
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反之後遂告湯
陰事湯有罪自殺上亦誅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
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
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後東都盜賊起拜為東
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七

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
知略輻奏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
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徵入為光祿大夫侍
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
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
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使上下共譏壽王對
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

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
海內抗傲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
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飭所以相賊害之具
不可勝數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
公有司或由窳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
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
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九

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
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
之罪必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
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
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
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
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
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

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歎壽王對曰
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
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滂泉無所不
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
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
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
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
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
是日賜壽王黃金一斤後坐事誅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三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從橫術晚乃學易春
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
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
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
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
律令一事諫伏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
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謂者中郎
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
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蠹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
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
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三

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
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
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
說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
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危日久矣且
大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吾故
倒行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
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
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二

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後朱賈臣難誅
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
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
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
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
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
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五

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
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
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
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
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歿無一
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
長者也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主父知絕貧時賓客而不
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徐樂嚴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為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
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
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
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
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
為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秦楚齊趙之兵是也
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三

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
地而身為會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
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
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
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
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
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
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
數循理而觀之空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
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
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
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可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
若也金石絲竹之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
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
成康

信臣傳

卷二十八

三四

嚴安者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
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
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其辭亦美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
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
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
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
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

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
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
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
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安因
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管丘
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鵠還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
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
斯拱而埃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三五

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
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
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
法不能誦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
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
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已之空者今天下爲一萬
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
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爲利害而

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矣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于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者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以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誣乃服罪當矣初軍從濟南當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三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葉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

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繻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軍於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儒臣傳 卷二十八 三

儒臣傳 卷二十八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九

○詞學儒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擊劍名大子及長文翁遣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曰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有重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

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

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為郎相如為郎數歲會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歎白以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方知女有眼睛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因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麗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

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久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四

李生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為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為者雖工而其志不樂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為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於楊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

心其陪列。賈賈者衣冠濟楚。一何偉也。空自見。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亮。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半筭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皇。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予是以感慨而私論之。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五

未敢以語人也。

○伍被

伍被楚人也。以才學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而被為冠首。淮南怨望厲王。死時時蓄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被曰：將軍上破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

毋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寡人乎。被曰。小臣將

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六

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卒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

之紀為天下戮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
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次者一言耳且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
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
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
以為十八九成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
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

儒臣傳

卷三九

七

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
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
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
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
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
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
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
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
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
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
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
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
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而動
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
成帝王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儒臣傳

卷三九

八

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
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
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
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
過矣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
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
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
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
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於東宮也。被囚流涕而起。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九

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

器羹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平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罟。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擘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

儒臣傳

卷二十九

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駑駘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龔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鬻于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允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蚿蟬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

備臣傳

卷二十九

十一

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遮鍾逢門子轡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勳德與和氣游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億

仰誠信若彭祖响嗟呼吸如喬松矜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舜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虛說耳目舜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

備臣傳

卷二十九

十二

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歿上閔惜之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儵等並進對獻賦頌上復與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

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翻
行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
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
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
更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
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滅死
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
渠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
諸更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十三

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
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於左右四
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
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
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
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
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
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
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
更生繫獄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
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
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
更生懼其傾危乃上封事其略曰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
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十四

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
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
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
飭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
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恭顯見其書愈與
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
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瘡乃
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愧里令後二歲餘孝宣廟闕

災其聯日有餘之於是上召諸節言曰在堪估行
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
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亦會堪疾瘖
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
乃著疾譏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輿古事悼已
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
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
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十五

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
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
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
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
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
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精忠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久之管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

上疏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
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
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井處文武周
公葬於畢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毋於
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
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
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
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十六

墳掩坎其高可隱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
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
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
薄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
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
御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
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
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燬

其宮室管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
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滅，標自古至今，葬未有
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
之禍，以死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
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
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向又睹俗彌奢淫而
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
婦，與國顯家可法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
傳記行，享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時時上疏言得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十七

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
嗟。人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
陳。自謀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
危。劉氏今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
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輒加優
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
見，向歎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
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
士。向於經術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三元

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
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
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
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居列大
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
氏篡漢。李生曰：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
春秋之後為戰國，既為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
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
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十八

霸何以獨盛於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
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
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
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
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為家督，遂起而身父母
之任焉。是以名為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
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重
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
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

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虫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為五霸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為者焉晉氏為三呂氏為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為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空其見曰已左矣彼能及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言國變則有是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於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三則亦不知六經為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言也真吳亦魯衛之人矣

卷二十九 十九

○崔駰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祖篆王莽時為郎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得幸於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

需臣傳 卷二十九 十九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固爭篆曰知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時人譏其太玄靜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元和中肅宗始修

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謂其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駟，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欲見之，憲以爲不宜，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側，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

諫，憲不能容，因出駟爲長岑，長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達善待之，瑗因畱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

以廢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共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而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而禪未敢決，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閭顯兄弟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子寔字子真，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

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天下所不理者，嘗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訖，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僞巧，以故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

補袂决壞杖柱邪頊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荷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如能取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三

故度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者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炭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

可復理亂秦之緒于威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能經烏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拮据轉輒以救之豈暇嗚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四

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方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持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

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虛不敢犯建寧中病卒心
祿勲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漆葬具大塢
臚表隗樹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
靈帝時用鴻都門榜賣官爵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
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
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
畢會帝顧謂侍者曰憚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
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
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今登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二十五

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烈怒舉杖擊之烈亦有文才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
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
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
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
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
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重

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
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
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
千家袁山松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
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
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
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枹朴子曰時人疑蔡
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
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也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二十六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
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
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
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
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
曰潜夫論其指訐時短計論物情以觀見當時其五
篇云符之論曰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
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以牧天之所愛焉可以

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
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
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入專杖殺伐白起蒙恬
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主以為忠天以為盜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
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
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肯親捐舊
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溥知友而厚犬馬寧見
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

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諂諛於道前人以敗
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
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
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
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
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
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墜而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若禁忌少而門樞朽也
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
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皇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
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美豈
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然衰
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
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
廣士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法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

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
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且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
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進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
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三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
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
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才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
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具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
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雪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
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

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
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
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
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
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在曲蓋有故焉夫理直
則特正而不撓事曲則詔意以行昧不撓故無恩於
吏行昧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
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二十九

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
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
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中乎事有反覆郡亦
坐之郡以其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
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冝理故乃遠詣公府公
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凡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
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
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
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

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為國者
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
而國可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
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
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
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
闕廷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
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宄
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二十九

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
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以養姦活罪放縱
天賊也夫性惡之民雖得宥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
且脫重桎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
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
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後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表紹甥也素貴有名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

儒門傳

卷二十九

三十一

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幹卒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嘗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踏畦苑遊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志其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麟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

儒門傳

卷二十九

三十一

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沉壑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葉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楫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

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東游繆襲，常無統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簡撮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訶，幸我之不成。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十三

而以奮其前志，詎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亾也，乃奔其私嗜，聘其邪欲，君臣宣淫，上

下同惡目，極角觝之戲，耳窮鄙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澶漫彌流，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十四

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喜怒則人隨，其心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賞也。苟能運智詐，小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

放逸而赴東縛夫誰有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踞高天踞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自能崇色耳能辯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十五

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滅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五之

長才足以長一五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久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十六

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

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十七

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糞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

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歿於溝壑矣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十八

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焉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充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

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允虧缺怪
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
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
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
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
三公勲立於國家續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
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
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
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

儒臣傳

卷二十九

三十九

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
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
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
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芻其喉患者猶知難之况明詰君子哉况武奪三公
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
疎之執異也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空分
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
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

寺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
之為列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上使中常
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又特
詔問邕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每詔羣
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恬蕩莫肯盡心邕經學深
奧故特遣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
生疑諱具對經術以卓囊封上邕對其末曰臣以愚
意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
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四

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曲飾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洩中常侍程璜遂使人飛
章言邕私事下邕於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事奏
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
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璜
女夫也使客追刺邕客感其義莫肯為用球又賂其
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焉
在東觀時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
未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

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
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
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
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
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
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
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卑

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
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
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
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
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
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
正焉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

帝嘉其才高會大赦乃赦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
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邕
不谷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
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詭邕慮
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告其吳人曰吾嘗經
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之
果有異聲故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
邕取為笛奇聲獨絕是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
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為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卑

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異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
名曰焦尾琴焉邕初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
者比往而主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間者邕至門潛聽
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
人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者曰我向鼓絃見
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
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邕曰此足以當之矣
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
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詣府署祭酒甚見敬重

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然卓多自恨用邕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苦道遠難達且逃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工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為王臣所宐同忿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裨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四三

皆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其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恐大失人望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與兖州陳留之間聞者亦皆畫像而頌焉

○禰衡

禰衡字正平原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州乃陰懷一刺刺字漫滅竟無所之是時許都新建四方賢士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吾焉能從屠沽兒游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惟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友數稱述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四四

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操自稱狂病不可往而數有傲言操懷怒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本欲辱衡反為衡所辱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衡因許往融復見操說衡願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椀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

於是遣騎送去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
乃更相戒曰爾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
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衆問其故
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
嘗與諸文士共草奏並極才思衡見之開省未周因
毀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成文辭義兼美
表復大喜益重衡衡復侮慢表表恥之轉送江夏
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祖長子射爲
章陵太守與衡遊共讀蔡邕所作碑射愛其辭既還

儒臣傳

卷二十九

四五

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
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及射馳使寫碑還校如之以
是射益歎伏焉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
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
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慙訶之衡更
熟視曰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便欲加箠
衡大罵祖恚甚遂殺之射徒跣來救已不及矣死時
年二十六其文亦亡失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九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

○詞學儒臣

○曹子建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
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爲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
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
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飭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
聲而對故操特見寵愛後征孫權使留守鄴戒之曰
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

儒臣傳

卷三十

乙

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而丁儀丁
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欲以爲太子二十四
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
軍欲遣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乃悔而罷之不慕位
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并就國時法制待
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犬
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
三徙都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王粲○并建安諸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者貴重朝廷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邕倒屣出迎粲年幼容狀短小既至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勸表子琮歸曹操辟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操遣酒漢濱粲奉觴而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杖大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

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而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用其豪傑及平江漢引其賢僑置之列位海內回心望風願治三王之舉也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善屬文

舉筆便成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思亦不常加也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與丕植友善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內向欲以劫太后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

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遠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為亂首矣進不納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紹使為檄以侮操表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也使與瑒並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瑒所作琳作諸書及檄草成主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

起曰此愈我病。又嘗使職作書與韓遂時操近出。隨從因於馬上呈草操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從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瑒各被辟用瑀以十七年卒。祭以二十一年從征吳道病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觀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及典論論文可見矣。穎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又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客荊州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遣詣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未與談時天暑植呼常從取水澡訖傳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

儒臣傳 卷三十 四

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於是乃着衣憤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之優劣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所宜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侂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焉。陳留路粹十九年轉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遠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

藏書 儒臣傳卷三〇

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余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贛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槓幹其為光澤亦可壯觀。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瑒弟瑒子貞亦以文章顯。

○張華

儒臣傳 卷三十 五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晉篡位拜黃門侍郎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吳滅封廣武縣侯華名重一世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而荀勗自以大族恃恩憎疾之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未幾朝議欲徵入相而馮統又害之故終武帝之世華只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華為太子太傅與王戎裴楷何矯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駿誅楚王

璽稱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
擾朝廷大恐華白帝曰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
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
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璋兵果敗璋誅華以功拜侍中
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即初趙王倫為鎮西將
軍撓亂關中氏羌反叛故以梁王彤代之倫既還詔
事賈后因求為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時華見
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舍
監省日數有妖怪少子趨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不

儒臣傳

卷三十

六

從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
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距之雅
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
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
頠俱被收夷三族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于窮
賤候門之士有一善便者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
籍嘗徙居載二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之
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惠帝中
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鳥毛也

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餽華鮓干時賓客滿坐華
器便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
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
殊常故以作鮓相獻耳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
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示雉側果有蛇蛇吳郡
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
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于是如其言果聲
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
以吳方強盛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豫章人

儒臣傳

卷三十

七

雷煥妙達緯象華要煥宿獨其登樓仰視煥曰斗牛
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
于天耳華曰在何所煥曰在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
令煥到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
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
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彩艷
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皆怪以為
神物也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
得兩送一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

當擊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必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士不如華陰士，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入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索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失劍。雷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儒臣傳

卷三十

八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父抗，卒機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機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乃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太康末，機與弟雲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付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

還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不從。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感全活之恩，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之。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于粹，機又不從。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屢譖害之。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及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遂大敗，死者如積。初，宦人

儒臣傳

卷三十

九

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超，機又不能。用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又爲書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機有異志，故穎發怒，使牽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帽，與秀相見，因與穎牋，極其悽慘，乃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二子蔚、

夏亦歿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云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之爲文當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以爲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弘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故因以爲氏焉父雍官至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

儒臣傳

卷三十

十

又學鼓琴瑟皆不成雍謂其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也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二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思自爲不謝班張而時未之重思聞安定皇甫謐有高譽乃造而示之謐大稱善遂爲之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等經學名公咸共稱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有作與弟雲撫掌笑曰此間

有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也及賦成機歎服自以爲不能加焉齊王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謝靈運

靈運玄之孫也靈運與顏延之皆爲江左第一議者謂靈運縱橫俊發過延之而深密不如誠然乎否靈運以見愛從叔謝琨襲封康樂公性豪侈好鮮麗車服衣物多改舊制宋受命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好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

儒臣傳

卷三十

十一

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在郡一周稱疾去以父祖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乃移籍會稽修理舊業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爲娛每有詩一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及徐羨之等誅乃徵爲秘書監令撰晉書未就遷侍中靈運工書作文竟便自寫故文帝稱爲二寶每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不踰而並見任遇于是稱疾不朝穿池種竹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

傷之但諷旨令自解靈運乃表陳疾得假即東而游
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傳隆奏黜時元嘉
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其爲山
澤之游惠連有奇才不爲其父方明所知靈運初去
永嘉還始寧方明時爲會稽靈運造方明見惠連又
見何長瑜在惠連所乃語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
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尊長飴以下客之
食既不能禮賢宐以長瑜還我便共載去既因祖父
之資生業厚甚奴僮衆多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

儒臣傳

卷三

十三

功役無已每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履上山則
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一口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
直至臨海太守王琇大驚以爲山賊也會稽太守孟
顛素爲靈運所輕嘗語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
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之會稽
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顛
言此湖近郭水物所出百姓惜之既不得回踵復求
始寧休嶁顛又執不與而奏言靈運有異志靈運乃
馳詣闕自陳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更以爲臨川內

史而靈運在郡游放不異永嘉又爲有司所糾文帝
乃遣收之于是靈運遂舉兵反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禽送廷尉廷尉
論斬帝愛其才降死徙廣州後獲同謀者乃詔于廣
州棄市臨刑歎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
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也年四十九

○顏延之○劉穆之附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
飲酒不護細行宋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時尚書令

儒臣傳

卷三

十三

傅亮自以文義爲一時之選而延之負其才不爲之
下甚疾之徐羨之等亦疑延之爲同異少帝即位遷
始安太守領軍謝晦謂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
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矣黃門郎殷景仁曰
人惡俊異世疵文雅無足怪也元嘉三年羨之等誅
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劉湛言
於彭城王義康復出爲永嘉太守延之乃作五君詠
以見志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
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蕩獨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不與五君之列湛及義康見
之大怒欲黜為遠郡于是延之屏居不豫人事者七
載文帝嘗召延之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
測得臣文奐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臣狂延之
曰其狂不可及也劉湛誅延之為御史中丞遷國子
祭酒延之性褊激兼有酒過既肆意直言無所回互
故論者謂為顏彪但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
酣醉郊原而已孝武登祚竣已貴重竣有所供皆不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四

受器服不改宅宇如常一日乘羸牛車逢竣鹵簿來
前延之急趨屏道側後見竣語曰平生不喜見貴人
今者不幸見汝矣見竣起宅則曰善為之無令後人
笑汝拙也有愛姬恃寵盪延之墜牀竣怒殺姬延之
大痛惜坐靈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姬排
屏風壓之懼而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二延之與謝靈
運俱以文采齊名而遲速不同文帝嘗各敕擬樂府
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嘗問鮑照以
已與靈運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

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大以為恨平生每
湯惠休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然是時
者皆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
北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劉穆之字道民劉裕克京城問河無忌曰急須一主
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矣時穆之聞京城
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嘿視不言
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囊為袂往見劉裕裕謂之曰
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五

貴府始建倉卒用人當無見踰者裕大笑即于坐受
署從平京邑獲大處分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
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是時晉綱寬弛威禁不
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
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
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楊州刺史王謐薨裕以
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楊州又
欲令裕于丹陽領州而以内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遺
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裕穆之密白裕曰晉朝夫

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統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皆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矣今朝議如此惟應云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懸論便覲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凡所聞見大小必白雖問

傳臣傳

卷三十

十六

里言諛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裕既不能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時朱齡石亦善尺牘嘗于裕坐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亦得八十函八年加穆之丹陽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裕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果有異謀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

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乃小阻穆之亦厚爲之備因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十二年裕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十三年卒年五十八裕在長安聞問驚慟

傳臣傳

卷三十

十七

及代晉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歿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梓野檳榔一斛遺之不必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樂府文帝選爲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

蓋其才後臨海王子頊鎮荊州以為前軍參軍時江
外諸王皆拒命子頊敗遂遇害

○謝朓

謝朓字玄暉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詞賦深被賞愛
為長史王秀之所疾出補宣城太守後遷主吏部郎
永元初江祐謀立始安王遙亮引以為黨不從收下
獄死年三十六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齊初為征虜記室奉侍文惠太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八

子叡親遇太子入居東宮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時
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與
焉初蕭衍將謀大事約叩其端而不荅他日又曰今
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今重兒牧豎悉知齊祚
將終識云行中水作天子何歷然也衍曰吾方思之
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
至京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萬一天子還都公
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復有人
更同公作賊耶約出行乃召范雲告之雲對與約同

衍曰智者乃爾暗合邪及衍代齊約為尚書僕射

監十二年病悸卒年七十三約孤貧少時于宗黨得
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約遂覆米而去性嗜學聚書
至二萬卷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于筆約兼而有
之然不能過也初梁廢齊和帝為巴陵王又欲以南
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
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領之乃遣鄭伯禽以醇
酒進王就摺殺焉至是約為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
巫視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伐
之事全不由已故武帝諡之曰隱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九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
富家子尚氣決弋博後入鄉校乃感悔始讀書文明
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官長安於是關中無歲
子昂盛言東都勝境可管山陵武后奇其才召見金
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垂拱初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
三事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兵

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
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
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
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
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其有司乃以楊名擅破回
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恐非羈戎之長策也且夷
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
又不當絕罪止楊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
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

儒臣傳

卷三十

二十

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子昂乃奏謂今百
度已備但刑急網密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
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
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遷
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
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聖曆初以父老表解
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納錢二十
萬緡簡簿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
曰天命不祐吾殆歟乎果歿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

得蹠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
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
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

○許敬宗○附李義府

敬宗杭州人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敬
宗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立門戶及駐
蹕山破賊帝命草詔馬前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詔令
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
多私所聘為有司所劾及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一

而敬宗獨宣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
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
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
太子賓客進中書令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
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後
東封次濮陽高宗問實德玄曰此謂帝丘何也德玄
未及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
王天下其后夏后相因之為寒泥所滅后緡方偃逃
出自實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

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帝曰書稱浮于濟潔今濟與潔斷不相屬對曰夏禹道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潔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沈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沈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洙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

儒臣傳 卷三十

三

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耀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自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者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歿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歿敬宗舞蹈求生世以為口實敬宗銜之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

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敬宗第舍皆借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為繼室子昂忝之敬宗怒奏斥昂領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彥伯訴于朝有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孝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乎豈不改彥伯昂子也頗能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敬宗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

儒臣傳 卷三十

三

如昂父彥伯累官太子舍人既與思古有憾每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讐爾彥伯慙而止李生曰世謂晉人多風致何曾日食萬錢風致尚矣曾嘗指諸孫曰爾輩必及于難懷惑二主首領不保何有千金谷園何有於石季倫潘安仁張茂先陸士衡諸名士等哉然則曾之智早矣予故稱之口智君而改謚曰明哲義府貞觀中對策中策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除舍人得侍太子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

來李焉。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為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有智。因與謀曰：武昭儀方有寵于上，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蓄而未發。君能建白立為后，轉禍為福。在此時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大悅，賜珠一斗，遂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遂相濟為姦。惡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偏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

信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四

而害物。號曰人貓。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後事聞，有詔鞫治。義府計窮，遂逼正義縊於獄中。未幾進中書令。後除名流雋州，憤恚死。子洽、洋流延州，津流振州，塔元貞亦流延州。三子及塔同日流竄，人以為誅四凶云。

○張說

張說，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說廷對，斥后旨，流欽州。睿宗即位，玄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

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玄宗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為宰相，說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至忠等已誅，乃召說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為澄、寒、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馬，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說，與姚崇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五

不合。又罷為相州刺史。徙岳州，說既失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為相，說因作五君詠，其一詠瓌也。候瓌忌日，使人獻頊頊覽詩，嗚咽。因見帝，稱說忠勳，不宜棄外。說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齋藁，即軍中論譔。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連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

更番上下後所謂曠騎者也既而代張嘉貞為中書
令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張說為修書使以
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
於國徒為糜費說曰自古帝王莫不崇宮室廣聲色
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
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
厥乘間入寇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
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
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六

比屢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
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
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即奏行之說有
材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多面折叱罵然朝
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既謫
岳州詩益悽惋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
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事
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太
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肖先舉

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蘇頌

蘇頌武功人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
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拜中書
舍人時頌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
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
所占授功狀百績輕重無差書吏白曰巧公徐之不
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
及詔以頌為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七

頌始時李父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號蘇
李今朕得頌及父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時詔
立靖陵碑命頌為之詞頌辭曰前世帝后未嘗志碑
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
矣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
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上前敷奏
璟或未及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頌更申執
故上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
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

卽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劔南諸州詔頽收劔南山澤鹽鐵自贍頽尚簡靜重興力役卽募戍人輸顧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使蜀者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頽不示舊州蠻首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謀將吏請討之頽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首院愧阻從封泰山詔頽朝覲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八

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故禮部尚書頽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友卽退朝以明君臣之誼帝曰朕意也卽日帳哭洛城南門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當翻蹀躞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頽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

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請領南一見厚遇之擢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息於專天不可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局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九

職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爾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劔中流契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說又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名爲秘書少監遷工部知制誥九齡數乞歸養不許上乃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旣又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

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林甫
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上欲以
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不可以賞功帝曰假
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
下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
客為尚書九齡曰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仙客
河湟一使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仙客實
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
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賞以金帛可也

儒臣傳

卷三十

三十

裂地則不安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
有門閥哉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九齡文
吏拘古義失大體上由是決用仙客九齡內懼恐遂
為林甫所中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
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又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上雖優荅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
而用仙客久之貶荊州長史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
八九齡體弱有醞籍故事公卿皆指笏于帶而後拜
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上每用

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上于秋節羣臣並獻寶鑑
九齡獨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
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告之曰廢
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之曰房幄中
安得有外言遽奏上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
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
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
輕進為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
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

儒臣傳

卷三十

三十一

驍勇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
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
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而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
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空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
卿勿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
其忠為泣下遣使祭韶州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
曲江公而不名也

○李白○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

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
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劍
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
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
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
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
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
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
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

儒臣傳

卷三十

三十一

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
鞵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
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
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
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
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
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
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
奇之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

好漢識好漢

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
兵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
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
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
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
傳正登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為民妻進止
仍有氣節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
傳正敗蔡立二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
窮失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為復其夫徭役傳

儒臣傳

卷三十

三十一

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
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
發不中則當摧摧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
而復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縻鎖因肆性情大放
于宇下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
為人任事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
河之卷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
不知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太白
乎何者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

文宗時詔以引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
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
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
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
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
畫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
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
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
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儒臣傳

卷三十

三十四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
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
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
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
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
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是亦摧撞息機者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一

○詞學儒臣

○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善
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
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
制集賢院改右衛率府置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
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
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也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乙

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成溝壑伏惟
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
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
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
亂天子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百鄜州羸服奔行
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
宰相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
罷相甫上疏言罪細不空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
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

宰相子少自補立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
於色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瑄愛人
情一至玷汗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
此等心腸豈容世哉細錄大所以冒歿稱述涉所許激違忤聖心耳後從
帝還京師乃出為華州司馬參軍時關輔饑甫棄官
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
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王嘗嚴武節度東西川甫
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嘗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一

醉登武牀睜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
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
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
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昔卒甫少與李
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
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
焰萬丈長元稹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
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廢歌相
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

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
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
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
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
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
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
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
鞍馬間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
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

本土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
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
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
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
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為
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
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
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間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
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

顏謙之孤高雜徐使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與乎

○王維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進士右拾遺遷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四

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為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聞之賦詩悼痛聞于行在賊平下獄弟縉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時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維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畫寧薛諸王咸以師禮待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

第三疊取初拍也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日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乃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焉贊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縉乃哀集數十百篇上之維畫不下吳道元閻立本善畫取人以畫師名已維乃為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亦不以畫師稱之

○韋應物 ○附李揆

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為滁州刺史貞元初復出刺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五

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工為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故其詩清深間淡而詞格不減沈謙云李揆成紀人家于鄭州代為冠族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圃亦不能搗詞請于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年少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六

者揆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月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未冠謁顧况况吳人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左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

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後對殿論執強鯁帝未諭軌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宰相嫌其出位出爲蘇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久之徙忠州刺史入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七

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譏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居易持節宣諭布遣五百緜詔使受之辭曰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贖則賊未殄布贊場矣時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補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唐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乃移病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卽拜河南尹

復以賓客分司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居易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相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泉吉收鄭據劉貞盧貞張渾狄兼謨盧真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詩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偽者相輒能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八

辯之初與元稹誦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百試不差

○韓愈○附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義李翱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

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奏言淮西可滅然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明愈惡之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九

言許謬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湜忌愈只移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時有直講能說禮而容貌甚陋學官多擯之不肖與其食愈一日特呼直講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矣愈因奏以儒生為學官日與生徒會講于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

殺田弘正而立王廷奏詔愈宜撫既行衆皆危之
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宐無必入愈
至廷奏嚴兵逐之既坐廷奏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
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
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
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
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
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一

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奏慮衆變
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奏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
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歛圍之向
也廷奏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
圍出廷奏不追愈歸奏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
史舊管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
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
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愈卒

年五十七愈嘗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
經詰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爲文務反
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
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
汗瀾卓踔齋法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
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
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頽風時人始而
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翱書曰愈
所爲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一

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
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
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
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
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
分矣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
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
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
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

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宐。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性介少合，愈一見與為忘形交。年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木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一

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郊水陸轉運判官，及鎮興元，又奏為參謀，卒，張籍諡曰貞曜先生。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愈薦為國子，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

斗酒飲醉，援筆立就，賦以車馬繪絲甚厚，湜大怒，自吾為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詎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流血。

盧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遊東都時，洛陽令禁僧，急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去浮屠，舉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三

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諍詰之久，乃得釋。

劉又少為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步，歸愈，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為獨拜，嘗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後去齊魯，不知所終。

李翱字習之，唐宗室也，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館

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論議以為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只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則足以為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為忠烈矣卓吾曰此千載不刊之言也

○柳宗元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四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宗元少聰警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章執諛用事尤奇特宗元轉尚書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而叔文敗矣宗元因貶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量移柳州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制書下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吳方便為永訣即草章奏請以柳

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宗元既居柳州江嶺間為進士者皆師之故時號為柳柳州云卒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于京師時人觀之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愈言為然李生曰柳宗元文章識見議論不與唐人班行者封建論卓且絕矣其為叔文等所奇待也空

○王禹偁○附丁謂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五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舉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權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後拜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以請論妖尼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四年召拜左正言禹偁屢獻計李繼遷策以為繼遷可不勞力而誅其後潘羅支射歛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坐謗訕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草李繼遷制詞繼遷送馬五十

匹馬備卻之及知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之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構之又出知黃州禹偁乃作三黜賦以見志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略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今三十年矣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六

城蕩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亦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盜賊竊發何以枝梧蓋太宗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何哉疏奏上惜其才命徙蘄州禹偁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果至州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偁詞學敏贍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其為文著書

多涉規諷以是不容孫何丁謂皆游其門

丁謂蘇州人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為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故世謂之孫丁登進士遷三司判官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為賊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曰有詔赦爾等不殺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饋以粟萬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此若積聚亦自給謂復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七

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綿帛歲歲收市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真宗幸澶淵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歿罪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謂即上會計錄以侈上心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謂即以經費有餘對於是帝欲營玉清昭應宮以奉上帝謂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以奉上

帝祈皇嗣羣臣敢有諫沮者願以臣此意諭之於是
王曰果有密疏諫止帝帝乃以謂語告旦曰始不敢
言乃以謂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時寇準為
相惡謂謂媒孽準過罷準相而謂同平章事謂欲引
林特為樞密副使兼賓客李迪執不可因斥謂奸邪
不法事二人爭論帝前即日罷謂知河南而出迪知
鄆州明日謂入謝訴曰臣非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
願復雷因賜坐左右欲設壇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
乃更以机謂即入中書視事而李迪獨罷相仁宗即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八

位寇準李迪再貶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
議太后與帝五日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
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
士草制辭而令俱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任
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一時允恭方
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帝遣
王曾覆視允恭以罪誅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言
覽畢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

之而人人釋然亦其才難也善談論善詩圖畫
奕音律無不洞曉既在貶所專事釋典及著詩作文
家寓洛陽因為書自責叙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
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其家戒使者伺守會眾時
達之既達書守不敢隱即以聞帝見之為感惻乃得
徙雷州在朱崖日作為一字題寄歸又作天香傳叙
江南諸香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光州居住流
落貶竄共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亦服其量也未
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九

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為異人焉

○歐陽修○附梅堯臣 蔣之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
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
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
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
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
韓愈遺藁於廢書簾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試遷館
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

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訕仲淹，故為書責之。因是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已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為黨人。自是朋黨論起，修又為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

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頴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偽為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譖修，欲逐出修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

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賢者聚謀修馬前，街邏不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府事，有以拯為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及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衣服記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其降三年為期，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一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御史呂誨等共譏修，以故皆被逐。熙寧初，改知青州。三年判太原府，雖求知蔡州，從之。四年，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頴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頴。其在滁也，作亭琅邪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為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頴

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効。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為良吏矣。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被召譔唐書。又自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為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五

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譔。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為日久。豈何揜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為詩。用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修與為詩友。

蔣之奇。宜興人。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初之奇黜制科。明修盛言

滯議之善。修因薦為御史之奇。懼不為眾所容。及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陰事之奇。因以効修。蓋欲自脫。附修之名也。神宗批付中書問狀。修與吳育皆上章自辯。以吳氏育女故。神宗知之。語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甚不可長。乃貶之。奇監道州酒稅。修亦堅求退出。知亳州。故修譏上表云。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王安石○附呂惠卿章惇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三

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

石屢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在頴邸韓維為記室每進講則曰此非維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二年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五

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

得以便安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催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外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五

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墾悉務興復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為巽謝令呂惠卿論旨安石乃不去于是御史劉述錢顛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皆以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二疏言青苗

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言事，太宗令諫官隨之。相入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恐，批付中書，令省事。安石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六

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鯨。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獄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籍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雱爲人，慄悍陰刻，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中

允崇政殿說書。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請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自禮部侍郎超。」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七

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及雱憤恚，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荊元祐中卒年六十八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以是知其好改作也

呂惠卿晉江人起家進士初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熙寧初安石為政對上言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無有難前世儒者亦未易及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惠卿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與之謀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司馬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六

光言於上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安石賢而復不開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奸邪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責公自售矣安石不悅薦惠卿為參知政事後安石既罷相韓絳度不能制請上復用安石安石子雱于惠卿有深憾諷中丞鄧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往來共為奸利事置獄鞫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

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君濟遂決配安石初不知也惠卿以狀聞并訟安石盡棄所學罔上要君而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問雱憤恚疽發背死久之徙惠卿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以蕃兵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出戰惠卿始合為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鋒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來上會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日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九

而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乃還哲宗即位惠卿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奸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狼傲誕於吏事空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株連蔓引塗污公卿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及勢力相軋即化為敵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豕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

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置於
四裔以禦魍魎。中丞劉摯亦數其五罪，乃貶惠卿為
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嘗
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知
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
甫未識其面，明且西出，必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旦了
無所聞，詢之則已過去久矣。頤歎曰：從者數百人，馬
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眾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
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
近。欲虜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
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惠卿後以築威戎
威羌城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因曾布有
宿憾，徙為杭州。崇寧五年，坐其子淵罪，安置宓州。為
醴泉觀使，致仕卒。始安石去位，退處金陵，往往寫福
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李生曰：惠卿美才
王雱百計害之，惠卿以為皆安石所為也，發其私書，
小人報復常態爾。况愛生惡死，人情之常，急功名罪

禍敗畏譏毀，不獨惠卿然也。蘇子由之疏，過矣。
章惇浦城人，惇，豪雋，進士，登名，耻出姪衡下，委敕而
去，再舉甲科，調商洛令。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
用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
出知湖州。元豐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
密院事，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
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若役法當議論
盡善，然後行之，不妄遽改，以貽後悔。允議既行，惇憤
志爭辯，廉前宣仁后怒，劉摯蘇轍朱光庭王巖叟交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章摯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
政，用楊畏疏，欲復熙寧元豐之政，首起惇為尚書左
僕射。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元祐所革一切復之，
引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
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歿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
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斷
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
諫禁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及梁燾。
王巖叟等初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

恕等謀結內侍郝隨為助謀孽宣仁嘗欲危帝之
既貶王珪又誣司馬光呂大防等結宣仁閣內侍陳
衍謀廢立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使蔡
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
士良等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
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
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
於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然而自
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泣謂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
此亦何有於我太妃等亦泣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
焚之郝隨規知之密語惇下明日惇下再且狀堅請
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
事得寢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
人哲宗問許將對曰本朝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
殺戮大臣也哲宗然之謂惇下曰朕遵祖宗遺制未
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
四謫徙天下寃之惇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迎

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捕逮宦者宮妾榜捕備
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董敦逸覆錄
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
疑未下郝隨等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
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帝久亦悔之曰章惇悞我
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
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
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
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惇罷知越州再貶
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
惡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
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
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歿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
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
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李生曰章惇剛狠
膽麓才膽以眾賢攻擊不得伸其志輒爾乘時報復
使有聖主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邢恕蔡

確比也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見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稱之曰荀卿子之文也宰相韓琦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四

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曾鞏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修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蘇軾

蘇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官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為乃寘第二修謂堯臣曰老夫當辟此人放出一頭地安石用事上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宣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五

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為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于城下富民爭出

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
策入武衛管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為
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
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鋪以出築東南長隄首
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
事者擿其語以為謗逮赴御史獄初軾既補外見事
有不便者頗託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為歌詩
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燕得兒童語音
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六

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
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宰臣王珪亦
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
間唯有螻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螻
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
鎮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
之君不以語言謫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固不
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

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
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
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及
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
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報可過金陵
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公獨無一
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安敢言
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之
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安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十七

石乃厲聲曰某須說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答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
磨勘雖殺人亦為之矣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
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
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
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
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
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
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免知免役之害而

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與其
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
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
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
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
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
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
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
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
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
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
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
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
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
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
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
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為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

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湖渾濁
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
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
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
後潮不入市且以餘方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
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
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為長
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麥春
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麥收其利以備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
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
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莅此
州有德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
為翰林承旨復侍遷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
軾軾懼乃復請外出守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以
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
一郡自劾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為中書舍人
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目同於商賈手實

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至儋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于汝州郊縣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四十一

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聲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而疾革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日以其文寘左右初畢仲游試學士院軾異其文擢為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為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

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入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真可不謬為畢士安之孫矣李生曰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信然否夫嬉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簫舞劍皆我畫筒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嘖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嬉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為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為祥麟為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四十一

○蘇轍○附張耒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

廷之事尤為切至策入考官胡宿以為不願請黜之
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神宗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執政
出青苗書使轍執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
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
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
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
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
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四十一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
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
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公誠舉
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
徐思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行青苗法與
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
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以書
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罪陳升之止之上
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

天抵以飛箝押闖為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
反為異論以為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時為教
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
以詩得罪謫監筠州塩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
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為右司諫
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其不可光不從遷中書舍人
進戶部侍郎既又代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
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
轍伏苓賦使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四十二

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
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
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極
諫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
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謂停之說遂已六年拜尚書右
丞進門下侍郎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
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
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乃上疏
諫哲宗覽奏大怒以為引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

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集並行于世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年十七作函關賦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擢起居舍人紹聖初

備臣傳

卷三十一

四四

坐黨籍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為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入潁聞蘇軾計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時二蘇及黃鼐俱相繼歿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分日載酒箴飲食之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

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謂也

○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甫冠歐陽修見而奇之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修王安石諸名士稱鞏於伯玉皆

備臣傳

卷三十一

四五

不答問語之曰吾方作六經閣余其為之記子固凡六七脫藁竟不當意乃曰吾自為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鞏始大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校官出通判越州徙知齊州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又徙明毫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頗偃蹇不偶一日過關神宗召見勞問之遂留判三班院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訓辭典約鞏之能也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

五神宗嘗問鞏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
 減楊雄以文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所
 謂吝者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也帝然之呂公著亦
 嘗告神宗以鞏之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
 章鞏是以不大用

儒臣傳

卷三十一

皇六

藏書史學儒臣傳目錄卷三十二三十三

○漢司馬遷

班彪

班固

○蜀陳壽 ○附王隱

宋范曄

北魏崔浩

高允

北齊魏收

儒臣傳 目錄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

劉知幾

○宋宋祈

鄭樵

○元歐陽玄

宋竇儼

劉敞

元耶律楚材

星相

魏朱建平

唐袁天綱

子容師

張暲裁

金梁鳳

王遠知

儒臣傳

目錄三四卷

二

藏書史學儒臣傳卷三十二

○司馬談司馬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真

儒臣傳

卷三十二

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備循然甘苦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法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冥相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

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從之理，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工用則竭，形太勞則弊，神形至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與，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

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飲土簋，飲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尊尊親親之恩絕矣。可

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劇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

儒臣傳

卷三十二

三

其聲者，謂之欸欸，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肯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

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前世嘗顯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歿亦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儒臣傳

卷三十三

四

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余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率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儒臣傳

卷三十二

五

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歿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殺夫不通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六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

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二

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鑪玉版圖書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賈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聞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

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
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
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
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
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
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
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八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
統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既被刑之後為中
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貫以古
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
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氏贊曰自書契之作而有
史官其載藉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
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
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
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
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
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
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記於大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
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
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

儒臣傳

卷三十二

九

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
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
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
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
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
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論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譏司馬遷之言也班氏以此為
真足以譏遷也當也。不知適足以彰遷之不朽而已

一五 乙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卷三十一 反文內

使遷而不殘，陋不踈，略不輕，信不是，非謬於聖人，
足以爲遷乎？則茲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
於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與於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
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於聖
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於吾也？夫按聖人
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
也。言不出於吾心，詞非由於不可遏，則無味矣。有言
者，不必有德，又何貴於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
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一

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聖人，以爲是非也。故
雖以游夏文學，終不能出一詞以贊之言，不待贊也。
而况爲之傳與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之人，
自知之矣。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
何必穿鑿傳會，比擬推測，以求合於一字一句之間
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詞，高
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
傳實自孤行，良有見也。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
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

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少
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視犯顏敢諍者，又孰謂不
明哲與？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時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
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列，數世然後
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
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
政，根本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一

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
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
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
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
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
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
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
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
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欲以感

之而竟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從事彪乃為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彪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傷實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一

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其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

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三

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待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實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今固撰集其事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

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范滂嘗行固奴于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滂大怒滂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其小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夾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一四

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陳壽○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除佐著作郎撰蜀相諸葛亮集上之又除著作郎領本部中正撰蜀吳魏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

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或云丁儀丁廙亦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壽亦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而壽父被髡諸葛瞻又輕壽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亮所長言瞻惟工書名稱過實人以此少之杜預將之鎮薦壽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令葬洛陽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譙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五

太子中庶子未拜而卒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頴等表曰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者舊傳十篇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父銓為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銓遺業且西都舊事多所詰究太興初朝廷召隱及郭璞皆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隱以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有著作郎虞預者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

知中朝舊事數咨訪隱并借隱所著編寫之而不欲
隱著名日與權貴共為朋黨斥隱隱竟以諫免卒依
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焉亮供具紙筆使寫所著其
次第可觀者皆父銓所撰其文體混慢不可解者隱
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母如廁而產頭額為磚所傷故
少以磚名好學工隸曉音律為征南將軍檀道濟司
馬後為吏部郎元嘉元年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六

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
不致意焉累遷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掌
禁旅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善彈琵琶上欲聞
之屢諷以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肯彈一日侍上飲
晏歡適上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止
曄亦止後竟與魯國孔熙先大將軍府史仲承祖丹
陽尹徐湛之及曄甥謝綜等謀為反逆事覺詔收綜
等並款服唯曄不首上示以親手筆迹曄乃無語在
獄為詩云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

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

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稽生琴庶
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送白團扇與
曄令書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
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
窮其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
事或當長繫曄聞而喜綜與熙先笑曰詹事嘗昔論
事攘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躍馬顧盼自為一世之
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邪設令賜以性命人臣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七

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曄出獄門
顧綜言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將當為先曄既食
又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乎曄家悉至市其
妻先撫其子而罵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成固不足塞奈何枉殺兒子其母以手擊曄頸
及頰曄妻告曰此罪人也願阿家莫憶莫念及見妓
妾悲泣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也綜母以子弟
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
曄少時兄晏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誅時

年四十八

○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明元初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陰陽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時有鬼在後宮檢無從得入浩言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時晉將劉裕伐姚泓來求假道羣臣咸謂函谷天險裕揚聲伐彼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裕乘其危亡而伐之若假之水道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八

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議者猶爭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眾叛親離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然裕平姚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

不能守也終當為國家有耳後浩又曰臣嘗私論之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逸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說劇談至中夜賜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是年裕果滅秦司馬休之奔魏裕還關中諸將作亂赫連勃勃遂取關中浩性不好莊老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大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誦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袁生所謂家八筐篋中物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九

不可揚於王廷者也尤不信佛法曰何謂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浩者帝不得已命以公歸第浩繼妍白皙如美婦人長於計謀每自謂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言嘗遇老子命已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又遇神人李譜文云是老子玄孫亦授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其天宮靜輪之法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其書於魏主朝野不信而崔浩獨師之上書贊明其事帝欣然使

請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始光中浩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浩獨勸上進兵遂克統萬擒昌以歸於是赫連定自平涼復取長安是為神嘉元年也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尚書令劉藻等乃推赫連昌太史張深諫云深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今天時人事皆不和協不宜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深等慙不能對既罷朝或尤浩曰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

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守之猶且不能守也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邪設國家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夫見瓶水源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變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散衆放畜謂我力不能至一旦掩其不備驚駭奔走牡馬護牝馬戀

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明衆困弊自可一舉而滅之矣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大軍既還南軍竟不動如浩所料浩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清夜有所見即以鈇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問異事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所隱時長孫道生為司空性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

歌工頌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廷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今至此矣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魏主聞之欲先討夏羣臣皆曰義隆軍猶住河中舍之西行若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

能爲害也。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遷浩司徒。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胤，冠冕周邦，遂徵用。盧玄等，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性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尚書右弼李順等皆

儒臣傳

卷三十二

三二

曰：自溫關河西至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又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寒冬積雪，至春夏消液，流成川渠，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則水不通流，坐致渴乏。又地無青草，豈任久住。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且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時伊馥

亦勸從。浩言：魏主旣行，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乃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真君元年，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錄，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卽位，皆受錄。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極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

儒臣傳

卷三十二

三五

道殊不可相接，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八方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從其非，而較勝于主將，何以堪。浩旣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欲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

怒曰此非沙門所甲必與蓋吳通謀命有司案誅闔
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
滅物又為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
毀諸經像寇謙之固與浩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
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太子
見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
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
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備逮於明元廢
不著述神麌中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四

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為
浩所寵信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書魏
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為恨相
與譖浩于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
秘書郎吏等罪狀浩服受賅真君十二年宋元嘉二
十八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等
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歿初浩
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誦讀浩怒取而
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

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
戮辱未有如浩者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浩書體
勢及其父宏而巧妙不如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
為摹楷

○高允

高允勃海脩人允少孤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
好春秋公羊居家教授至千餘人後被徵領著作郎
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
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五

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
聚五星於東井此乃歷術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其
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昔也浩曰云何允曰紫星
傳金水二星當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
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
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欲為變者何
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
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
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

東井非十月也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泄漏不如不知也天下妯理至多何必問此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刻樹性巧佞爲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方亦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六

直中書省景穆召允驂乘至官門謂允曰朕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事皆制於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是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尤多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罪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赦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

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至死帝大怒命介士執允先是允奉敕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族滅餘皆身歿免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官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文成卽位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帝嘗幸允第見允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數種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

儒臣傳

卷三十二

三七

帛五百疋粟千斛拜其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表固讓不許復以本官領秘書監進爵梁城侯文成重允恒呼爲令公不之名也文成崩獻文居諒闇引允禁中參決大政詔允曰稽舊典郡國宜置學官卿儒宗元老與中秘二省參議奏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士一百人次郡以下以次遞減從之郡國立學自允始也獻文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王子推允跪上前涕泣曰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之抱成王於是傳位孝文賜允帛百

定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允時年近九十矣以久典史事乃薦高閭自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並不蒙譴責真君中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歎曰臯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繫况於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諡曰文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人少時隨父赴邊習騎射欲以

信臣傳

卷三十二

二八

武藝目達榮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之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減孝武時為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敬異焉先是南北講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因敕收

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廷祐司空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上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面上之但所引史官並非史才全不堪編緝當時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故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收性急又不能平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收在高歡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譏休之曰無以譏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

信臣傳

卷三十二

二九

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對文宣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台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其道德

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加罪然以羣口沸騰赦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收並爲其家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故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當傳之萬古時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收後病甚殺二妾及疾瘳追憶之更作懷離賦其爲人如此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後邵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議論更相訾毀收每議陋邵文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嘗云會須作賦始成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二

昭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
丁邢溫所不逮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
復收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
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亾之歲收塚被發棄骨於外

藏書史學儒臣傳卷三十三

○姚思廉 梁書陳書

姚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察嘗修梁陳二史未就
死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隋室代王
府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
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
無禮于王衆始卻布列階下高祖義之俄受秦王府
文學王歎曰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也時
思廉在洛陽王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

儒臣傳 卷三十三

故有是贈王爲太子思廉遷洗馬改著作郎弘文館
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譏靈運顧野王
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
成官思廉以直諫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
男卒贈太常卿孫壽武后時以符瑞進拜同平章事
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壽以
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
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壽始

○李延壽 北史南史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
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
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
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詳
他國略往往皆美失傳思所以改正之未成而延
壽既數與論撰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
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
之南史凡八代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雜過本
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

儒臣傳 卷三十三

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
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吳兢 武后實錄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
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薦競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
國史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始競在長
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
佞醜澤浮辭事多不實競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
未就至是巧官筆札冀得成書詔競就集賢院論次

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草自隨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
恒王博士雖年老衰僂猶願還史職卒年八十兢叙
事簡核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
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
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
善知競所為從容謂競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
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
草故在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儒臣傳

卷三十三

不改

○劉知幾 史通

劉子玄名知幾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
書業不進父怒加之楚督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
子玄潛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敢怠
父奇之遂授以左氏踰年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獲
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
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時宰相韋原
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

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記求
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唯
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
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上
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
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
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也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
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

儒臣傳

卷三十三

不改

縉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
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
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官注記類稟監修
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年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也
令監者不肖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
月五不可也楚客惡其言曰是子欲置吾何地耶子
玄自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
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
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

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經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遠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詭吾始以文車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玉弼學宋璟等不然其論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

儒臣傳 卷三十三 五

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卒年六十一

○宋祁 新唐書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

真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累遷同知禮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案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鍾磬祁皆典焉成遷尚書工部員外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庠知政事改祁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唐書成為列傳五百十卷遷左丞以羸疾請便

儒臣傳 卷三十三 六

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尋卒自為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母以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諡勿受贈典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昔公莒公兄庠也其子遵治戒不請諡父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鄭樵 通志

一第 207 丹 黃 日 年 三 第 6 頁 三 日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謙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畱讀盡乃去趙鼎張浚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也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

信臣傳

卷三十三

下

文字因求入秘書省繕閱書籍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子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最多平生甘淡泊樂施與尤切於仕進

○歐陽玄 遼金宋三史

歐陽玄幼岐嶷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十歲有黃冠師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也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

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歷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拜翰林學士承旨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作南山隱居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

信臣傳

卷三十三

八

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名山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碣得玄手筆便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無不寶重者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若干卷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三

藏書數學儒臣傳目錄卷三十四

一音律

二曆象

三占卜

四星相

音律

隋萬寶常

宋魏漢津

曆象

儒臣傳 目錄

唐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占卜

晉管輅

郭璞

索統

唐嚴善思

周饒

藏書數學儒臣傳卷三十四

○一音律

○萬寶常 ○王令言附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被配為樂戶。妙達鍾律。徧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

儒臣傳 卷三十四

淫放非雅正之音。而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為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但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及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寶常無子妻因其臥疾遂竊資物以逃寶常無人膳遺竟餓歿又何其昧於音也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欬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官聲往而不返官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二

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六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

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

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三十四氣鍾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然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三

○二曆象

○李淳風

李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傳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踈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示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

造渾天儀事多踈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管鑄陸續王
蕃述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
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
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
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
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
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
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
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四

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
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
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五橫遊筭而貫約規矩又玄
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
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
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
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
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
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

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
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誅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
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處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
象今已成復在宮內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
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
當復生少壯矣龍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
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
術者稱其精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
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五

○僧一行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
時道士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讀
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
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對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
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此後生顏
子也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後住荆
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強起
之時麟德曆經推步漸踈敕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

改撰新曆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廷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各到門即除一算又曰門前水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卻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閭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至一行造大衍始正其左謬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六

○郭守敬

郭守敬邢臺人生有異操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授提舉諸路河渠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初劉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宰相張文謙

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言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晷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常屈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絡而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七

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儿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元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

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九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方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八

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胃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

三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 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 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九

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三十一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守敬水利之學亦甚精。觀其決金水以下西山之棧。而京師之材用是饒。復唐來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平通。通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則可見矣。

○三占卜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寐。自言家雞野鶩。猶尚知時况。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

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紕直士之浮飭。不足為務。吾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乎。且樂與季子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也。父為瑯琊。即丘長太守。單子春聞輅名。因大會賓客。欲以觀輅。輅問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十五。心膽未堅。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輅遂倡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眾士論駁蜂起。而輅人

人對卷言。皆有餘。子春謂眾。人曰。此年少。盛林。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利溥民。郭恩善周易春秋。能仰觀輅。就恩讀易。又從恩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謂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每聽輅語。輒慷慨言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恩因自說兄弟三人俱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一

得瘥疾。試為作一卦。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恩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當饑荒之世。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恩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躉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孫子耳。輅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而歿。牀上當

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而去又鳥入室中與鸞共鬪鸞飛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此官舍火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犬蛇銜筆老書佐耳鳥與鸞鬪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自無所憂也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仿佯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三

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恩欲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象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欵曲出入無窮恩靜默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於此遂止安德令劉長仁有辯才聞輅能曉鳥鳴每見迭發難須臾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

夫長仁乃服輅至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口上來在廷中幢幢可轉息已復起良久乃止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文矢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正始元年吏部尚書何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愷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三

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巔輕豪者亡不可不思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後鄧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輅

而而言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湮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石苞爲鄴典農問曰聞君鄉謂翟文耀能隱形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軀混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也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四

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曰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清河倪太守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陽燥晝無形似輅曰夫造化之神不疾而速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唾輅言樹上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漢史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

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明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五

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序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少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輅始見聞由爲隣婦卜亡牛又云路中小人失妻

者輅為卜教使明日於水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中書令史紀玄龍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也。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由此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六

主人不復有災

○郭璞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煙於異類。桑梓其剪為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馬。灰固惜之。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

固。固接入。璞曰。得健夫三十人。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便噓吸其鼻。少頃。馬起奮迅嘶鳴。水草如常。不復見向物矣。行至廬江時。江淮清宴。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欲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豆三斗。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許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七

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為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莫識。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竄之。以為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或過度。著作郎干

寶常誠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龐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其後璞以母憂去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穎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子曰嗣祖嗣祖焉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九

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以徑前但不可則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吐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目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

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克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以徵至矣若

儒臣傳

卷三十四

十九

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十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索統

索統敦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統知中國將亂棄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不輟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事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謀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索克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雷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二十

婦生男終如其言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統曰腳肉被啖為郤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見一父老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統因從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

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嚴善思 父延亦通儒術曉圖讖

嚴善思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歿侯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二十一

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妥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

郎求出為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
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
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
元中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周傑

傑精於曆算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
以避地乃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南漢主龔襲位令知
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
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三十一

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
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云子克明亦精數
術

竇儼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
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
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
五星果聚於奎

劉敞嘗齋太乙宮與內第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
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與於齊者歲餘英

宗以齊防禦使入繼大統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
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
髯宏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
三尺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
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歿於野其後果驗
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
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三十二

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
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
不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
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歿一日從帝至東印度鐵門關
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
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其名角端
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告陛下也陛下天
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
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

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甲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為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即日拜中

儒臣傳 卷三十四 辛酉

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功在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辛丑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三五

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為樂獵五日遂崩于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薨年五十五

○四星相

○朱建平

朱建平善相術曾不為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不問

已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據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厄於兵初穎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嫁卿阿鵲耳何意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二十六

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日月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復三十日日吳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七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必帝乘馬馬惡衣香鬣鬣文帝勝帝大怒即殺馬

○袁天綱 ○子容 ○蜀國 ○金華 ○

袁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為益州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二十七

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說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

官諫曰僕及夏四月數師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子
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隘令術家射皆曰鼠
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
渡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
可以濟俄有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
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
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
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
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三六

人目修綏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
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
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
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
裴冕為河西雷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
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一日向蜀一日向朔
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
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維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
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

請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吏持之突
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
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
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知

王遠知父曇選為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
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
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
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辯論超詣隋煬帝為

儒臣傳

卷三十四

三九

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髡帝懼
遣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迎語曰
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諭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
願自愛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為觀俾居之遠知
謂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
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
百一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
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之
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

儒臣傳卷三十四

藏書儒臣傳目錄卷三十五之三十七



○經學儒臣

一易經

二書經

三詩經

四春秋

五禮經

六五經

○易經

儒臣傳

目錄卷三十五之三十七

漢田何等

張禹

京房

王弼

程頤○張載○許衡

○書經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等字尋歐陽欽

○伏湛○孔僖

詩

○申公○韋玄成○薛廣德

齊詩

○韓固○匡衡○翼奉○平當

韓詩

韓嬰

毛詩

○毛公○衛宏

○春秋

董仲舒○王吉貢禹

儒臣傳

目錄卷三十五之三十七

○疏廣疏受○孫復

胡安國

公羊春秋

○胡毋生眭孟嚴彭祖○服虔何休○丁恭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范甯○啖助

左氏春秋

○張蒼等○劉歆○賈逵

○鄭衆○杜預

○禮經

高堂生二戴○皇侃

熊安生○陳暘

○五經

許慎○王肅○崔靈恩

劉焯○劉炫○孔穎達

朱熹

蔡元定呂祖謙等

儒臣傳

目錄卷三十五之三十七

三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五

○經學儒臣

易經

○田何等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
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
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
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儒臣傳

卷三十五

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
萬言訓故舉大證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
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
丘之學。施讎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謙讓不教授。及
梁丘賀為少府事多乃遣丁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
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
賀薦讎拜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
石渠閣。讎授張禹瑯琊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丞丞

福禹授淮陽彭宜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宜爲大司空魯伯授瑯琊那丹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梁丘賀瑯琊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

儒臣傳

卷三五

二

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瑯琊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

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詔略同唯京氏爲異房以明災異得幸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以治易爲郎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於大澤中以養母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壘畔里落化之黃巾賊起過期里相約不

儒臣傳

卷三五

三

犯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

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
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
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
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
法可試事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
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
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
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
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

備臣傳

卷三五

四

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
傅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
還避鳳上報荅留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
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
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
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
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

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
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賈宅財物稱
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
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
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
師左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
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
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

備臣傳

卷三五

五

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
年老自治冢坐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
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
侯根聞而爭之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
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
毀惡禹天子愈益敬厚焉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
自臨問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

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於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
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
恨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乃車駕至禹策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
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
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

儒臣傳 卷三五 六

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之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想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節侯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上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

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卒於小黃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京房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陰雲不積房數上疏先言

儒臣傳 卷三五 七

其將然近數月一歲所言之事六十說之數召見問房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許上意鄉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房嘗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

覺寤而更求賢，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凡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無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安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所信任，與國事權握之，中選選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於是石顯五歲，宗皆加房欲

信臣傳

卷三十五

八

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為郡守，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奇石已下，咸竟來傳事。人子許焉。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恐去，至新豐，因郵止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既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

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六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徽。一見異之，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信臣傳

卷三十五

九

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以弼為臺郎。時曹爽專朝，政黨與其相進用，弼通儻不治，不得在門下。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

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程頤○譙定附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為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

儒臣傳

卷三五

十一

疎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

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

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是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二年上疏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願復上疏以為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

儒臣傳

卷三五

十一

嫌名也願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願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願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願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

敦率之法不從拜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其
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拜於無事之地願非拜也然
聞拜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服
三省進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願
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
監之命願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
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邢恕之為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
疑孟子既知天馬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

儒臣傳

卷三十五

十二

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
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
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與之言
老父徑去不顧徽宗即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
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
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
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願於是遷居龍門之
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

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
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願願辭之族子公孫從
有諫曰勿為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
列又謂願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
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為條例
司官不以為免而願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顥謂青
苗法可且放過而願乃於西監一狀卻甚校計在漢
州日宿一僧寺願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願入門而
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願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一三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
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
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為講官日帝患瘡疹
不出願詣宰臣問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
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
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
願不宜在經筵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
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為
首而朱允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

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附之者尤衆當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俟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譙定涪陵人少喜學佛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復潔衣往見之其後頤貶涪涪北山有巖定與頤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

儒臣傳

卷三十五

十四

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繪像祀之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為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守廣漢頤與兄顥隨侍因游成都見治篋籬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以問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適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叩關與語大有所得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兵外耶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驟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匆求耶登進士第為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于朝上召入見問治道載以漸復二代為對上說

儒臣傳

卷三十五

十五

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卿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又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復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戡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所著正

蒙鳩門下曰此書乃予歷年致思之所得也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弊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

備臣傳

卷三五

一六

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載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為古今異俗而載獨以為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後門人欲諡為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

夫則宜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諡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今諸君欲諡子厚恐不合於古禮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若以孔子為比乎載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砥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西銘程頤又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

信臣傳

卷三五

一七

所照者如目所親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李生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草木之實以為食又且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為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於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為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

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與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既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於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

儒臣傳

卷三二五

十八

二乎。曰苟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肖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說。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宐之不賞而自勸不謀而同趨。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於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衛生之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

儒臣傳

卷三二五

十九

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䟽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於卽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讌樂鼓舞不

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自心
心生也分而為八家布而為八陣其中為中軍八首
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
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
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
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
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閒習之矣而實不
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為戰人
自為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年矣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二十

而不知而况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
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
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
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
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
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為何事
而徒慕古以為名祇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
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疆而車裂

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
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
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
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
而為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
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
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二十一

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既逃難岨嶼山始得易三
輔嗣說衡夜思晝誦不少懈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
程氏及新安朱氏書尋居蘇門日與樞及竇默相師
友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勸農使召衡為京
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中
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衡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
利進為平章政事見衡與樞並入侍患之乃奏以樞
等三人為太子師保陽為尊用而實不使數侍左
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

太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復歸河內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原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

儒臣傳

卷三五

三

教人有法諸生行皆可使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竇默爲衡懇請衡乃得去而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衡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是日大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善教人

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卒謚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庭

儒臣傳

三

○書經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上書為樸學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二十四

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玄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者可以自成及地餘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

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相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充是時充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充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二十五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充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充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充以為羣臣奉事東宮太后省政空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初即位欲襲先帝詔丞相御史議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

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會赦得出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

儒臣傳 卷三五 三六

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

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堪授車卿及許商車卿為博士商之子光亦事車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快欽為文學王恭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

儒臣傳 卷三五 三七

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然又盛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為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會疾卒谷永上疏為宜加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節褒賢崇功之德上弔賜寬中甚厚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今言諸籍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府生府生授河
河胡常以明毅梁春秋為博士常又傳左氏授徒徐
敷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暉暉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
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

李尋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
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
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文數為翟侯言事尋
見漢家有中袞尾會之象乃對大司馬王根極言天
變可畏狀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九

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以災異尋對云云又言臣不
避灰亡之誅唯願留神及覆書臣之言是時哀帝初
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燕而帝外家丁傳新貴祖
母傳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光大司空師丹
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至是
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事問尋尋對屢中
遷黃門侍郎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
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
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因以教

賈貢良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亂云云治
未斷病歿賀良等皆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為博士
教而尋亦好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
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
壽皇子生而災異息哀帝久寢疾遂從賀良等議於
是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布告天下後
月餘上疾自若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皆伏
誅尋減灰一等徙燉煌郡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九

世皆為博士歙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為原武
今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歙在郡教授數
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減罪千餘萬
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
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歙曰伏見臣師大司徒
歐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
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歿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

漢殺賢之議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
命書奏而歛已歿獄中歛豫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
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濟陰曹曾從
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伏湛瑯邪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為
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
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
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更始立為平原太
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

儒臣傳

卷三五

三

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若撤膳人皆餓奈何獨飽
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貧且來客者百餘家時
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
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其人信向郡內以安
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其子湛名儒舊臣徵拜
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
陽都侯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
原異卿等即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

戶遣就國十三年夏病卒子翁嗣嗣傳至曾孫無
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元
中桓帝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無忌卒子
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
女為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自伏生後世傳
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元和
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儒臣傳

卷三五

三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
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
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
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
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僖曰學不為人仕不
擇官吉凶由已而由下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
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
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含墓而去心所不忍遂

華陰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十一

○魯詩

○漢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授詩元王薨鄧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邊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世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還魯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稱魯景帝一歲至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即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

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而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至丞相傅子玄成亦至丞相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火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十四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諫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火論歸家不教授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樞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復謝病免唐生褚生皆

爲博士唐生至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韋孟韋賢韋玄成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卽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十五

內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廩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

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
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
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
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
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悲恨不肖言於
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其矯賢令使
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
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
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
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
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
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
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充曜掩而
不宜微哉子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
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
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
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
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
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
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
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
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
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
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
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
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
玄成為淮陽中尉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
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充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
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為相
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
諡曰共侯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
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
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遷

信臣傳

卷三十五

三六

信臣傳

卷三十五

三七

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
雅有醜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
泉郊泰畤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上即日還其秋
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
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歐光
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十五

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
罷廣德為御史大夫九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
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齊詩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
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於是上
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
命不為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
擊氣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固
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
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以疾免武帝初即位復
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
亦徵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
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鄉
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
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授師丹由是齊詩有翼匡

儒臣傳

卷三十五

三十五

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變十月之交篇知
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五
際見六藝論亥為革金一際也辰為天門出入候聽
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與四際
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
庸作以供資用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
詩解人願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

補平原文學太子太傅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
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
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
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
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
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顯在將軍者何也以
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賔客
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

信臣傳

卷三五

四

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
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
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
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
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
眾庶名流於世矣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
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
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以為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
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
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
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
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
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
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
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詩曰念我皇
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

信臣傳

卷三五

四

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
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
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
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
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於遵制
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
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
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

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如當親者。疏當尊

儒臣傳

卷三五

四三

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也。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空。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卽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

卷三五

四三

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報畱之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

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

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宴見言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其後貢禹言當定迭毀禮，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為

卷三十五

四四

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掄邑令。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承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

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當以經明貢禹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丘，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

卷三十五

四十五

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韓詩

○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異。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閻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閻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
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
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
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
見涿郡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諛諛至丞相諛
授王吉為昌邑王中尉

詩

○毛公

卷三五

單六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二傳至解延年
授徐敖教授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
本之徐敖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
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
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
事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

作毛詩箋

詩攷五卷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
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
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厘存外傳而魯齊詩亡
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

○經學儒臣

春秋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元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以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都相事易言

儒臣傳

卷三十六

仲舒以禮諫匡正重焉之王問仲舒曰粵王

句踐與大夫明也重蠶蠶也之滅之孔子稱殷有

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

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

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

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

仁諛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百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

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

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

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

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

王亦上兄也尤從諛弘言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

儒臣傳

卷三十六

獨董仲舒可使和三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

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

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

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

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

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

官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舉賢良為昌邑中尉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炎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數以爽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

儒臣傳

卷三十六

三

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新新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

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請王曰臣聞諫諍聞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不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大將軍抱持幼君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今漢朝不聞知又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四

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得失曰陛下躬聖賢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

儒臣傳

卷三十六

五

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淺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設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充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六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代薛宣為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遣就國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

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能
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
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
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
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凶禹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
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

儒臣傳

卷三六

七

綈履革器亡珻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
甚臣下亦相放效然此猶魯昭公曰吾
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三僭天子臣愚以為盡如
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尚矣其餘盡可減損故齊時
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
人一歲費數鉅萬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書奏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

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奉下苑以與貧民又
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充祿大夫頃之禹
上書言臣禹大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願乞骸骨
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
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
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
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
祿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

儒臣傳

卷三六

八

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
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
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
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
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
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
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
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
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

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
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
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
法者贖罪入教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
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
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
能操切百姓者以共之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
而有財者顯於世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
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以孝弟為財多而充榮何

信臣傳 卷三十六 九

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
黥削而髡鉗者猶以儀賢為政於世行雖大堯家富
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
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
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
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
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
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
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易於決流抑隊矣天子

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
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
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禹為御史大
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
尉

○疏廣疏受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
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
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等禮開雅上甚歡說頃
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
太子少自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
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宐獨
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
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
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

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
在前少傅在後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
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千石官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
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
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
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

儒臣傳

卷三十六

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
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
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
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
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
飲食費且盡安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
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
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
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意墮耳賢而多

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
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
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卓吾曰此篇人人可
讀宜置座右

宋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
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年
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稼石
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儒臣傳

卷三十六

生貧賤欲託以子空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孔道
輔聞復名就見之介執杖履立待拜則扶其往謝亦
然後介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
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空在朝廷涂秘書省校書郎
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邇英閣
祇候說書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
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
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
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

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遣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時葉夢得知應天

信臣傳

卷三十六

十三

庶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眾。黨論何時而弭乎。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為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怨。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清朝。署也。時相耿南仲大怒。中書侍郎何臬從而擠之。遂與

出知通州。安國既去。逾旬。命入薄都城。欽宗被虜。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紹興二年。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又曰。聞卿深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自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人。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而勝非依違順從。辱諫。又乃政勝非侍讀。安國又

信臣傳

卷三十六

十四

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勝非係臣論列之。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止言蔡仲慶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今臣以春秋進議。而與勝非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大怒。乃降旨曰。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特艱不肖。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耶。落職提舉。偃都觀。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會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

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卒年六十五諡曰文定安國彊學力行風度疑遠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皆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然而松栢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十五

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三子寅宏寧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以不通書問故寧作書叙契好而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

○公羊春秋

○胡母生睦孟嚴彭祖

藏書 儒臣傳卷三六

胡母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其書與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嬴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丞卿曾睦孟孟少時好游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今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甸甸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十六

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

四五三

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
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安設妖言惑眾大
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
子為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
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太子
大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
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十七

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
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
瑯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為
荊州刺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睦孟姊
子也
何休任城人也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以列卿
子誥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太傅陳蕃辟之與
參政事蕃故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
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

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
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空侍帷幄
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服虔滎陽人也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又以左傳駁
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
亂行客病卒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州郡
請召不應建武初為博士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

儒臣傳

卷三十六

十六

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
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
義應對甚明帝幸之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
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
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
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
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
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
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
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
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
廣受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

儒臣傳

卷三六

十九

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
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立興穀
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
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
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
中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
會千秋病歿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歿乃徵廣弟子周慶
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
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
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
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
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
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允祿大
夫時允祿勲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
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儒臣傳

卷三六

二

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
求助允卒不冝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
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
補更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爲講學
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晉范甯字武子少篤學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
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者甯嘗爲
王弼何晏罪深桀紂乃著論以刺之曰桀紂暴虐正
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

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温歿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詔事會，私王道子懼爲甯所指，乃相驅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

儒臣傳 卷三六 三十一

何急以身試死邪？甯在郡，又火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爲江州刺史，王凝之所奏免，初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皇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捐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蕙，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

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唐啖助，趙州人，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僂，救僂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

儒臣傳 卷三六 三十二

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左丘明者，蓋

如史佚選任云耳又左氏傳國語不如左氏傳
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
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
匡陸贄其高第也大曆時助匡贄以春秋施士句以
詩仲子陵袁彛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
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子陵最卓異士句撰春秋
傳未甚傳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
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
但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求然後為得耶子陵好

儒臣傳

卷三十六

三十三

古學舍峨眉山通后蒼大小戴禮典黔中選補乘傳
過家西人榮之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
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

○左氏春秋

○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
春秋左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為河間獻
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
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

詔未及問會疾歿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
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
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
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第
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
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
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
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

儒臣傳

卷三十六

三十四

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
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為黃門
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
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歿後歆復為中壘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
大中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
書種別為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昭向受穀
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

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儒臣傳

卷三十六

二五

賈逵諡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五家穀梁之說性愷悌多智思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

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聞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儒臣傳

卷三十六

二六

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為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以逵為左中郎將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都帝即徵之並蒙優禮

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
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
中以老病乞身郁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
遷曾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述所著經傳義詁及論
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誅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後世
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
年七十二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
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

欲為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
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
而歿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
多連坐唯衆不與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
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
至北廷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
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

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
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隣敵令西
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且南
單于久居漢地且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為邊害帝不
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
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今匈奴遂能
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而行既行
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

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

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
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乃解遷武威太守
衆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
為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不可詔切責至
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其後受詔作春秋刪計九篇八
年卒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

可庶幾也。司馬昭嗣立，預尚昭妹高陸公主，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又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遂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疇。

備臣傳

卷三十六

二十九

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飭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優舉者，超用之；六歲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叙用而

劣多優少者，左遷，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羊祜卒，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容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

備臣傳

卷三十六

三十

分既定，乃啟請伐吳。帝報待明年，預復表陳，至計曰：「羊祜不先與朝臣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其一三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時帝與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以請帝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屯江西，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

邑皆如預策焉。又遣才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為王濬所敗。旨等伏兵隨卽入城，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進。」逼江陵，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奏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因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澗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儒臣傳

卷三六

五

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公。杜公之遺，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故鮮有敗事。然好為後世名，嘗言高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能任大事，當將率之選，既立大功，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及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贛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蓋亦預之知己也。」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儒臣傳

卷三六

三二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經學儒臣

禮經

○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末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

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於是慶氏之學

梁皇侃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

北齊熊安生阜城人也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據撫異聞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年八十餘致仕卒於家劉焯劉炫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浩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履而去冀州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安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

兗。去今七十二世。嘗有孫爲村人。墮匿安生。其
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
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
向家。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
之才。字暉。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晒之。
宋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大學博士。秘
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
貫穿明備。乞授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遂
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
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卷。與暘樂書
並行于世。

儒臣傳

卷三十一

三

○五經儒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
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
涪長。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
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魏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黃初中。爲散騎常侍。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
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

儒臣傳

卷三十七

四

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
等曰。當其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
事。免後爲災。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肅
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
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持
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
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
商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
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

文欽及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繆經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儒臣傳

卷三十七

五

梁崔靈恩，少篤學，偏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都下舊儒咸稱重之。靈恩先習左傳，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社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隋劉焯，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少與河間劉炫

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劉知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經十載，遂知名。爲州博士，復入京，與博士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爲飛章所誦，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

儒臣傳

卷三十七

六

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廣，又嗇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劉炫，河間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口誦目數，耳聽五事，舉無遺失。隋開皇中，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晉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

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立廢，情理甚切。帝不納。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

儒臣傳

卷三十七

七

遂閉門不納。時夜水寒，因此凍餒而死。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其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以匿楊玄感家得免。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問孔子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

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術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給事東宮。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立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後致仕卒，陪葬昭陵。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為正義，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

儒臣傳

卷三十七

八

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流布。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馬嘉運少為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還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或曰：安國之傳，穎達之正義，其有功于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乎？曰：二子之于書，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嶽為四人，以傳說版築為胥靡之類，而穎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

識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濶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識緯為可信也七緯者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也

○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乾

儒臣傳

卷三十七

九

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是日也因與栻論中庸大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送祖謙至鷺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秘書郎曾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七年張栻卒於江陵八年陸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為諸

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七月呂祖謙卒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適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為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眾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熹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

儒臣傳

卷三十七

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除主管高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熹者愈深充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

慶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位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三年冬堃九淵卒於荆門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

儒臣傳

卷三十一

十一

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而相切劘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

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言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避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託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痞隔之證六年三月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諡曰文惠歷事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儒臣傳

卷三十七

十二

○蔡元定

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明道語錄邵氏經世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時韓侂胄設僞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於是詔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

道過淨安與熹相見熹以家同契疑義相扣問行列坐橋上方共酌詹元善即起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客皆與歡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即日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空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故熹疏釋諸書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

儒臣傳

卷三十七

十三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隱居九峯故亦號曰九峯先生

○呂祖謙○附祖儉陳傅良

祖謙字伯恭尚書左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熹師尹之最久世號藉溪先生者也祖謙既師憲又友張氏朱熹講索益精後舉進士復中博學

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先是孝宗命臨安府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盍再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焉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

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寧宗即位除大府丞時韓

儒臣傳

卷三十七

十四

侃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有旨曰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駉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批云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為幸何得妄陳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使聖朝有殺言者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上初不知也後遇赦量移高安三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

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孳
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
蹈禍幾其愧歎深矣祗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
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間理亂不知又何以多
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
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
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
有大愚集嗟夫當世變矣意氣愈厲乃可加也何謂
私哉卓吾子筆記

儒臣傳

卷三十七

十五

陳傅良溫州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
章由是其文擅當時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
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炎宗立乃除吏部員外郎傅
良去朝已四十年矣至是歸鬚鬢盡白都人聚觀嗟
歎皆號曰老陳郎中及輪對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
安在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上周禮說十三篇選秘書
少監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寧宗御
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書
會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

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賢文閣待制
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
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終于家年六十七

儒臣傳

卷三十七

十六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八

○藝學儒臣

字學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過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辟三府，為廷尉正。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爭，操方有事山東，深以

儒臣傳 卷三十八

關右為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千餘匹，操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急。關右平定，使朝廷無西顧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將兵至，諸將議欲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欲歸，其得至乎。援剛愎，好勝必

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入克也。援至，果輕渡汾，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斬援而降單于。魏國初建，遷相國，操子丕在東宮，賜繇五熟釜，并為之銘。丕篡位，遷太尉，明帝即位，遷太傅。太和四年，繇薨。繇工正隸行草八分，尤長正隸。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傳，輒捶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盜發其塚，遂得邕法。於是學書窮晝夜無間，輟臥則以手畫被，被為之穿。世以繇正隸如郊廟，既陳祖豆，斯列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豈

儒臣傳 卷三十八

虛言哉

○王羲之 ○子敬等附

王羲之字逸少，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以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飄若浮雲，矯若驚龍。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

與陸楛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
即義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空王丞相時欲內吾
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若
蒙驅使隴蜀所不敢辭所以然者吾雖無專對之能
直謹守時命以宣國家威德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
多矣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
協義之為書誡之浩不從浩將北伐復為書止之浩
又不從果為姚襄所敗浩復圖再舉義之又遺浩書
曰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

信傳

卷三十八

三

喪敗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
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
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
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
世築室東土並與之游會稽有孤居姥養鷺善鳴義
之市之未得乃命駕自往觀之姥聞王至烹鷺以待
義之歎惜不已又山陰有道士養鷺義之亦往觀之
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義之欣然寫畢籠
鷺而去其任率如此在戢山時見一老姥賣六角竹

扇義之書扇上各為五字姥初不善義之謂姥曰
道是王右軍書求百錢可得也每自言我書與鍾繇
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其書初不勝庾翼郗愔
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翼深歎服因與義
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復遂乃亡失
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矣謝萬為豫州都督義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
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
在隨事行藏乃為至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四

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存而古人以為美談
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
義之卒時年五十九七子知名者五玄之早卒次凝
之工草隸仕至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
而凝之彌篤孫恩攻會稽急凝之入室請禱出語將
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初不設備遂
為孫恩所害微之字子猷卓犖不羈為車騎桓冲騎
兵參軍嘗從冲行值雨微之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
得獨擅一車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

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謝安甚
欽愛之請為長史尋除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時護
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皆莫能及獻之骨力遠不
及父而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表置左
右觀翫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
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
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
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
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

儒臣傳 卷三十八 五

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
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
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
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
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擅名江表然僅得
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
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
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描美非其
盜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

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
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
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
而已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
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
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
肺所以不似也

褚遂良

褚遂良錢塘人也貞觀中為起居郎太宗嘗歎曰虞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六

世南歿無與論書者矣魏徵白見遂良帝方博購王
羲之帖然真偽莫質遂良論其所出無舛冒者遂諫
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主得觀之乎
對曰今之起居即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
子自取而觀之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邪對曰臣職
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
之矣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
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綉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玉為
之故諫者救其源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于時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以爲嗣
謂侍臣曰昨日泰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
子此臣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二子百年之後臣當殺
之而傳國與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
言矣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以其國授晉王者
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故紛紛
至此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卽詔長孫無
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時飛
雉數集官中帝問羣臣曰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

儒臣傳

卷三十八

七

公時有侏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侏子曰得
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霸諸侯漢充武得
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
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俄授太子賓客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宗卽位封
河南郡公帝將立武昭儀或謂無忌與李勣當先諫
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司
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名吾奉遺詔
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

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

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德音在陛下
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
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
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間
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
命有罪不可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
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八

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
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遂良書初師世南晚
造義之正書尤得媚趣論者况之瑤臺青鎖宵映春
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但乏自然
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
直五萬公豈得若此問何如歐陽詢曰詢不擇紙筆
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遂良曰旣若此何更留意世
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遂良乃
喜而退

○懷素○附黃山谷

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每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歐陽詢書故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師焉懷素嘗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即形授其筆法至中夕形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

傳

卷三十八

九

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懷素疑以此見與及臨路彤乃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廻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

脚為草書豎牽之極真卿微笑經歲片不言懷素又辭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黃廷堅字魯直洪州人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蘇軾見其詩文以為起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哲宗立

傳

卷三十八

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實錄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愕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廷堅書用鉄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之對曰廷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戲耳乃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就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廷堅善行草書楷與張耒龔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子偁四世祖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入見世祖顧之甚喜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贖滿者外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十一

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為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民生所須不絹二者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有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贖庶為適中若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今人襲而用之耳乃欲以此斷人死命可乎遷集賢直學士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得出入宮門從容宴語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出知汾州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江淞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延

祐元年除翰林侍讀學士眷顧甚厚嘗以比唐李太白

宋子蘇瞻云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且通佛老之旨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是歲卒年六十九謚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十一

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誠然乎哉

畫師

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善丹青圖寫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所未有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日暑祁寒並不下筆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過十萬者愷之刹注一百萬後寺成僧請勾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畢將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

佛傳

卷三十八

十三

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必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愷之為虎頭將軍云小字虎頭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震破壁一龍乘雲上大不點眼者見在唐闡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爾往日猶近代名手也三往然後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頡知章不成因工畫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為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籍破逆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烟霧生顧冠於前

佛傳

卷三十八

十四

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為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毋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盤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為天下壯然每一揮筆必頓酣飲至於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

相觀其命意得陰隲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甌雜於桎梏蘇軾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邵氏錄曰古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欲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為古今第一

李公麟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十五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目到即領其要始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木至磴礪胸臆者甚富乃集衆善以為己用工人物能分別品類望而知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間動作態度擗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為一律貴賤妍醜止以肥紅瘦墨分也夫抵公麟以立意為先布置緣飭為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故創息

處如吳生蕭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公麟初喜畫馬學韓幹略有損增嘗寫騏驎院御馬如西域于闐所貢好頭赤錦膊驄之類寫貌至多至閩人懇請恐并為神物取去有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為之乎公麟恚曰作馬無所傷人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十六

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悟其旨遂畫大士像絕妙天下仕宦居京師得沐浴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陰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麟靳固不答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輿下筆了無難色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自號龍眠居士

郭忠恕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太宗最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毋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有知者者韓愈論文謂時時應事作俗下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為好惜古文之難知也今於忠恕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閱數歲與陳搏會於華山蓋亦仙去矣

郭熙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十七

郭熙溫縣人為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每于高堂素壁信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沿崖巖岫巉絕峰巒秀起雲烟變滅烟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至於溪谷橋約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為畫式

蜀黃筌○孫位孫知微徐熙附

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時十七歲事蜀後主三衍為待詔行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曰吳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扶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為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拇指改進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之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為多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主鷹

儒臣傳

卷三十八

十八

陸殿下鷹見雉髯臂數數蘇軾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級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管度經歲終不冑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黃筌父子畫

一第 202 册 黃筌 日華全考 第 11 版 反小

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器工

馬鈞

傅玄序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目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鈞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

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哉鈞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其後人有上白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鈞曰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雜變巧百端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

未盡善也作者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直敵入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甌甃數十飛數百步鈞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參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般墨翟皆見用於時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鈞雖給事省中俱不與工官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元藝元

佛臣傳

卷三十八

三十一

藝元寶坻人始為黃冠師事青袍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鬼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為人造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為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於是遽走廟中即日成像其所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為昭文館大學士以壽終搏換者漫常土偶上之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八

藏書武臣傳卷三十九

○大將

○孫武子孫臆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問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武臣傳

卷三十九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



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
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
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
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
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
魏得為魏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
孫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二

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
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
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
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
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
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
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
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
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

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
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
形格勢禁則白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
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
收斂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
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
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三

軍既已過一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
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吾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
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
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
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
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
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
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

火舉而。因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刃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下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李生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滅至二萬而。不知其計者乎。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昔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武臣傳 卷三十九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

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馱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厚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

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遇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六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索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諷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歿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乃之魯學兵法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七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取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之既歿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八

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強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蠹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殺矣孰與富國強兵乎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家不冝出

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問樂乘對如廉頗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九

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關與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

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鉄質之誅趙奢曰晉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趣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與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

武臣傳

卷三九

十

之所畏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介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十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

趙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人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李牧 附傳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安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

武臣傳

卷三九

十一

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死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

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澹盭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十一

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至漢時馮唐對文帝誦之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拊髀曰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古語云得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其人外之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之君非空言也臣嘗聞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士之死非空言也臣嘗聞大父言李牧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十三

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發騎萬三千匹百金之二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逐強秦帝文德魏富是之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但用郭開諂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一書 25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2 版反內

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更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幸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燕太守。王孫亦奇士。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十五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饑餒。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視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多道亡者。信度何意。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十五

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言語。姍姍人有疾病。涕泣分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十六

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不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

侯。至新安。項王詐飭秦降卒二十餘萬。皆獨邯欣。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人。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漢王兵敗散。而還信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十七

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其八月。漢王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銑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也。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是。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十九

安君不聽信使，問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無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

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即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校劫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

武臣傳

卷三十九

十九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歐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乃服信。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避，不肖言，信再推讓之。於是廣武君對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耕息耒傾耳以待命者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劬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

武臣傳

卷三九

二十

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

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眾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烹之因敗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漢乃遣張良往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

武臣傳

卷三九

主

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

亡龍且項王恐使肝胎人武涉往說信信不聽武涉已去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非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三十一

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日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

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灰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三十一

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脇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

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
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
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
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
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
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
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
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
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傭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五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
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
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
為巫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
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
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六年令出
袴下者以為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陳外兵出入漢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

狩會諸侯乃發使告諸侯會陳高帝且至信來謁上
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
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
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上
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所差上問曰如我能將
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
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
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
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漢十年陳豨反上自將而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三五

往信病不從會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
第上變告信反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
來言豨已得成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
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
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高祖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
問信死有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
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
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

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鳥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也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有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李生曰蒯通為信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信之終不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二十六

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信固無負於漢王也乃其設壇始拜一軍皆驚卒之少年之恥雪漂母之恩酬志亦遂矣堂堂赤幟涉涉囊沙垓下挫羽木罌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遣武涉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况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曠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為也烏乎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鄒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冤痛以其餘幾之人哉

○周亞夫

周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而將相持國秉貴重矣其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二十七

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

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歿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龜阨陘之間且兵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三九

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殺龜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是梁孝王與太尉有郤五歲以亞夫為丞相而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會賈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欲侯匈奴降王徐盧等五人亞夫皆執以為不可景帝不悅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三九

免冠謝因趨出景帝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也葬者取庸苦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事連條侯上乃召亞夫請廷慰亞夫不食五日嘔血死卓吾曰甚矣居功之難也彼時無條侯七國之兵豈易當哉景帝非人主矣不三月而吳楚破滅雖十世宥之可也

藏書武臣傳卷三十九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

大將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

武臣傳

卷四十

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効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

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今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空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空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

武臣傳

卷四十

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空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空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

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巨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慶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

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

及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然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置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四

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置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

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出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宐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五

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宐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宜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六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

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
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
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
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
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
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
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
之則還致死於是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七

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
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
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
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
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
也語木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
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
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
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吏士銳

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
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
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
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
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
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
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
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八

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天耿中丞
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
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
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
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
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
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
千六百九十三斛芡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難
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

起爲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九

仇健各千碎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速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夫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外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宜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執計復奏充國奏曰臣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一

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樵枝聯不絕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

人雷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空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巨損非所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一

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雷湟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論以明詔空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雷天誅罪

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刑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萬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十餘級而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鞞黃犍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空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

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氐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離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生君，置金城屬國以處羌降，詔舉可護羌校尉者。初破羌將軍武賢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三

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壯侯。充國初以功德與霍光等列，書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

圖畫而頌之。

李生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為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荐用，決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好書博達而善屬文。家貧，負無節素，不為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四

遷父成不奔喪，司隸奏湯無行，勃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

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
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
郅支數借其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
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
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輒因辱使者不肯奉詔
而因都護上書言因兒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
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
大略既領外國即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武臣傳

卷四十

十五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數侵陵
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
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
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
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
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
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
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列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

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
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
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
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
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

武臣傳

卷四十

十六

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聞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
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
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
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
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
曰單于上書言居因兒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
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
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
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

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詐失客主之禮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
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卸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
里止營傅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為漢內
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
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闕
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
人頗歿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
與相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歿軍候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七

假丞相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
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
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橐街
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
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到支及名王首
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
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
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甚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

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
姝妻延壽延壽不取丞相御史亦惡湯矯制言湯所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諫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卸支單于幸得禽
滅萬里振旅空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諫反逆收繫
按驗是為卸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
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
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
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八

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卸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今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長搃城
郭之兵出百於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搵歛疾
之旗斬卸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
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昔周大
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故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

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一九

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成帝即位丞相衡復奏前事湯坐免既又以他事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葦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偏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二

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噴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而乃以言事為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葦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

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
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
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
小臣罷廢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
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
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
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
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二

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
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
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
曰已解矣誦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
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
府事一決於湯湯後又坐事徙敦煌太守奏湯
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宣近邊塞詔徙安定
議郎耿育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

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會其寢疾然猶垂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示
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
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
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
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
虜所笑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
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二

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
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
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
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
久及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於無處所遠覽
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
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
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
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哀哉李卓吾曰詳劉向

谷永耿育二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徇私忘國妬賢嫉能蓋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賤貧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寇恂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

武臣傳

卷四

三

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及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反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謂鄧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公謹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可也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萬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

武臣傳

卷四

三

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且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馬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光武乃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於是光武即帝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廩百

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拜恂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二十五

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

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以相誑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矣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畱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二十六

是河西道開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還峻亡歸故管復助囂囂死峻又據高平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賈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一

大將

○班超班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處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一

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虎頭燕頤，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

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事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必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一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灰。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還奏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狀。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

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又遣使監護其國。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

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兜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

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四

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善于寘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

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法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弛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五

小昆弥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得盡與超同心乎李邑詰超受節度別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畱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幹謂超曰邑親毀君何不緣詔畱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毀超故特遣之耳。超既發兵擊莎惠沙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節城，超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
積半歲而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
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
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節城遂降。超後
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
詐降於超，超知其奸，僞許之。忠即從，輕騎詣超，超爲
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六

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詔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
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
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干寘王議曰：「今兵少不
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
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
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
徵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雞鳴馳赴莎
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
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

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少嘗大
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非有運
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
日決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
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
遣騎齎金寶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
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
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
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七

遣之。超遂與光共勝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
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
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
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
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先遣
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即
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
廣乃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
雖匈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

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歿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

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穢，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生校尉。超素有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九

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安，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班勇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

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
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
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
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
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上議曰昔
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
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
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
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一

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
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
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
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
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
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
故事度當時之宜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
於遠夷也臣愚以爲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
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

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
路南疆鄯善干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
便尚書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
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
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
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
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
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
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所以扞撫西域設長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一

史所以招懷諸國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
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
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
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
勇議復敦煌郡管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
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
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
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血中明年正月勇至樓
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

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勇
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
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入於是前部始復
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
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
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
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於是車師六
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

武臣傳

卷四一

十一

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
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
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
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
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
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
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

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
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
來至塞下欲脇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
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
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
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
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為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
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
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三

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
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
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
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
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
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鴈谷斬
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
居頗巖谷眾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
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

筆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復追逐奔北一種殆盡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迷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歿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訓病卒官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歿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歿我曹亦俱歿元興元年和帝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四

以訓皇后之父使謂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訓五子隲京裡弘閻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兵討山越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恚甚蒙跪而訴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於是母哀而舍之及長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歿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

權統事蒙從周瑜定荊州多畫策還拜偏將軍領海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時尚輕蒙因詣蒙飲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而已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爲熊虎計安可以不豫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途掌事宜資學問以自益蒙曰在軍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蒙始勤學多所博覽後魯肅見蒙言議常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五

欲受屈乃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也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塢曹操竟不能下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來爭三郡權

時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令
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
郝普之舊也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
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
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今左將軍
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
之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
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
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六

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
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福福
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蒙豫勅四將
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
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
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矣蒙委孫河以後事
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
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蒙知羽驍雄且
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以荊州借備且為曹操

尚存互相協輔與同仇蒙獨密陳計策曰今
守南郡潘璋住白而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
敵所在蒙為國家別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
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
權深納之及蒙代肅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
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
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眾還建
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
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七

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
密遣蒙先行蒙至漳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
商賈人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
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初南郡城
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
之至是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
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
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鎗雖公
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

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
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
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
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
無鬪心及權至荆州羽自知孤窮乃走來城西至漳
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
俱獲荆州遂定蒙之謀也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
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逸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八

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
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
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昔請諸
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
檄迎之子敬即馳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
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不足以損其二長嘗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
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
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然其作軍屯
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
也蒙卒年四十二

○陸遜陸抗

陸遜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
女配遜以遜為右部督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
遜在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吏權
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九

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往
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
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
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
意可擒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
兼有大功膽氣益盛願卿勿復妄言蒙至都權問誰
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
慮終可大任而未遠名非羽所忌權乃召遜拜偏
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

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且啓陳羽可擒之狀權乃
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關
羽就擒以遜領空都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
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
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
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
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
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二十

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
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因
上疏曰夷陵國之西門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
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
行軍多敗少成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
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
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
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

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
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
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介勢成通率諸軍
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
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
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
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
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
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二十一

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應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城牢糧足無足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自解
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既住白帝徐盛
潘璋等各表言備必可擒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
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不可遂還未幾魏
軍果出三方受敵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
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

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空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還赴城。瑾便升舟出。遜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十一

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遜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畱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屢上疏極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粲。又數與遜交書。致死於獄。以故權累遣中使責讓。遜因憤恚而卒。年六十三。陸抗。遜之子也。遜卒時。抗年二十。孫皓卽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

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闡圍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空遠上。抗曰：江陵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十一

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走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令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雷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

自率三軍馮圍對肇將軍朱喬管都督俞贊亡計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兩下肇眾傷死者相屬經月肇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可分于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肇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抗與羊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十四

祐拒僑札之好抗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有疾祐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沉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遂卒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泰始中將與伐吳之役

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故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木其普告州郡有壯士秀異才力傑出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兗州舉隆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余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十五

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眾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

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戰斬之涼州遂平太康初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將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

武臣傳

卷四一

二六

平時南虜成癸每爲邊患隆至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爲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爲寇太熙初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詡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羣於是召隆以舒代鎮兵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西魏韋孝寬

韋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

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空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爲落燼燒迹若大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嶧澠遂清大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

武臣傳

卷四一

二七

今極高高歡使告曰縱介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介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文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絳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大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大竿一來以鉤刃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三十一道

分爲四路於其山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期之間即須救援適憂衆有不反之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及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

武臣傳

卷四二

三六

賞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鏢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死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宇文泰嘉孝寬功授以驃騎大將軍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埃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埃處但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泰後見之歎曰豈得一州獨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子謹平

江陵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三年泰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寄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

武臣傳

卷四二

三九

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計若棄嶺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孟平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若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承相斛律亮

率數千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空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空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我棄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滅敵之人竊為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入言高山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十

不摧自崩樹不扶自豎今謀人多齎遺親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武帝從之乃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謀也三策文多故不錄然甚可觀堯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在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成事方乃驚歎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雖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一

藏書武臣傳目錄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大將下

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唐休璟

王忠嗣 附哥舒翰

李光弼

郭子儀 別傳

大將傳

目錄

張巡許遠

段秀實

李晟

李愬

高仁厚

曹瑋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吳玠吳玠

孟珙

大將傳

目錄

二

大將傳卷四十二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
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
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
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
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
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
亦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一

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
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
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
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孝恭從
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進至夷陵
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畱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
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據集乃悉
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
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

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必戰楚兵慄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盡共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京師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是遠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

大將傳

卷四十一

二

之今棄舟艦以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請藉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歛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

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碭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窠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

大將傳

卷四十一

三

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禽之江南平太

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鎮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

大將傳

卷四十二

四

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學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壘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醮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

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虬鬚既見太宗謂靖曰真天子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皇看若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裴行儉 思生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行儉以父蔭補弘文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五

生歷貞觀上元間至洮州道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歿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磧晝冥導者迷路將士不勝飢渴行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眾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後

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乃發。時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謂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躍願從者萬餘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遂禽之。是日也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仍簡精騎約

大將傳

卷四十二

六

齊襲遮旬，首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勞而定。如行儉所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歿，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為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

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母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遂禽大首領奉職，而還。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陁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傳，以自効。行儉秘之，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七

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赦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行儉工草隸，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行儉，每日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予與虞世南耳。通陰陽曆術，每制敵摧兇，必先期勝。自尤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為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為世名將。時有後進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

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令時蘇味道王劇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之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幸勿言。所賜都支資產，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卒年六十四。

大將傳

卷四十二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也。以字顯，少有大志，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縲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者。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更奇之。因索平日所為文，元振上寶劍篇，后覽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鏡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

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拒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九

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蕃比。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耳。誠能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遂來降矣。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

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續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闢匹縑易粟數十斛支膾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焉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

大將傳

卷四十二

十一

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震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

言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進封代國公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而罷卒年五十八國初以來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也

○張仁愿唐休璟

張仁愿下邳人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先是賈敦頤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

大將傳

卷四十二

十一

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比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

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劫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開元二年卒。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服。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及仁

大將傳

卷四一二

十一

愿焉。休璟嘗為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

○王忠嗣

附哥舒翰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為忠王。與之遊。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為將。乃能

重不生。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關善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克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茲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初。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

大將傳

卷四一二

十三

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國。渾於墨離。平其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贖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大夫已付萬眾。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

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門曰
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
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
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
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
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請忠嗣助役
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
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
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

大將傳

卷四十二

十四

方有寵曰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
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
拔之歿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至朔方至互市輒高
償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寔少及鎮河隴又請
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滋息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郡之裔也家富於
財任俠縱滿年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
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忠嗣使擊吐蕃吐蕃枝其
軍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

披靡於是名蓋軍中擢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
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于
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拔馬褫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
至塵鬪虜駭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又嘗逐
虜馬驚而陷吐蕃三將直來刺翰翰大呼三將擁矛
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臂
力聞翰工用槍每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輒
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
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衆請贖金帛以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十五

救忠嗣翰惟賫襍裝自隨曰使吾計若行奚取於是
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
翰叩頭從帝且訴且泣帝寤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
誅故朝廷嘉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
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
原空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翰又以朔方河東郡牧兵十萬攻破吐蕃石堡遂以
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詔加特進久之進封涼
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

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深厚結翰翰時年老嗜酒及色多風痺不仁既病廢還京闔門不朝請祿山反帝召翰入見拜先鋒兵馬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翰病痼不能事事悉以軍政委部將田良丘使部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明年安慶緒攻關翰擊走之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漣水誅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

大將傳

卷四一

十六

發謀頗露國忠大駭會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欲以誘戰視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趣翰進討翰以祿山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欲誘我也且賊遠來利速戰但堅守毋輕出以待四方勤王之兵上計也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賊人皆怨之既淹時不能進尺寸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又進兵取常山十數郡矣祿山始悔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說帝趨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相與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與戰今賊悉

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搗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也若西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空固關慎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日趨戰翰窘不知所出乃引而東遂大敗火拔歸仁執翰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天子西走

○李光弼 夷契丹種

李光弼管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補河西王忠嗣府

大將傳

卷四一

二七

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歿後郡為賊區露齒蔽野光弼酌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

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
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
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
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
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
流矢歿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
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
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軍
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二八

兵五千人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
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謔之至交
兵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
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乃令收繫衆頃之中使至除衆
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勅以示光
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
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不敢宣勅而還翌日以兵仗
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
羊廷珍之兵十餘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

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爲太原
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
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
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
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
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
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
仰而侮晉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
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一九

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
爲欄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
二十餘人賊歿者什二三乃還營於數十步外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
爲溝周賊營中楛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
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
歿者甚衆賊將驚亂四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
山歿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雷蔡希德等圍太原光
弼出敢歿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

原圍乃解後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偽位復縱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即斬于轅門諸將攝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敦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詘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

大將傳

卷四十二

十一

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為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嶽嶺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眾二萬軍纔十

百糧與士伍均少葉甘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誠我乎我自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中渾西大破之

大將傳

卷四十二

十一

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已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時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渾併兵從光弼光弼使荔菲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眾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驚撞車塵兵填塹入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

曰方戰賊爲我實整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擊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聞汝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擊遁去擊收兵復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復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器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三

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自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歘以之退者斬旣而馮瑛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

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下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擊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旣走復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光弼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戰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久潛還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三

軍唯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已去兵無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卽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

功日月懼久不降何待高暉林出日月之右降者見
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
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
取懷州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謀宣言
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唵思歸時魚朝恩為監軍信之
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媚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
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
師次北却光弼使傅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
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三十四

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州史朝義乘印山之
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興疾就道疾驅入徐
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
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充鄆間來
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瑱衡仲
卿踵入朝其為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
郡王初相州北却之賊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
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瑱為元
振讒死光弼愈懼會吐
冠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

長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為將更問
後事光弼曰吾恣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
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
定而後戰能以少覆眾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
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
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
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
玉與馬璘屯中渭橋為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
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三十五

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
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
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
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張巡許遠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
太守楊萬石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
哭玄宗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
潮舉縣附賊仍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眾反接在廷

將殺之適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三六

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益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蔡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灰土五百研潮營焚燬盡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

又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三七

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雷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闓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寇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

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刻蒿為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甌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瘳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鎗弩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

大將傳

朱四十二

三六

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

曰益急衆議果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亾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守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子琦又以刀脇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

大將傳

卷四十二

三九

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效乃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元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敵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

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
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
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械甲取
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
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
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
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
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
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

大將傳

卷四二一

三十一

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龔禮淮南高適青州
鄧景山四節度犄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
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
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
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
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
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齊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
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
者以顏杲卿李履謙盧燮及巡遠齊雲爲上自是訖

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回巡遠

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
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
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
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
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
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
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
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則遠

大將傳

卷四二一

三十一

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
使去疾與許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
陷而遠獨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
爲功則遠後巡歿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
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
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
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二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三

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六歲號孝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察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察罷，又事高仙芝。後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改授德府折衝都尉。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噤，輒擊。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乙

傷市人，椎釜鬲，益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為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因請曰：「公誠以其為都虞侯，其能為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醢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嫠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胎。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

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為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侯卒擊拆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也。大曆五年，馬璘代孝德為節度，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既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紆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畫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即下。今日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并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下。今日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璘卒。秀實命愿將馬頰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二

慕容位於采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
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
遂安朝廷即拜秀實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
使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
卿朱泚反使騎迎秀實秀實至謂泚曰將士東征寡
賜不豐有司人主何與知之公本以忠義聞天
下今變起倉卒當論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
可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
濱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欲共圖泚會源休教泚追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三

逼天子遣將韓旻領統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
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苗竊取令言印不
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秀
實謂海濱曰旻還吾等無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
請畢力相應翼曰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
臣李子平皆在坐因語及僭位事秀實頓起執休腕
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
反邪遂擊泚笏中額流血颺面海濱等卒無應者秀
實知無援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年六十五

○李晟

李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
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曰以
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
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
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水
度洛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
日知于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四

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
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公奈何遽
引去乎燧大悟即造抱真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
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掠於是晟引
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即日
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
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
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
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

晨出陣懷光不出晨言于懷光曰賊堅保宮死攻之未必尅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晨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晨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裸為賊餌哉晨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今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晨言制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詔懷光令與晨計所宜也懷光不答而

大將傳 卷四十三

數數顧晨晨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晨將一軍惟所命耳懷光計奉懷光屯成陽凡八旬帝數遣使戰但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晨懼為所并適有使者到晨軍晨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晨能辦勝否瑊曰晨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時晨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晨已卑詞厚禮每偽致誠於懷光又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晨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

見危效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歎欷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鳴張汴鄭晨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眾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晨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郊寧軍從晨懷光始懼晨遂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搖落懷光恐為晨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晨吏壻款壁門告諸吏曰公

大將傳 卷四十三

等家皆無恙晨吐斬之曰尔乃為賊間平時屬盛夏輪縑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邏得姚令言崔宣謀者晨命釋縛遣還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眾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晨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晨顧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

變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壓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翼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濱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路，拒戰矣。晟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似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諫震地，人言庭芝、希倩等殊歎。闕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七

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豪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伯取賊馬二，皆斬以徇。坊人之遠者，伯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中主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以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汗于賊者，請以不歿。

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晟屯渭橋，燄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歿，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晟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晟復請治不襲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八

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田希鑒。至是，晟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背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介然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召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

將特李晟馬燧渾瑊亦不去終為吾國計其意安
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大
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
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休汧
陽勿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
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
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節度遇結贊即出奮
擊賊皆披靡必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於是
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晟言戎狄無信不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九

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疾晟
因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備冊
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
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
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
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
帝思晟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懇聽
云

○李愬 大見識力量

李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
敗表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遂為唐鄧節度使
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侯部伍或有言
者愬曰賊方安表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
于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
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沈鷲能推誠待士賊來
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孫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
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以故眾願效死凡賊中山
川險易情偽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十一

師詔益河中廊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
下之拔道口柵戰植柵山以取鑪冶城平青陵城禽
其驃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為捉生將士良因說曰吳
秀琳所以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
之士良乃禽光洽以獻而秀琳遂舉文城柵降遂以
其眾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時眾謂往亡日當避愬
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眾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
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
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其縛署以

為將秀琳為勸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亦
也守與橋欄嘗易官軍勸侯祐護穫在野時遣史用
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但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
輕出為用誠所擒諸將素苦祐請殺之勸不聽以為
客將聞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與語嘗至夜艾忠義亦
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言此二人不可近勸待之
益厚勸仍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
月至七月不止軍中皆以為不殺祐之故將吏雜然
不解勸力不能獨完乃持祐而泣曰天不欲平賊乎

大將傳 卷之四一三 十一

何見奪者眾邪勸不得已械送祐於朝而表言若殺
祐必無與其謀蔡於是詔釋祐勸乃令祐佩劍出
入帳下即署為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
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奉檄鳴咽諸
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合謀者
族勸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效以情勸益悉賊
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洄曲以抗光
顏勸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
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也師夜起詔以突將三千

為前鋒李忠義勸之勸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
殿出文城柵今日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
救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設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
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眾張柴之東陂澤阻
與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勸曰入蔡州取吳元濟
士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已從勸不
敢復自為計勸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
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鴛
鴛池勸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十二

知者祐等坎墉先登眾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折傳
夜自如黎明雪止勸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
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众及聞號
令日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
城曰進誠兵薄之勸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
其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即單騎來降進城
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
萬眾皆降勸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厨厨厮役
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勸以橐鞬見

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以宰相禮受。愬謂蔡人聳觀。事聞朝廷。以愬有將才。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卒年四十九。

○高仁厚 大有意人

高仁厚為西川押牙。是時宦官田令孜有兄陳敬瑄。為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弘讓自出首。執送去。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十三

敬瑄敬瑄杖弘讓脊。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焉。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命楊遷復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益發憤為盜。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浸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乃以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

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知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愬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汝曹皆良人。為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十四

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眾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畱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詞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

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崇
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
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
諸寨百姓未知吾。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
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
旗倒繫之。每五十爲一。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
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
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
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十五

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
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
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
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
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
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
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
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
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

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
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
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
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
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
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
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
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
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十六

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尚之。東川節度使楊
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
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
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遠。以我疆土
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右僕
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
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師立官爵。以仁
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
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

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門之下
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
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
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
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
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感之壕中
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眾乃
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
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

天將傳

卷四十三

十三

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眾信
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
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
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
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
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
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
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
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先仁

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
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
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
梓州為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
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
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為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
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
呼於眾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眾呼萬
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天將傳

卷四十三

十八

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曹瑋 大見識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
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
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
真宗即位改知渭州徙知鎮戎軍瑋以弓箭手皆土
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
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乃遂給以境內
間田春秋耕斂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嘗出戰小

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歸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憇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言訖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戰言訖是夜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算遠行之人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示之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兩地一十年兵

大將傳

卷四十三

十九

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失此一段西夏遂與宋相終始矣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會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為真定路都鈐轄復為涇原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綠邊安撫使時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為立文法喃斯囉使其虜賞樣

丹與斯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斯敦解寶帶予之斯敦感激父事瑋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樣丹首乎斯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而表斯敦為順州刺史其年喃斯囉率眾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二部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并遣間殺立遵及魯魯文法于吹麻城而河州洮蘭安江劫遠其黨遠諸城皆納質為熟戶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二十

矣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悉以瑋為環慶秦等州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皆來歸附拜簽書樞密院事丁謂逐寇隼惡瑋不附已指為隼黨除南院使乾興初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上海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徙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在軍得人之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者已擲庭下矣將

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論如律自是無敢犯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社一馬苑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二十一

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駿。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曰。樞。密。四。人。皆。罷。醜。謫。號。州。語。人。曰。昔。予。奉。使。至。河。

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駿至定治事畢瑋謂事已畢。明曰願少留明日餞食罷瑋屏左右謂駿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空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駿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已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二十二

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李卓吾曰對王駿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以母喪去官是殊知應天召真府學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尋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6 反文句

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
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
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啄草呈進出
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
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
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
千人都監領三千人矣王傑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
曰將不擇人以官爲斥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
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是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

大將傳

卷四一三

三三

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
建鄜城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
就食可省糴之三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
外太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况脚延密邇靈夏
西羌必由之地箠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
信招來之若臣策不効當先取綏宥據要害屯
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旗來歸拓
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
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元昊

通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
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
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
觀爲伍恐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
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
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
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
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成而白豹金湯
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少時明珠滅滅有勁兵數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三四

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乃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
攻攻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
矣若北取細腰胡蘆衆其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
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衛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
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
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
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涇原有
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

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
從之後元昊遂請和乃召拜仲淹為樞密副使復除

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

十事天子方信嚮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

商稅仲淹以為茶鹽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國

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

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

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

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

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

是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

下為已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興致太平然更

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

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

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矣會邊陲有警

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

淹往見之夷簡曰何為亟去仲淹答言經制西事事

畢即還也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

正蹈危機豈復載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

請罷乃以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病請鄧

州徙青州會病甚請頴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

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

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初張士

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

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

乞付外上曰比有為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

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

曰竟未見然為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

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即

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

心韓琦為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

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

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

今公區區過慎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

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二十五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二十六

途凶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蒐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材質或有

六行傳

卷四十三

二十七

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若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情之可見者也切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

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醜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達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

六行傳

卷四十三

二十八

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仲淹問之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幾何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旨孫秀才也
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為西帥也青隸節下咸奇之
為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
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
南園之地既上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
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即地建學又於姑蘇
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在睢
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次丹陽逢
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奈何純仁即

六將傳

卷四一三

二十九

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
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
之純仁曰已付之矣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
之拊股謂韓琦曰為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
為諫官時目為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
天下所聞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
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
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

止

李生日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美收京之
勳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
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魏魏相業又豈
潞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
有以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
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系之於名
臣之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
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

六將傳

卷四一三

三十

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
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
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
以表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於國家成敗如尾生孝
已者豈少耶

狄青 大見識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自散直為延州指使與西賊戰
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
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

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
累功至招討副使仕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
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
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
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
人謂青為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
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墮過山
隅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
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

大將傳

卷四一三

三十一

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蠻獯
智高反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殺吏縱掠東南大
駭朝廷遣張忠蔣偕等討之皆為所陷又遣楊政孫
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乃以青為宣撫
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
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願得西
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為樞密使
高若訥曰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
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故青卒用騎兵破賊青

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
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
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
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
君矣於是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
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
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乃合
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
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陳曙恐青有功乘青

大將傳

卷四一三

三十一

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青至賓州靖曙
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
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慄不敢
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
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
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
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
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
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今暫主席行酒

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良青莫敢退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為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三三

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賊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果如其謠云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達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達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達擁眾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為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達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達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

罪之有初青請擊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待從文臣為之副時麗籍獨為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廊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馘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於無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三四

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從之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飲積尸為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邪智高兵敗奔出邕州諸人皆欲窮其窟穴青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後青位樞密或告以當祖狄公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狄公哉或勸去鬚間刺

字曰青雖貴不敢忘本也後以夜醮失火不自安人乞陳州遂薨于鎮謚曰武襄

說海云南夷尚鬼狄武襄征獯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武襄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

六將傳

卷四十三

三十五

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种世衡 虎將

种世衡种放之兄子也初知武功縣杖人不使執拘使自凭欄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但以片紙榜縣門元追某大期某日詣縣庭皆如期至改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

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初康

定元年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慮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余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三十六

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世衡至青澗教吏乃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

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為患世衡數使兵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貨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郵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三十一

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世衡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於是講和之策遂決矣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為毒害世衡謀欲

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為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燧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剖遺野利野利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三十一

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筆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追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

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窺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道之世衡度使者至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熱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為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

大將傳

卷四十三

三十九

世衡能用間也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四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元年命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玻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以塞去路宗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不往金人破真定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眾不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乙

從京城遣齋蠟封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轉戰而東敵益

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今日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康王即位于南京澤入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

大將傳

卷四十四

地之議澤上疏其畧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自矢石為諸將先澤時年以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

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脏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作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眾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懷之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

澤河鱗次爲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
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乘
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
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
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
疏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
掠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
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
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

大將傳

卷四十四

四

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
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
思而審用之兀木渡河謀攻汴諸將爭先斷河梁嚴
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
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
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遁去二年
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
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
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

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隆
進既受閣門宣贊合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
城往參澤將士疑之請以甲士衛澤曰正當披心待
之耳及進至澤拊勞待之如故吏翼日請澤詣其壁
澤許之進益感畏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
步將李景良闖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
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
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
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五

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
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
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
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
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
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
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
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
餓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係山若者不知其幾諸

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為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傑及金人圍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傑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

宋將傳

卷四十四

六

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眾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誠為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墜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眾遠營明日誅

海于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耻即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為信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為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疾回鑿當以身先故請歸

宋將傳

卷四十四

六

京九九年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王管侍衛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善等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見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

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不度其君

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疏入不報。

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

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

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

恨，眾皆流涕。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翼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兩卒

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以杜充為開

封尹東京留守，澤子頰居戎幕，素得志心，自宗澤卒

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以頰

繼父任，會命充留守，充盡反澤所為，頗失人心，頰屢

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

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

○岳飛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

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先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謀，因授

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

大寶而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

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

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

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天，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

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

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

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

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

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

創，士皆死戰，又敗之。飛引兵益北，戰太行山下，擒金

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

黑風大王，敵眾敗走，飛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二

年，宗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太破，其眾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

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

聽，遂與俱歸，充守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兀

木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
權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
兀木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
金營金兵自相攻擊兀木奔淮西遂復建康時孔彥
丹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兵數萬
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俊請與飛楊沂中分道進
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飛
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
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繼生

本傳

卷四十四

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
敗追奔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
衆我寡擊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衝
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及戰飛設
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
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
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
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進為追兵所殺成
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

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
飛功第一飛初過廬陵託宿廬市質明為主人汛掃
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
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紹
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
二州命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飛入賀州連破
其砦成走宣撫司時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
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度吉

本傳

卷四十四

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諸
郡帝復專命飛討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
旗以賜飛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
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
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
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為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
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
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
成迎戰左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賁曰爾以長鎗步卒

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爲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

武義大夫

卷四十四

十一

軍士至潭，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果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佐武功大夫。統制會召浚，還飛袖小圖以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口楊欽時，旣降賊腹心潰矣。遂表授欽爲

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詭余端劉誑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水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么投水中，鼻擒斬么，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

武將傳

卷四十四

十一

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子麟、猗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而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疾甚，聞詔即日啟

行未至而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在帝因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三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不息不沫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

本將傳

卷四十四

十四

稱善飛數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

如何飛曰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毋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鄺瓊果

本將傳

卷四十四

十五

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何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

謀國不滅恐始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飛乃遣王貴牛臯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未幾諸將相繼奏捷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木合龍虎大王益天大王與韓常之兵

武臣傳卷四四

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飛之曰不勝先斬汝慶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木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木益兵來又戰敗之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木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與戰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

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木塔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謹兀木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何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木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木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眾來歸磁柵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香迎

大將傳

卷四十四

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木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牒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置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待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統不可回乃請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

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唯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十一年

大將傳

卷四十四

十八

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兀术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始不

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俊益疑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為辭及是飛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不肯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訪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訪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

大將傳

卷四十四

十九

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檜初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諭張俊今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

深入膚理既而贈寶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萬侯
高高入臺月餘遂上於是飛以眾證坐於時年三
十九憲雲棄市相家貨徙家嶺南天下冤之獄之將
上也韓世忠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
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
時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諸
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或問飛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每休舍課將士
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二十

者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
者哭之而有其孤善以少擊眾欲有所舉盡召諸統
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
人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
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
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平生好賢禮
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
歿議復飛官萬侯高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淳熙六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

震霆

韓世忠

韓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
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
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
淵歎曰真萬人敵也欽宗即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
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
者鼓眾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
忠兵不滿千人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二十一

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
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
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
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好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
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其飲啖就降
其眾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
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為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給
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
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前遊世

患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
中日今日以死報國固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
殞命賊遂敗傳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
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好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
最尚留朕肘腋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
于市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昨曰此韓將
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傳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
勇二字以賜世忠兀木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
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二

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
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
寺矣兀木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
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
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李董軍江北兀木軍江南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勇
者明旦敵舟諜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
縋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蹙求與世忠一會世
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塞謂

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闕
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風
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
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木一夕鑿
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
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歿因得絕江遁去初
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
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
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三

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木也是
役也兀木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
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
廣西賊曹成又擁眾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為
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
時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
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
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四年以建康鎮江
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

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
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
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卽上
馬令軍中日抵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
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臣至金軍見李謹聞
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孛也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
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
上堪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

六將傳

卷四十四

三四

躡人馬俱斃遂擒捷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敗亦
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
高郵設水軍夾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之復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仍
親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藉溺歿捷聞羣臣入賀
論者以此舉爲忠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世忠
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
世忠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已而金人
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

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
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
檜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
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
旣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
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
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
斬王世忠性鷲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
嗜義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彼

六將傳

卷四十四

三五

視蓋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
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
箭瘢如刻畫然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買新淦
縣官田高宗聞之銜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蓋
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
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吳玠吳玘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千人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
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建

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為前鋒進據清溪領逆擊大破之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玠統制以弟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玠為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敵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六

已而敵驟至輿柴藁土籍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管

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謀必欲取玠十月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木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剗其鬚而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將復出奇來取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六

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命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歿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歿者山積而敵不退乃募敢歿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以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犇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

饒風諸軍不支遂潰而敵遂入洋州玠乃退保西縣子羽退保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是金人雖幸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子羽與玠因而腹背要擊必傷者過半疫癘大作金人乃引還子羽玠又追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初金人謂玠在西邊故乘險而東不虞玠卒然馳至故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也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八

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霄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矣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玠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管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謂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璘謂胡世將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九

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志。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有。刺。客。萬。一。或。有。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十一

西地樓。焯。使。陝。以。便。空。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焯。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既。而。朝。廷。復。以。胡。世。將。為。四。川。制。置。宣。撫。司。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有。參。謀。

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鵬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又與金統軍胡蓋習不祝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禦賊時世將問璘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鈞相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十一

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計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方半璘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與二將約上嶺而後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

曰敗矣。胡蓋善戰，璘挑與戰，用疊陣法，不與戰，而
裹駐馬而麾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餘。胡蓋
係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而朝廷已有驛書詔
璘班師矣。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
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畧哥細代
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
玠。卒年六十六，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
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王剛中嘗談劉錡
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十五

能當逆亮也。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以
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
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
將之心怠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要在審審漢之
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
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剋近強制弱制
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軍為陣心，翼以馬軍為左右
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紹定六年，朝廷檄珙戍鄂
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
詢知其虛實，即遣盧秀執黑旗帥眾入砦，金人不疑
是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
楊清、王建等亦擣王子山砦，護帳軍皆酣寢，建入帳
中斬金小元帥首，囊佩之，復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
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
等又破默侯里砦，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先
令樊文彬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十五

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大潰，薄
暮進軍小水河，約以明日侵辰進攻石穴九砦，時積
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
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仙遂
與五六騎逃去，降其眾七萬，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
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兼知黃州。時元兵攻襄陽，
隨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乃
先遣張順渡江，然後以全師繼其後，元兵分兩路，一
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

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凡破砦二
十四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忒沒解入
漢陽境口溫不花入淮甸斬舒光守臣以州降因合
三郡之兵來攻黃珙入城指畫戰守卒全其城陞制
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
州荆門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襄
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
奇兵由是指受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
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

大將傳

卷四十四

十四

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
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
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會謀
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
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
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
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
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則難責兵以衛民
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

謂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漢口為屯二十
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五年
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
為桑田者蓋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
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
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
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置蓄泄三
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
蓋節制之兵有能之將也終于江陵惜哉臨終歎曰

大將傳

卷四十四

三五

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珙忠君
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
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眾志皆慚謂士游客老校退
卒一以恩義撫接咸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旗臨
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
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
名警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四

藏書武臣傳目錄卷四十五之四十六

名將

田單

白起

王翦

衛青

李廣

李陵

耿弇

武臣傳

目錄卷四十五之四十六

一

吳漢

段熲

張遼

姜維

鄧艾

王濬

賀若敦

長孫晟

楊素

馬燧

劉錡

余玠

董搏霄

武臣傳

目錄卷四十五之四十六

二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五

○名將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未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金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即墨未下，淖齒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燕即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

武臣傳

卷四十五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

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命甲卒皆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
皆畔燕復歸田單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
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
安平君後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
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
謝而去遂攻狄二月而不之克也田單乃懼問魯仲
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杖插為士
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當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
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
生志之矣明日乃厲卒備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
之狄人乃下單又嘗問 齊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
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 之用眾單聞之帝王之兵
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 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
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 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

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 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
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 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廣
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石 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
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 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矣無
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腴之 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
無鈎竿鐘蒙須之便操其 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
無十餘二十萬之眾而為 此鈎竿鐘蒙須之便而徒
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 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
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 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四

而以集兵三萬距此矣難 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
以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 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
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 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
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 太息曰單不至也

○白起 是大將才以坑降故取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 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
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 之新城以後無歲不與師
攻韓取魏伐 取楚入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白起
復將而伐趙 取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白起

為武安君矣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一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五

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

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眾取勝如神今以彊擊弱以眾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六

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於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

之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乾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歿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僞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七

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歿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歿不忍爲辱君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而稱病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口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歿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歿遂自殺

○王翦

王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始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使人爲反間趙果殺李牧使趙葱及顏聚代將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葱及顏聚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入秦秦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八

王使王翦攻王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於是始皇欲用李信取荆問信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

滅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
 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
 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
 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大王必
 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
 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
 行請美田宅園地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
 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
 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九

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
 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麤而不信人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
 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
 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
 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大破荆軍至蕪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國
 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
 郡縣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
 其子資皆已歿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
 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
 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
 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
 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
 侯

武臣傳

卷四十五

○衛青附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
 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
 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
 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
 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
 無言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
 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官幸上青為建章

一頁... 丹 黃參日車全書第 18 版反內

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青爲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賜
青爵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
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
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
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
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
郡封青爲長平侯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十一

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
漢數千人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
出高關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
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
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
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逐數百里不及
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
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
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

軍而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
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
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
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
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摩
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
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
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十二

翁侯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大將軍
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霸曰自大將軍出
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
曰不然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
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
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
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
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
首虜過當於是始封去病爲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

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始益封去病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賜校尉馬破奴五人皆封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十三

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軍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又再益封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

天下之繇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十餘人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起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上命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後大將軍軍入塞計斬捕首虜九萬九千級驃騎將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乃再又益封從軍吏卒封侯為官賞賜復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十四

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九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

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者
突城關鞠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
天下未有稱也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
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
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
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
主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日李信秦時為將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一五

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
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嘗從行有所衝
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
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
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
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
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
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

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

鴈門代郡雲中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人上郡天子
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
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
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
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一六

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
立盡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
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
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
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
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
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

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歿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十一

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歿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右監田南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十一

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歿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

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
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
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
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
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
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
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殺
數人胡虜始解會日暮更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十九

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
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
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
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
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
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
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

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侯
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
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
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
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
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
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
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二十

精兵走之而令廣弁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
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勞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
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
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
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從前將軍廣廣時
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

其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
亡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
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使
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
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
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
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
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

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
獨下吏當歿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
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
以為勇當戶早歿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歿廣歿
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治亦自
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
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為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擊傷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
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諱
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歿而敢有女為太子
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
微矣當戶有遺腹子陵

○李陵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便將八百騎深入匈
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

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
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
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
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
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
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母騎子女陵對無所事
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
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

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俳佻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

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

女子乎？始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李妻婦，大匿市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二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置子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母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

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戍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

人從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隘谷單于
遞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歿不得行昏後陵便衣
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
還太息曰兵敗歿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
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
子客遇之况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歿非壯士也於
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
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
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五

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
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
戰歿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
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歿
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歿喪色後聞陵降上
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
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
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
虜救歿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
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歿敵得人之
歿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
暴于天下彼之不歿空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
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
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
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
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五

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
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
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
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
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
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
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
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關氏欲殺陵單于匿
之北方大關氏歿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

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爲
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
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
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
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
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
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
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
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推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十一

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
言微動之陵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
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
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
來歸故鄉母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
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
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
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
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歿

耿弇

耿弇扶風人弇年二十一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
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魚陽
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況即弇之父發此兩郡
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
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
步兵千人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
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中山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
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十二

皆恐既而見弇等光武大說乃皆以爲偏將軍還領
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弇等遂從拔邯鄲光武入
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
王令罷兵弇入拜床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
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
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
檄而定也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
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
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

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九來大槍五幡於元
建武元年光武即皇帝位三年身從幸春陵因自詣
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
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
年詔身進攻漁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之功使光祿
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平平侯遂遣身與
吳漢擊破富平獲索於平原降四萬餘人復詔身進
討張步身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
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二十九

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身
身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眾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身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
精兵三萬來救身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
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
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城
中兇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

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初
三四十里身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身視西安城小
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勅諸校
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蓐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
軍荀梁等爭之身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
備臨淄不意吾至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孤張
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
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果將其眾
亡歸劇身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十

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
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身身先出淄
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身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
盛直攻身營與劉歆等合戰身升王宮壞臺望之視
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
之飛矢中身股身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
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身為步所攻自將兵
來救陳俊謂身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
來身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

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步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郡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二

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弁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六年西拒隗囂屯兵于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弁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會王郎起北州擾或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耶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一儒生即召而問之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寵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三

漢復隨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造次出迎漢即擄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復與光武

于清陽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擄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

武臣傳

卷四二五

三三

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乎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從隆慮歸鄴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眾初躬妻嘗戒躬曰君與劉公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

制矣躬不內故及於難光武即位拜漢為大司馬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後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來救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發鼓而進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復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二城皆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

武臣傳

卷四二五

三五

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兵伐公孫述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兵來救漢迎擊興盡殄其眾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

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
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
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即敗矣空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
使其將謝豐表吉將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
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之大戰
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
日不出仍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
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自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五

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表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
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
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
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
戰八尅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
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
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
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

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氣
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
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
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
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陛下慎無赦而
已及薨賜諡忠侯

段熲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六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
詐賫璽書名熲於道爲還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
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
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前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
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
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明年春餘
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
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
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人，又賊種羌屯聚白石，頽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頽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頽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頽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頽，頽坐徵下獄，輪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

武巨傳

卷四二

三

頽者以千數，朝廷知頽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頽但謝罪，不言京師稱為長者，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六年，滇那等諸羌種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冬，復以頽為護羌校尉，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頽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頽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頽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頽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頽

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頽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頽，頽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

武巨傳

卷四三

三八

餘寇無幾，今張奐躡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爾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

一第... 3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於茲。作書令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遂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眾皆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頰因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

武臣傳

卷四十五

三六

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羌復敗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頰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宜且以恩降之。」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軟弱易制，所以比

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疆難破，宜用招降。臣伏念先零雜種，累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歿。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殊歿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

武臣傳

卷四十五

四一

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管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避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鼓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

疾邑萬戶。頰行軍仁愛士卒，病歿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辱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效戰。三年春，徵還京師，拜侍中、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珉、董騰等，增封四千戶，代橋玄為太尉、會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頰。頰遂飲鴆歿。家屬徙邊。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頰功，乃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故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武臣傳 卷四十五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五

四二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六

○名將

○張遼

張遼，鴈門馬邑人。曹公破呂布，遼將其眾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又遷裨將軍。表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稀猶豫，故不力戰耳。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

武臣傳 卷四十六

為說曹公神威，稀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其妻子，稀歡喜。隨詣曹公，公遣稀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從征表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公戰，公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

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以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霸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瀟山。瀟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曹公論功，嘆曰：「登山履峻險，取蘭成，盪寇功也。」曹後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公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悝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武臣傳

卷四六

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以爲然。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而入。直至權麾下，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而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權，幾獲之。公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公復征吳，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久之。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又徙陳郡卒，謚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有也。使賊至今

武臣傳

卷四六

三

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維詣亮，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雷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當遣

詣宮覲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糧盡退還明年

武臣傳

卷四十六

四

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還保狄道城維復圍之十九年春就遷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違誓不會故維遂為魏將鄧艾所破隴西騷動維深引負自責二十年魏諸葛誕反淮南關中分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

復率數萬人出駱谷維本驕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既深懷忿恨而宦臣黃皓弄權於內大將軍閣宇又與皓協比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日益危懼不敢復還成都景耀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五

降傅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遂長驅而前維化乃舍陰平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而糧運懸遠將議歸還乃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傷入矢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艾據成都維初聞瞻破又聞後主欲固守成都又聞欲東入吳又聞欲南走建寧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

咸怒拔刀斫石而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故會與維出則同轡坐則同席會謂長史村預曰以伯約北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維知會有異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就會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為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

武臣傳

卷四一六

六

到孟津與騎士會于洛陽則一日而天下可定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將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楮數千欲悉呼外兵楮殺

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共斬會及維从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為典農綱紀遷尚書郎司馬懿奇之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又通漕運之

武臣傳

卷四一六

七

道乃著濟河論以喻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在蜀偏將軍姜維維退
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空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
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
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
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
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嘉平四
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指授節度使艾與
蜀將姜維相綴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

武臣傳 卷四一六

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
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壇自褒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
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絲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
等出其右司馬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還艾怒
曰存亡在此叱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
進軍到雒劉禪請降及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
羣下面縛輿視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視受而釋之
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

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縣竹築臺
以為京觀用彰戰功艾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
故得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
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爾識者笑之艾言於司馬
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
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
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
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計然後發使
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

武臣傳 卷四一六

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
財供其左右以顯歸命之寵司馬師乃遣監軍衛瑾
喻艾事當須報不立輒行鍾會與纂等皆白艾所作
悖逆變數已結於是詔以檻車徵艾而以衛瑾監艾
車艾父子既囚鍾會遂作亂矣及會死艾本營將士
追出艾檻車迎還將至成都瑾遣別將討艾遇於縣
竹斬之艾遂與子忠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
妻室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
以問殄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

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
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我欲使容長戟幡旗後參征
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謂祜曰濬奢侈不節
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使可酬也
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肖養濬
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遷益州

武臣傳

卷四六

十一

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
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
其上得馳馬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
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
諸軍事濬乃上疏請伐吳帝深納焉及杜預表請帝
遂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至是發兵先在巴郡所
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
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
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船濬

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
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
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
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
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
濬入石頭皓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京
師收圖籍封府庫以待朝命時濬年七十餘矣初詔
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
至江陵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立受

武臣傳

卷四六

十一

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制故濬至西陵預
與濬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計累世
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
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
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先是王渾雖破皓軍猶
頓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故渾恥之乃表濬違
詔不受節度詔書切責濬濬上書自理渾又報周浚
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自表曰臣將軍素嚴兵人不
得妄離部陳間一矢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

所知也。濬自以功大而為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賢中，是吾福也。」卒時年八十。李生曰：「王濬說得可憐，真可憐也。」范曄曰：「功名之際，理固然乎！令人三復思老氏之三寶矣。」

武臣傳

卷四一六

十一

○後周賀若敦賀弼附 夷種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過絕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覘知，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

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瑱軍。瑱兵競來牽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眾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

武臣傳

卷四一六

十三

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護怒徵敦，逼令自殺。敦臨刑呼其子弼曰：「吾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灰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隋文帝篡位，欲平江南，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弼吳州摠管，與壽州摠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開皇元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

復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魯廣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知其將驕卒憤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擒摩訶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便不復疑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使陳人規知以為內國無船其四積

武臣傳

卷四一六

一四

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於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救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乃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坐是免官弼愈益怨望後數載下弼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久上曰

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即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二十年春弼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

武臣傳

卷四一六

一五

此乃命弼弼再拜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嘗問弼以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將才優劣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竟坐誅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為

司衛上士楊堅一見深異之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因遣晟副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圖愛晟與其游獵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鷗相攫遂一發而貫雙鷗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學彈射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部落謀共南侵時文帝新立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口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易可

武臣傳 卷四十六 十六

離間因上書并面陳彼處形勢山川虛實文帝嗟異因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至攝圖弟處羅侯所誘令內附不數年攝圖遂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使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拜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平攝圖笑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玷厥染

干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處羅侯之子雍問懼復其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染干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

武臣傳 卷四十六 十七

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眾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尋以染干為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鳶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二十一年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

出討達頭。達頭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降官，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摠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

武臣傳

卷四十六

六

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畱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肋骨，豈敢有辭。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隸，頗留意風俗，美鬚髯。周武帝親摠萬機時，素以其父歿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為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行軍摠管。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九

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輦鹿角為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

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伐者
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
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
僕射其年以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
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
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
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
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
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煬帝即位素雖有

武臣傳

卷四一六

二十

建立策然終為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內情甚薄寢疾
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
日當死素亦自知不肖服藥曰我豈須更活取子女
感嗣以謀反誅李生日觀越公臨沒之際楊廣不以
為德反以為讐矣何益乎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
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
斬向潤客牛廷珩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還亡所

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為祿山
所縊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
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
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
遣使饋勞賔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賂虜
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
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號暴抱
玉才之建中二年以燧屢建大功遷檢校兵部尚書
封幽國公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

武臣傳

卷四一六

三二

燧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
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
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
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
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
以兵萬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
間悅計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
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
光燧令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崗戒曰令悅得

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戰時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喜之詔出度支錢五千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三

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過水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為陣百騎持火匿其旁待悅衆盡度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譟而前燧令兵士無得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為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

燧將兵奮擊大敗悅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餘級虜二千餘人尸相駢藉三十餘里淄青兵幾殲焉抱真問燧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耳於是田悅夜走魏州嬰城自守而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等滔與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涇師亂帝走奉天燧乃還軍八原燧念晉陽王業所基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濬為東隍省守陴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三

萬餘人李懷光反詔燧為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大蝗民艱食物貨翔踊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逆計久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素憚燧却拜城上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泐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

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爾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以降燧誅其黨閻晏等它脇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詔燧為綬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

武臣傳

卷四六

十四

結贊乃遣將論頰熟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頰熟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合白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奔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燧卒年七十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

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宜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時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小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以錡充東京副留守錡家先自順昌至是自淮安沂林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今

武臣傳

卷四六

十五

人果敗盟來侵入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報金騎已入陣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自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置家去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正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躍曰平時

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矣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痴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瀕河至城下矣壬寅金人圍順昌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即以步兵邀擊弱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五

盛移砦東村二十里錡遣統將闔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往或請銜枚鎗笑曰無以杖也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不七日自順昌鎗聞兀木至會於城上或謂今已屢捷空乘此勢具舟全軍而

對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

為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八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仗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為敵所執兀木大喜即置鴛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五

繫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兀木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取訓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頰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亦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奮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飢渴飲食水草又輒病方晨氣清涼錡

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鉄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錡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名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二十八

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所敗敵敗退即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先是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左護軍本無閉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專力擊拐子馬軍兀朮平日恃以為強者至是殆盡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誼華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

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月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二十九

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令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

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
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俊還朝因言岳飛不赴援
錡戰又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錡宣撫判官知荆南
岳飛奏留錡不許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
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逐路軍馬錡引
兵屯揚州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
沈其舟會錡病求解兵柄遂還鎮江都督府參贊軍
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
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三十

功乃出儒生手當愧死矣三十二年閏二月錡因恚
恨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
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
姓名者罪不赦杖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
隨姓名其若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
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
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
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
眾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

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
副兜牟與甲置之曰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
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
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
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
緣虜人眾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
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
壓數騎殺死甚眾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徙
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飛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三十

以糞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
頭食又多為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
少為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死賣茶翁脫身
走襄淮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
壯之因留幕中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
世胃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
粗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

有所重備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三三

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為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闔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起則饒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

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布星分屯兵聚糧為必守計又移金成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成於青居興成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其備內水移利成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三三

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還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

以帥指臂曉之遂相率拜賀慶至斬夔

○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搏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空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武臣傳

卷四十六

三十四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七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乃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懼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因留宿間語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二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專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任使諸將多訪于禹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赤眉光武等亦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度乃拜為前將軍持節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禹乃以韓歆為軍師馮愔樊崇宗歆等為將軍引兵而西建

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關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數日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於是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歿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中郎將弭彊皆斬之遂定河東是月光武即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

賢將傳

卷四十一

二

鄒侯禹時年二十四矣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歆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焉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

賦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賊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勅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令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殺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

矣禹乃南入長安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修行園陵置吏士奉守遂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禹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勅禹還兵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棰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乃獨與二十四騎走還詣宜陽四年春延岑復寇順陽聞帝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登追至武當復破之岑

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帝益重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大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四

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異見光武，自言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輕重。城中有老母，異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可以歸身耳。」乃與萌共開門出迎。光武入城，署異為主簿，以苗萌為從事。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言，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又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

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亭時天寒，列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傷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五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城邑完全，倉庫實，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謀陷伯升，以此慚阻。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

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叛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復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亦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宜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而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問四方動靜。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六

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因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帝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

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復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其餘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且上今使諸將屯龜池。以要其東。我等擊其西。可以一舉取之矣。禹弘不從。遂與賊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重皆載土。但以豆覆之而已。弘士飢。爭取豆。赤眉還擊。弘遂大潰。賴異與禹合兵救弘。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息。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得脫歸。宜陽。而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乃堅壁不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七

出。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復與賊約期會戰。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峭底。降其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龜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異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

行關中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者帝使以章示異異懼陳謝詔報曰將軍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葦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楹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是年夏諸將上隴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八

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行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諫異曰虜兵臨境怛怵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拘邑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囂降漢九年隗囂歿囂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收純帝復

今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皆斬之時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節侯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為氏援三兄况余負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九

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分、明、西、出、一、木、偶、人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廟中立舊交

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

賢將傳 卷四十七

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以為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謙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

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囂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乃為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為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

賢將傳 卷四十七

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埃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叅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

長吏援復將兵擊之。至氏道縣，羌在七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也。」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視。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二

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援為人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論兵，帝嘗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以援為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擊牛醜，酒勞饗軍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

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跼蹐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出迎，援謂平陵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歿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將軍之志，臣所聞也。」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

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因請行。烏桓候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帝貴婿也。二十四年，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時援年六十二矣，帝慰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臣、孫永等征五谿。軍行有兩道，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

頭益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為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十四

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

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先是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坐裁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十五

買城西數畝地墓而已賓客故人莫敢爭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書白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即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援及援遇讒亦唯勃能終白焉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

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
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
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亡命者來
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愛故以
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李生曰援初為書與竟將楊廣使曉勸其言甚美
朱勃之上書白援無罪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
其為書與嚴敦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
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信不為無意矣范氏謂

賢將傳

卷四十二

十六

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一此言非也夫
伏波節俠也既自許以馬革裹尸矣何畏乎壬人
何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
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
舉孝廉茂才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會鉅
鹿張角反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
會議嵩以為宜解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

軍士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
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
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
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
圍之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
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
驚亂吾出兵擊之可破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
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
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十七

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
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
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
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
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無功而還
仍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
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
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
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孥

擊獲甚衆，角先以病歿，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頃止，須管慢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六

之吏，懷慚，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冬末，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

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搦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將軍指搗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響振，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閭宦之罪，除羣兇之積，雖童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哉？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易也哉？且今豎宦

賢將傳

卷四十七

十九

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今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也。忠知計不用，因去。會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曰：兵法曰：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

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係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矣將何救焉。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又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二十一

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卓大慚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自裁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

又增怨嵩初平元年卓秉政乃徵嵩爲城門校尉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關豎亂朝董卓誅之而不能盡忠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逐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投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爲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二十一

囚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猶未乎嵩笑而謝之及卓被誅嵩爲征西將軍尋李傕作亂嵩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抑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李長者曰以余觀之堅壽之交董卓有至意焉閻忠之說蒯通之說千古其一轍也

○朱雋

朱雋字公偉上虞人少孤母常販繒為業雋以孝恭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毋繒帛為規解對毋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計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

齊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終不知所由後交趾部羣賊並起又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利元年拜雋交州刺史既到州遂斬梁龍降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

曼成起兵數萬殺郡守宛下為後太守秦頡擊殺賊更以趙弘為帥眾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擊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許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罰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不足以勸善討之則足以懲惡賊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常也因急攻連戰不能剋雋登土山鼓望顧謂張超曰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必戰也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破之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眾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雋急攻夏追至西鄂精山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時董卓

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相忌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少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雋太僕以為已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釁不可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遷都計非事所急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及董卓被誅催汜作亂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催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十四

等奉迎天子奏記於雋會李催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催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就催及李催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催和汜不肯遂留雋等雋素剛即發病卒

范曄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朕倉卒之

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穢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習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六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其致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五

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持此為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為將為相則天下歸心眾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着好棊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唯一畱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為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夫當功業烜赫之日封爵在前貴富在後獨能退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

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
身及其家而遺孫子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此當時隱
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唯貧而隱者不
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
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
而又能下之也。平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
利可居。即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為禍而功
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真者獨能知而讓之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二十七

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固宜。雖然義真之不
受閻忠之說也宜也。若子酈之說梁衍之說咸棄不
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還怯也。非還讓也。是又安足
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
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
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
呼。皇甫義真之不死於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雋者
不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催汜卒為汜所留而歿
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
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
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唯有二百許人
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
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
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
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
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千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二十七

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上黨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
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羌。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郡都尉率好財貨為所
患苦。及奐正身潔已感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反。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
阬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陰
與烏桓和通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
熹元年鮮卑復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
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

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
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屬散敗常
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
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夏
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殺略
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
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
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與爲護匈奴中郎將
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十八

史二千石能否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
十萬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
論功當封與不事宦官以故賞不行唯賜錢二十萬
除家一人爲郎與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
制邊人不得內移與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
寧元年振旅內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
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
與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與與少府周滂率五營士
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與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

封侯與深病爲節所害上書固讓封還印授卒不
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兩雹霹靂拔
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
物通氣木生於火相瀆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
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
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
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
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爲
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十九

天子深納與言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才建衛良同
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疾其言下詔切
責與等自囚廷尉並以三月俸贖罪禁錮歸田與前
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
尉欲逐與歸敦煌將害之與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
不明得遇州將下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
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
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與生歿所能報塞也夫無毛髮
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

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骨
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歿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
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
為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企
心東望無所復言頗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
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歿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
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十一

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而復纏以纊絲率以釘密為不喜耳辛有前奄朝殞
夕下措屐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
從意庶無咎各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
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
字伯英芝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初昶為武威太守
其妻懷孕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
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
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

登樓自燒而歿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七

賢將傳

卷四十七

三十一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八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為平原相以羽張飛為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為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

賢將傳

卷四十八

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以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諒彭之

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

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猶疼痛

醫曰矢鏃有毒毒既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

後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

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

十四年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為後將軍

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遙

聞之心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

為前將軍羽聞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

兵同列不肖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

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

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也今王以一時之

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

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

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

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

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即受拜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

終是賢者

賢將傳

卷四十八

二

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

賢將傳 卷四

三

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還。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委子矣。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子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

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應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督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與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四

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山道迤狹，郃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去。飛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鉞，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嘗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

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
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曰桓侯

○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大業末韋城翟讓為盜勣
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空自剽殘宋鄭商旅
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
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為主以奇計破王世
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
吏不時發歿者月數萬人勣為密曰天下之亂本于

賢將傳

卷四十八

五

飢寒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
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
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唐朝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
直汝比抵魏郡皆勣統之而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
孝恪曰此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
之敗以為已功也乃錄郡縣戶口密啓密使自上之
使至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
公賜姓李後從秦王伐東都及平竇建德俘王世充
俱有功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

此言世充一
孫寧亦不
與

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
姓果不可得若約齊薄之可不戰而降也靖大喜率

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勣前屯磧石不得度
由是酋長及部落五萬皆降于勣詔拜勣行并州大
都督府長史徙封英治并州凡十六年以威肅聞後
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
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嘗得暴疾醫謂必用須
灰帝自剪須以賜勣疾良愈留宴帝顧勣曰朕思屬
幼孤無以易公者公昔不負李密官負朕哉勣感泣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六

因嚙指流血俄而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及帝寢疾顧
謂太子曰爾於世勣無恩以事出之我歿即用為僕
射彼必致歿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同中
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尊寵無比高宗
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敢決李義府許敬
宗又請廢王后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
計之勣稱疾不至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
乃密訪勣勣對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
決詔勣與志寧奉冊立武氏而王后遂廢總章二年

卒年八十六。勸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持法嚴明。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皆相其奇麗。福艾者道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勸且死。謂其弟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悉爲不肖子所敗。我子孫今以付汝。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撈殺以聞。母令後人笑吾猶笑房杜也。勸于震。震子敬業少從勸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郿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職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令。長

賢將傳

卷四十八

七

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弟敬猷自監屋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快快。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而囚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殆盡。天下憤怨。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至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歿。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討滅之。先是敬業問計於軍師魏師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

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歿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

李生曰。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乎。此探本之說也。然此本于人情。而彼合於名教。固宜其不相入耳。然又安知夫專事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八

名教者。平生果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於責主之明而恕己之暗也。甚矣修身齊家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修身齊家之不可也。所以聞誠正修齊之說者。非也。今未暇論是。夫高宗之庸。其能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於諸公乎。武氏如悍怙。寵其能低頭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於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爲忠。殺身成仁之名美。拘守聖人名教之爲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雷焰。而鼓之滔天也。蓋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然後知其罪

不獨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彼其敢於肆毒興羅織誅殺宗室大臣幾盡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略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乎明王者不過以知人爲難愛養人才爲急耳今觀婁郝姚宋諸賢並羅列於則天之朝迨及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殊

賢將傳

卷四一八

九

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屢與二張爲仇武氏亦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之所深心愛惜而敬禮者也彼其視廬陵王相王儒而不足與有爲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決非女主也審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若謂勣爲喪邦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終始於濁亂之朝襍裘縱博日與淫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

市在末成
自若榮任
格志在在
已成不防
相以友同
志生以治
化

○王峻

王峻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受銜檢擢明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請誅之峻以思忠勇智可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峻亦由是出爲渭南令景龍末累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賊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大驚疑旁有伏自相鬪歟者萬計進并州

賢將傳

卷四一八

十

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降者稍稍叛去峻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僕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鎮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縑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

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也不然前至河
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
河討之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
於神曰駿事君不以忠為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眾
無與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
雪霽駿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
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
駿討平之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駿獨不取曰臣之
事君猶子事父也詎有常近闔掖而臣子敢當之乎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十一

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
下肅吏人畏愛之

○渾瑊 夷種

瑊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為臯蘭都督父釋之
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
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
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
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
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

河北射驍騎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歿之肅宗即位瑊
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
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
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
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從子儀擊吐蕃吐蕃引去瑊
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為瑊書
若與同亂者帝識其謀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
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
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十二

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
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歿者可藉人心危
惴或夜縋出撥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
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官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
辭戲斥天子以為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
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
水囊為鄣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
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
百戶而下募突將成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

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城前與防城使侯
仲莊搃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
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
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城中矢自擱去被血而戰
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歿舉城歡譟是
日詔授城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
光奔難賊乃去迨後乘輿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
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
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十三

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與
韓游環戴休頰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
功以城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
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號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
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與李晟鈞禮吐蕃相
尚結贊陷監夏陰窺京師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
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詔約盟平涼州以城爲
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
免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

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諡忠武城
好書通春秋漢書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天性
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
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
待云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
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故
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李抱真 夷種

李抱真安興貴之裔也世居河西僕固懷恩反代宗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十四

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抱
真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
曰子儀爲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爲之用誠以子儀領
朔方可不戰而解矣旣而懷恩果敗以抱真爲殿中
少監抱真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
更受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真策山
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戰征之後賊重人困軍伍彫
凋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間月得曹
福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

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故
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德宗嗣位領昭義節
度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
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
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
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又聞德宗走奉天抱真與
燧乃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
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
離阻其奸為羣盜所憚興元初滔悉幽薊兵與回紇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十五

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
於是眾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真乃
遣容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
而心尚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乃悉以軍事委司馬
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
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
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朱滔攻貝州足下既
不能與兢長雄豈可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書
罪已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

武俊而泣涕下交頤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真因
臥帳中熟睡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
此身已許公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
破滔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
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亦徐以禮謝遣未
年喜方士有孫季長者為治丹餌丹二萬丸不能食
且死以莖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二十九而卒卒
年六十二

○李光顏 夷種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十六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為裨將
節度使馬燧見而悅之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
佩劍贈之元和元年討蔡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
壁浹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眾不
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其身如
蝟光顏子時在軍中攬馬鞅泣諫光顏挺劍叱之於
是士爭奮擊賊乃潰當是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
顧皆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
潞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

一萬... 1 又之下

中示創甚來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激河之
堡可乘且重胤壘亦未可破乃遣田頴宋朝隱襲其
然堡夷之弘怒不救重胤將戮頴會中人景忠信至
矯詔械繫頴于在所馳以聞有詔釋頴并詔弘曰違
都統令當次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可也弘不
兌自是光顏與弘有隙矣十一年光顏屢困賊拔凌
雲柵捷奏入帝大悅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
月敗賊於鄆城歿者十三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
光顏有功欲捷饒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襦襦珠琲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十八

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
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
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
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
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
皆感泣遂厚遣使者遣之弘大慚裴度築赫連城
於施口率輕騎出觀賊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
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賊乃免先是光顏
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賊歸路賊敗去

必溝下者無數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
虛入蔡矣賊平加檢校司空仍鎮忠武寶曆二年卒
年六十六初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
知義必能立功故帝以度爲知人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
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
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囑目獨彬中立
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卽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

賢將傳 卷四十八 十八

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兩川旣平王全斌等晝
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
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
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橐中唯圖書衣衾上謂
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
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
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
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
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

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輒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

賢將傳

卷四十八

二十九

入官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赦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以賀彬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之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即位

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為弭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崔彥進米信自雄州回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

賢將傳

卷四十八

三十

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以攻取謀議蠶起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

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大敗彬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真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

賢將傳

卷四十八

三十一

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笞杖言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壺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泊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

爲請於上上乃許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八

賢將傳

卷四十八

三十一

藏書賊臣傳目錄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盜賊門

妖賊門

貪賊門

反賊門

殘賊門

逆賊門

奸賊門

一盜賊

以上共七門

賊臣傳 目錄

赤眉劉盆子

後魏破六韓拔陵

黃巢

二妖賊

黃巾張角

五斗米張魯

奉五斗米道孫恩

隋宋子賢

三貪賊

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僕固懷恩

李懷八

五殘賊

寧成等

趙禹張湯

江充 嚴延年

裴延齡

皇甫鎛

蔡確

邢恕

史嵩之 附史彌遠

六逆賊 殺母逆賊附

董卓 附呂布

王敦

桓溫桓玄

賊臣傳 目錄

安祿山史思明

李存勗朱泚

附王陵 趙苞

溫嶠

七奸賊

李林甫

盧杞

秦檜 附湯思退

藏書賊臣傳目錄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藏書賊臣傳卷四十九

○盜賊一

○劉盆子等赤眉賊

劉盆子者城陽景王章之後也時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自號三老是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等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擊王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遂北入青州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

賊臣傳

卷四十九

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廉丹戰死王匡走赤眉遂掠楚沛汝南潁川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隨使者至洛陽見更始更始皆封爲列侯然崇等雖封而實未有國邑乃復亡歸營將其衆入潁川而自分爲二部更始三年至弘農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又相與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立盆子爲帝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降遂大掠城中收載珍

寶大縱火燒官室復引而西過南郊車甲兵馬盡爲猛盛衆號百萬入安定北至陽城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汗辱呂后

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行姪穢焉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野遣人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復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壁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明旦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等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

弱溺社稷汗井竈然猶有二善攻破城邑令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而憐盆子厚賞賜之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李卓吾曰漢祚之延長子孫之永賴也宜哉創守者斷斷乎當以漢為法矣

○破六韓拔陵

後魏政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諸鎮華夷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

之民皆響應拔陵遣別帥衛可孤攻懷朔鎮時鎮將楊鈞擢賀拔度拔為統軍并其三子允勝岳為軍主以拒之魏使李崇持節北討撫軍崔暹鎮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自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烽起秦州亦推其黨莫折念生為天子魏又遣崔延伯蕭寶寅帥諸將討念生時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遂引還平城顛賀拔度拔父子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六月拔陵圍廣安王深於五原

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參軍于謹言于王曰今寇盜烽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管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四

眾而還拔陵南走渡河以死是時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關中驚擾賴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賊詔加椿行臺節度既而楊椿有疾求解乃復以寶寅為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謂其子昱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汝赴京師當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須此三人也昱面啓魏主及

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十月寶寅果反，自稱齊帝。魏復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之。寶寅攻馮翊，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五

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雖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即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

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萬俟醜奴是時魏主遇弒，爾朱榮已入洛陽矣。八月，賊將葛榮引兵圍鄴。爾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榮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搃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六

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之復許，還其馬，仗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去。追擒之。二年，萬俟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時赤水蜀賊斷路，岳進擊破蜀賊於涓北，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帥步騎二萬進至涓北，與岳會。岳引百餘騎隔水與語，稍引而東，至淺

水處岳即馳馬東... 以為走棄步兵輕騎南渡渭
追岳岳依橫岡設... 兵以待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
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而下大
獲人馬遂擒菩薩降其步卒萬餘醜奴走安定岳復
追賊至于汧渭停軍夜馬宣言天時熱未可行師俟
秋涼乃進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
柵拔之縱所得俘囚諸柵聞之皆降遂進抵安定城
下醜奴復敗走趣高平岳復輕騎追及於平涼賊未
成列直閣侯莫陳崇單騎入賊陣生擒醜奴城中執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七

蕭寶寅以降爾中遂定

○黃巢

黃巢曹州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喜養凶命
咸通末歲飢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
二州先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
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
衆數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關以
東州縣大抵皆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略所過焚剽生
人幾盡官軍追擊賊遺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

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
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及仙芝為宋威所獲傳首京
師其衆復推巢為主巢自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
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
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
濁亂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澤既一朝有變天
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
列指目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會巢兵在江
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城襄城陽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八

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為節度使
裴瓌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
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即叛去
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
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
棄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
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
廣州執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
詆宦豎亂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

財產縣令犯賊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樑沿湘下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熾焉投齒蔽江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佗以五百騎釘轡藻蕪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沱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于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荅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九

臨安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當此時也高駢按兵不出巢又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出迎賊巢入勞問里間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王師潰田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

曰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與之甫數日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亂人妻女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舍含元殿卽帝位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朱温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爲行營司馬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財子女巢伏野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十

次覘之見其備弛卽遣賊率衆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至相與出謹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賊至皆負重不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入萬餘人血流遍溢謂之沘城明年正月鴈門節度使李克用遣將夜襲京師火燬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商山委輜重珍貲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讓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

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追巢，巢引殘眾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昨城入宛，句奔兗州。克用追至曹，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眾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眾七千，為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略甚。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十一

衆湘陰疆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妖賊

○黃巾賊張角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於是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十一

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馬元義於雒陽，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為蛾賊。馬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地公將軍，寶弟梁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

逃旬月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乃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遂大破賊，斬首數萬級。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會遣小黃門左豐視軍，索賂遺不與，誣植不進。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十三

與之罪，檻車徵植，仍詔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斬梁，獲首二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角餘黨以趙弘為帥，眾復盛，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相拒，雋登土山以望，謂司馬曰：「吾知之矣。」遂解圍，又擊破之，斬首萬餘級。餘眾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斬首餘級。於是黃巾

破敗，其餘州郡所誅，每郡輒數千人。

○五斗米賊張魯

張魯祖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虜太守蘇固，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已信，號祭酒，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又置義米肉，懸之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十四

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建安二十年，曹操自散關出武都，征魯，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衡不肯，率眾拒關，操攻破之，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操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使盡將家屬以出，操遂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皆為列侯，又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奉五斗米道賊孫恩

孫恩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恭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乃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乃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恭傳其術恭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及恭為道子所誅其從子恩遂逃入海眾聞恭死皆謂蠅蛇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十五

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八郡一時俱起皆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朝廷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產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去朝廷乃以徐州刺史謝琰為會稽內史成海浦恩復入餘姚破上虞冠邢浦害謝琰朝廷

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恩復還海於是復遣牢之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決口敗雅之軍牢之進擊恩恩復還於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劉裕總兵緣海距戰恩眾乃敗狼狽赴海尋又集眾北寇廣陵陷之復浮海而北劉裕躡之累戰大敗由是衰弱沿海而還裕亦尋海要截之復大破之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為臨海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沉于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等皆謂之水仙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十六

投水從死者以百數愚民之愚一至是乎餘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元興二年循寇東陽劉裕討循循窘急遂逃于海乃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而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入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北伐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姊夫也勸循乘虛而出初道覆欲裝舟艦使人伐材於南康山詐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中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賣衣物市之如是數四故船版

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敢隱者乃并力裝
船旬日而辦遂寇南康害鎮南將軍何無忌連旗南
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州
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
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
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
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竟爲裕所敗

○妖賊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

賊臣傳

卷四九

一七

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
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
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
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
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
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
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京房易
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

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卷四九

六

○貪賊三

○蔡京

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後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惇光不同十年之間京再莅其事成如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賊臣傳

卷四十九

十九

而又知其才矣使有聖主因才而任之果何事不可為也而乃細責瑕疵摘其奸險以能發未萌之惡為先見數人不可當之罪逆為盡忠其人既無所容則不暇顧狼狽百計反噬而後為快亦自然之理矣常安民既言京以待從與中官相交結矣陳瓘又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目力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也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瓘使答之曰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

也時曾布在樞密恐京執政忌之密言於蔡卞曰第既備位承轄只不可以同升乃只進承旨徽宗即位

京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京與之游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頗屬意京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共道京平昔謂非相京不可官妾宦侍又皆合口共稱譽京故帝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復用為學士承旨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京起斥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二十

逐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用條例故事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擢童貫領節度使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瀘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扞振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於是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矣時元祐羣臣賤竄死徙略盡京猶怨恨不已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為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于時承平既久裕

庾盈溢京又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娛悅上心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奸黨碑凡京所建置一切罷之免京為太乙宮使京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遣京致仕四年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患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十一

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宣和二年京復致仕六年以朱勳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耗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條代京入奏益恣為姦利兄攸不能堪發其事上怒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貫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皆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

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一子八人儵先死攸儵伏誅條流白州死儵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先時京毀司馬光呂太防范純仁等景靈宮繪像又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文集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十二

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七倉以聚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船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繼者效尤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船之法壞矣至晚歲京漸覺事勢

狼狽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以人本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談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欲得知之應之曰太師問及此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鬻者抱負不苟鬻時適赴吏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接語也鬻師道甚尊諸生不能堪一日呼諸生來前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生教言但令緩行未聞學走也鬻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三

走可以逃死諸子驚歸告其父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與鬻坐鬻曰今日自救已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時自是始有召命鬻後守南劍設方畧以拒范汝為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後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鬻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筭

蔡卞京弟也與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

陳次主言卞洗垢索瑕中傷士類其爭主行雖在章惇下實啓之時人目之為笑面夜叉蔡攸京長子其後與京權勢相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眴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惡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罪我也數日京果致仕攸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帝殺之帝不許攸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三

優侏儒道市井淫嫖謔浪語妻宋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入辭二美嬪侍上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誅之

○賈似道

似道台州人少落魄為游博以其姊貴妃有寵於理宗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似道從此威

權日盛矣。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似道用趙范謀，發兵據殺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起，似道爲之也。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元世祖時以帝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阪破，宋人再築，再破。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許。會憲宗晏駕，乃許之。元兵拔砦而北。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二十五

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劾勞，如文彥博故事。明年，元世祖即位，遣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而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貞州軍營。國人皆不知，所謂請和也。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二年，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每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性酷嗜寶

玩，因建多寶閣，日登閣賞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然畏人議，已務以官爵牢籠一時士。又加大學，餼錢寬科場恩例，以利啗人。由是言路斷絕。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及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至蕪湖，遣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元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許。會陳宜中請誅似道，似道亦自上表乞歸，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斥似道名，侮辱備至。似道至古寺中，見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二十六

死何憾拉殺之

李生曰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置而使之也如林甫秦檜者方自以才知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慎也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興來俊臣等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以秦皇之威魏武之狡不可畜而使之也何也彼固以畜秦皇魏武為也一滅秦於先能使秦皇為其子一滅魏於後能使魏武不能棄其身皆千古巨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狼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棄也何也天下惟小人最多才故也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此惟真聰明之主能知也懷恩懷光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低頭就戮甘心於讒賊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若王陵數子不忍去官而忍殺母非但母死不奔喪已也會參絕之矣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七

○反賊四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也世襲都督懷恩善戰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擒薛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子儀率懷恩迎擊之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玢將士股栗皆殊死戰虜遂敗退收馬橐駝器械甚眾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八

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帝乃詔廣平王為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管左懷恩引回紇馳掩之賊斬無遺賊氣沮既又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賊陣殺十餘人眾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鬪賊遂大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眾必

為我患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謀者至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克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又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為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鬪將兵每深入多殺賊太清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十一

妻有色瑒劫致幕下光弼命歸之不聽而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為賊殺官卒邪及光弼與史思明戰却山遂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為工部尚書代宗立拜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為少子請昏上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為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引眾十萬關中大震帝遣懷恩及其母與可汗會太原

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為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為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乘夾擊之朝義敗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使瑒及北庭兵馬將萬騎逐北朝義遂走平州自縊死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乃悉請裂河北分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十一

大鎮以授之故高等卒據以為患云時有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以懷恩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詔兩解之懷恩怏怏乃上書陳情曰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眾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

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擢強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其詞語慢狠帝一不為嫌故詔宰相裴遵慶臨諭之遵慶至懷恩抱其足而泣且訴遵慶勸之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嫌隙成矣余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懷恩乃止又欲使一子入衛志誠又固止之懷恩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適偏將焦暉白玉等所瑒首獻關下懷恩入以告其母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十一

曰我戒汝勿反今眾變禍且及我奈何即起提刀逐之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母以壽終懷恩遂誘吐蕃十萬入塞進掠涇邠祭來瑒慕渡涇水遂陷涼州永泰元年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詔郭子儀屯涇陽懷恩至鳴沙而病還死靈武范志誠統其眾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為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賜姓李懷光勇鷲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委懷光紀綱軍中事軍中畏之及德宗罷子儀副元帥而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遂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懷光引眾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一道自是吐蕃不敢南侵帝走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時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而進遂自蒲津絕河取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十二

方使也絕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矣時帝被圍急聞之喜甚即持韶大呼城上人人心乃安懷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為人踞而復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煩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等輩昔見上且請誅之盧杞聞之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被膽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然之乃勅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日以徑千里赴難為奸臣阻隔恚恨去屯咸陽數暴仁等罪帝為貶杞與趙

贊白志貞又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帝亦殺之
以慰其意然懷光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興元元年
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
聖人疑懷光邪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
氣甚悖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
子也演芬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乃遣其客部成義
詣行在告之成義至奉天先告懷光子璿璿以告其
父懷光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欲
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

賊臣傳

卷四十九

三十三

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
不負太尉演芬胡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
怒使左右鬻食之左右皆曰義士也令快死以刀斷
其喉而去懷光又遣其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密
告渾瑊曰懷光欲遣遠矣承俊使我為內應以脅乘
輿瑊白發其奸於是請帝決走梁州百官遂入駱谷
矣貞元元年朔方步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河
中平馬燧渾瑊諸將之力也

藏書賊臣傳卷四十九

藏書 賊臣傳卷五〇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

○殘賊五

○甯成等

太史公曰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

賊臣傳

卷五十

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斷珉而為璞號為罔漏吞舟
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
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
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
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
急如束溼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鄧都為守
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

六五九

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乃召成爲中尉其治效到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迺貫貧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

賊臣傳 卷五十一

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爲枝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害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義縱河東人也少年

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以賢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非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

百餘人縱壹切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迺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到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

此道乎銜之至冬揚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

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減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來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五

事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愔愔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卽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

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尉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擊
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堪准貴富温舒擊東越還議有
不中意坐法免是時上亡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
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右
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
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
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
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
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

見月傳 卷五十一 六

五族乎温舒死家直金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
都尉死家直不滿五十金尹齊東郡荏平人也以刀
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
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
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為淮陽
都尉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去
歸葬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
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

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
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隄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
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
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
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
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
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七

請蜀乃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
不知挾偽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
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
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
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
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
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咸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
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廐
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愷及淮南反

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闖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枉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臧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

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証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是時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九

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以百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

得其渠率散卒失叀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寤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趙禹張湯

趙禹者潯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

賈臣傳

卷五十一

十一

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柱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為審成掾丞相武安侯徵湯為吏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舍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奏讞疑事必豫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楊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明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之所治即上

賈臣傳

卷五十一

十一

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其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不可繇是益專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

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紙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理注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浸漁於是痛繩以臯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二

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間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繫導官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誣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劫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二

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它姦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為湯廼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史記傳

卷五十一

十四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江充

江充趙國邯鄲人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敬肅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兄父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相謀殺國豪猾攻剽為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衛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小

史記傳

卷五十一

十五

臣苟為姦偽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以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有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官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

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効没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亾素也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僞人捕蠱及夜祠視鬼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六

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巫蠱祝詛有與亾莫敢訟其冤充既知上意因言官中自有蠱氣先治後官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亾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反致譴責坐法至死延年亾命會赦出復爲掾宣帝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又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遷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七

避之莫敢與狔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蠶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延年意怒迺出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脇息野無行盜威震

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甚其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八

府上流血數里故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時年婁豐鳳皇來下上賢霸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

甲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

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延年察獄史廉有減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延年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義無意傷義也饋遺義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因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即飲藥自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九

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

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人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前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二十一

為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實於財用無所加也俄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以為若市送百萬圍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近處他時要即支用不從他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

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凶窮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實客一君之庖厨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廩料殫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之况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皆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二十一

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極論其謫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齡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皆指延齡專以儉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延齡又言贄等失權怨望天子惑之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劫於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之屬疾臥第使者日三四輩既死悼念不已焉初陽城自處士為諫議

大夫天下皆想望風采既至官日夜痛飲韓愈作爭
臣論以諷之城亦不以屬意及贊等貶上怒未解中
外惴恐無敢救者戒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等守延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邪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
罪太子為之營救乃解張萬福聞之伏延英門大言
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
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

○皇甫鏞

皇甫鏞登進士第累遷司農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宗方伐蔡鏞稟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
夫蔡平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崔羣裴度極論鏞姦
邪苛刻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沼宮觀自
娛鏞與程異知之故數貢羨財又賂吐突承璀為奧
援以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納其言
帝敕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鏞貴售之以給邊兵故
繒陳絲觸手輒壞邊士怨恨聚而焚之裴度以聞鏞
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執可服彼言不可信也
鏞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

為長年藥帝感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貶
鏞崖州司戶叅軍卒泌自云能致不死藥因言天台
山仙靈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乃拜泌天台刺史賜
金紫諍臣固諫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者未嘗使牧
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惜乎乃不敢言
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鞭笞苛急竟無所獲懼詐窮舉
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之鏞與道古管解復得待
詔翰林大通自言百五十歲及鏞事敗乃與柳泌并
誅泌繫京兆府獄吏責泌泌答曰皆道古皇甫鏞教
我也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不謹細行第
進士調邠州司理叅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
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反以為奇更加延譽
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語亦以為材薦於開封
尹韓維維絳弟也維又薦之安石安石用鄧綰薦為
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伯州民訟事連判官陳
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

一第 202 年 續修四庫全書 3 頁之下

持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下遂移御史臺中丞
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亦與開封府獄同事多不
讐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遂銀鍊成獄潤甫均不
能制密奏確慘掠罪囚確伺知之詐使吏為使者慮
問囚若稱冤輒加苦辱及帝連遣諫官內侍審直囚
皆怖畏言不寃矣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猶領
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其學
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
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五十四

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馘舉授其中以杓混擾分餉之
如大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遂劾參知
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而確代其位確自
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
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吳充數為
帝言新法不便確曰曹叅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
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
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元
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與羅

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
大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
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
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
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
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
手而已哲宗立確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中書
用其兩姪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劾縝始詔三省凡
取旨事及合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五十五

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元祐元年罷確知陳州又
奪職徙鄧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
皆在側知狀及確出守鄧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謂
珪當日懷異意頗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高太
后下陷珪等結帝之歡以固寵專權賴故諫議大夫
張燾范祖禹司諫吳安詩王巖叟正言劉安世等連
上章乞正確罪乃復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遂
卒于貶所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
不可王珪憂甚計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

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珪遂薦俞克帥
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止既用兵必不召光雖
召光必不至已而果不召光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
人珪實為之而確實啓之也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
六年率導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
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得聖
旨也

○邢恕

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神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六

宗不豫恕與蔡確密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
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
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雍曹
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哉君欲禍吾家耶急趨
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為表裏
恕因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
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
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恕益無所施哲宗立遷起
居舍人又為公繪具奏乞尊崇宗朱太妃為高氏異日

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不得隱以
恕對其上其黨恕遂出知隨州恕久斥外蓄憤怨間
道謁確於鄧州時確再貶守鄧也恕遂與確謀日者
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道河陽因勸康
作書稱確康與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其父光門下信
之恕本意謂康司馬光之子也既云爾則確定策事
可信無疑會吳處厚梁燾等奏確與恕咸指康書為
証故確遂遠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稅章惇蔡卞得
政復引恕自助召為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証宣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七

仁后有廢立謀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歷詆梁燾
劉摯云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
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有
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
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
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
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
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
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為士京作

奏上之珪由是得罪而恕得歎登對後揣帝薄厚屢言惇短故為惇所陷出知汝州徽宗初蔡京當國經營湟鄯起恕為郵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恕乞築蕭關采草戰法為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京懼恕乃奪職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而反覆行險為司馬光客即陷司馬光附章惇即背章惇至與三蔡為心腹上謗母后下誣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八

忠良非宜仁后聖慈深信帝心中外咸戴則禍及宗社矣

○史嵩之

附彌遠

嵩之彌遠之姪歷進士累官知襄陽府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太學生黃愷伯等皆上書論之不報及杜範入相延徐元杰議政事六月朔元杰嘗侍立先一日謁左相范鍾歸而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遂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

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矣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為慮未幾腫疾暴死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未聞辦天下之大事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者絡繹於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九

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州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劉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救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得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入擣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亦未易守荆湖之路有警則江浙諸郡又焉得高枕而臥也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

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待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苦口極言者也居無何而璟卿又暴卒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韓侂胄誅彌遠相寧宗共十有七年寧宗崩彌遠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儉王理宗德其立已之功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濟王竑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者孝宗子魏王愷子柄之嗣子也柄薨封沂王初柄無子詔以竑為其後及太子詢薨上乃立竑為皇子竑好鼓琴彌遠買媵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媵人矚竑動息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嬖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彌遠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因力辭去位臨行諫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

大臣則天命歸之矣不然可慮也宗子貴誠初名與苜係燕懿王德昭之後其母全氏家于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彌遠府童子師彌遠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抵紹興會大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二子立侍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苜與苜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彌遠乃使天錫密語保長載至臨安補與苜秉義郎賜名貴誠立為沂王後更名昀十七年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立為皇子即帝位而廢竑為濟王彌遠及鄭清之之謀也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一

○逆賊

○董卓

董卓臨洮人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中平三年韓遂馬騰反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辨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卓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

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百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旗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卓兵士大盛乃廢帝為弘農王而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以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大掠淫虜婦女謂之搜牢人情崩潰卓又姦亂公主妻略官人

賊臣傳

卷五十一

恣意殺虐時有會於社下者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虜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任吏部尚書周悆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

瓊周慈陰為內主黃巾餘黨又眾十餘萬轉寇太原
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
起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黃琬司徒楊彪
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慈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
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即舉兵相圖此
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慈而遷西都初長安
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
百萬人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籍飢餓寇掠積
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范中悉燒洛陽宮廟官府人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

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
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
僭擬車服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
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
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戍守此足以畢
老嘗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
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
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
間會者戰慄亡失七著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

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
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
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壘及宮
左步右騎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
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
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
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
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
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卓大罵曰庸奴敢如是邪布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

應聲持矛刺卓趨兵斬之馳齋赦書以令宮陛內外
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
玉衣裳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乃尸卓於市天時
始熱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
明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藏有
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績縠統素奇玩如丘山積
呂布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
尉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會進
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甚為

父子甚愛信之行止嘗以布自衛布嘗小失卓意卓
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謝卓卓亦解布由
是陰怨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通又不
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
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
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且不暇擲戟
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乃於殿門刺殺卓允以
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及卓將李傕等相結還攻長
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五

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
恣兵抄掠術患之布復去從張揚時李傕等購募求
布急揚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揚曰與卿州里今見
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爵寵有頃布得
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
千匹布嘗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與其徒將
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
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布不自安因
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

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及夜起兵而布已
歸陳留太守張邈矣邈與弟超及陳宮等迎布爲兗
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兵擊布時劉
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距於淮上術欲引布擊
備乃與布書許助軍糧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
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飢困請降於布布亦志術糧
不復繼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
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害復遣人與布求婚而遣紀
靈等將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謂靈曰玄德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六

布弟也今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
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彎弓顧謂曰諸君
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一
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遂罷去及術遣韓胤來迎婦
陳珪不欲布與術成姻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
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
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執胤送許曹操
殺之陳珪復使子登請操因言呂布勇而無謀輕於
去就操拜登爲廣陵太守臨別執登手令陰合部衆

以為內應時布因登欲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几曰卿父勸布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
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對之
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
將噬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辟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即
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
將與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時兵只二千馬四百匹
懼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
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爾謀無數定子登策之比之

成臣傳 卷五十一

連難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暹奉
大喜遂共擊術建安二年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
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為
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
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于
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
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已盡擊之
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
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

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日有變妾豈得為將
布乃止曹操圍城三月上下離心布乃降布見操曰
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
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
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客我為降虜繩縛
我急獨不可一言取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
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
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何如官指布曰是子不用官

成臣傳 卷五十一

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
官曰老母在公不在官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
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官曰官聞霸王之主不絕
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流涕布及宮順皆
被殺卓吾曰此段妙甚英雄問答如見也

○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
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
為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

一書 2021年...

置兼統州郡專擅之迹盛矣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云王導封還敦敦復遣入秦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事闔外之寄手控強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即率衆內向以誅隗為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為敦用及敦至據石頭歎曰吾不復為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劫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九

掠內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道不從及敦乞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略欲誣以不孝罪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顛并戴淵殺之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恠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歎敦曰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

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狂悖至此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頸痛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含為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而崩太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

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賁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為司徒而自為楊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荊州彬為江州以沈充錢鳳為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為爪牙敦無子養含子應為子及敦病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

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
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為物情所畏，乃
偽言敦死，下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
以含為元帥，上疏罪狀溫嶠，遺書曰：今日之舉，
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
不寧，今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
在人。聖主聰明，思與賢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
同辭，導維不武，情在寧國，謹明目張膽，以為六軍之
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

賊臣傳

卷五二

十一

之及合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
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
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敦死，周光斬錢
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
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
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桓溫桓玄

桓溫，桓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
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名。

之曰：溫、蘇峻之亂，彝守宣城，為峻將江繡所害。及溫
年十八，而播已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常置刃杖中，以
為溫備。溫詭■弔賓，以進手刃彪，并追及二弟，皆殺
之。時人偉焉。溫豪爽，有風槩，面有七星，劉惔嘗稱之
曰：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
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常薦溫於明
帝，曰：桓溫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翼卒，以溫
為荊州刺史，假節。永和二年，溫帥眾伐蜀，時朝廷以
蜀險遠，溫兵寡少，而深入敵境，將佐亦以為不可。獨

賊臣傳

卷五二

十二

江夏相袁喬勸之曰：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
了於胸中，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
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
李勢無道，臣民不附，戰備不修。若以精卒萬人，輕齎
疾趨，可一戰擒也。溫從之。至彭模，議者欲分為兩軍，
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勝則
大功可立，不勝則唯類無遺。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
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溫乃命參軍周
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戰三捷，李

勢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至晉壽，葭萌城勢乃固，縛與禰請命，溫解縛焚禰，送於京師。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溫甚忿恨，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皆不爲國家用。溫遂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伐秦，秦主苻健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三

深溝自固，芟苗清野，溫軍糧不屬而還。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

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也。溫復自江陵北伐，師次伊水，姚襄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謁先帝諸陵，遂旋軍，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溫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太和四年，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燕，自兖州入郟，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四

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枋頭，與燕慕容垂戰，不利，糧儲復竭，乃焚舟，棄輜重，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諸將爭欲追溫，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俟其力盡，氣衰，然後擊之。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

諸將曰可擊矣乃追及温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邀擊於譙破之死者復萬計温初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超曰明公不偽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温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温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復弒之并殺其母及三子而立簡文及簡文帝崩孝武即位温入朝赴山陵或云因此欲

見曰傳 卷五十一 二五

殺王謝內外懷懼温既至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衆亦見温將拜時頻言臣不敢温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蒼者言涓肥而短温云向亦在帝側初殷浩為温所廢死浩子涓不詣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為崇遂遇疾死相冲先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為汝處分冲後代温鎮姑孰既居任盡忠帝室栢玄温之孽子也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太元末出補義興太

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及殷仲堪失職倚玄等為援乃以子弟交質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遂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也元興初司馬元顯稱詔伐玄玄欲退保江陵以待之長史

賊巨傳 卷五十一 二六

下範之進說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至新亭元顯自潰玄遂入京師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得寧一及玄初至黜凡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已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而朝野復失望矣十一月玄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已玄偽讓朝臣固請玄乃立郊登壇

篡位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百姓疲苦，怨思亂者十室八九。於是劉裕、劉毅、何忌等共謀興復，遂誅玄。

○安祿山史思明

安祿山，管州柳城胡也。祿山伎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為養子，擢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一

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為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山入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為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即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

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拜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鉞，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為十郎。祿山還鎮，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一

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帝為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馬。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之審，即賜祿山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

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又求兼河東
 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一載率河
 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
 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何布思會
 討之布思多權畧祿山素忌其才欲襲取之故表請
 自助布思懼轉入漠北為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山
 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
 師祿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
 屢言祿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言乞追還朝以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十九

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即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
 朝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
 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
 詔還鎮又請為開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既摠開牧
 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
 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
 人代漢將韋元素調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
 有此請其反明矣他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
 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

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
 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使以珍果賜祿
 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
 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冬十
 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詐為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
 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
 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
 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
 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二十

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
 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
 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
 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河由
 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
 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
 城百姓皆走驛館無烟相與枕藉而寢貴賤無復辨
 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
 是年太子即位靈武時賊將既陷長安日縱聲色財

利故車駕入蜀無進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之
祿山既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卞躁左右給侍
無罪輒死祿山子慶緒乃與李猪兒共殺祿山慶緒
襲位後爲官軍所敗走歸史思明思明殺之祿山父
子僭位僅三年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
長相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
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
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邏

賊臣傳

卷五二

十一

以爲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
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真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
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
擒之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然可與見天子者
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既至平盧思
明密遣人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
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張守珪奇其
功表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
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

晚勉之祿山反使思明畧定河北已復留思明
陽祿山陷兩京常以橐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思明
見其富強憫然欲自取之遂殺慶緒而并其衆欲遂
西畧恐根本未固乃留子朝義守相州而自引還更
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以計敗光
弼兵於北坳王師棄河陽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
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朝義攻陝敗退壁永寧思明
大怒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又曰朝下陝夕斬是賊
朝義懼駭悅等共說朝義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悅遂
賊臣傳 卷五二 十一

○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初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功忠臣貪殘
好色悉以軍政委其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
橫其子爲牙將暴橫又甚於父希烈因衆心怨怒遂
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代宗乃以希烈爲蔡州刺史
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

州希烈於是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而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滔與王武俊田悅聞希烈軍勢盛相與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遂自稱天下都元帥建中四年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上以哥舒曜為東都節度使將營兵萬餘人討希烈曜至邾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沮曜翰之子也二月曜克汝州擒周晃進至襄城三月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三

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拔黃州進拔蘄州及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上乃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卽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上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圖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賊將李克誠戰敗於滄澗時李

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方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又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故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方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仍挾朱泚為亂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性慘酷臨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之為盡死方於是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四

并人填之謂之濕薪遂陷大梁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臯治郵驛平道路然後往來之使通行無阻希烈既恃兵強遂謀稱帝號大楚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軍腰斬於市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將于霍丘秩柵少誠不能過

乃南冠斬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
沂江詣行在至蘄口遇賊兵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
慎將兵七千拒戰大破之少誠脫身走包佶乃得前
希烈又以夏口上流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
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
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
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
江淮之志矣劉昌與曲環等又乘勝進攻汴州希烈
乃懼奔歸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五

毒殺之始希烈入汴強取秦軍竇良之女女顧其父
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女因稱仙奇忠勇可用故希烈
任之而妻亦竇姓素與女歡洽及希烈有疾竇女乘
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可如何妻以告仙奇
仙奇始悟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
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仙奇
妻因蠟帛丸雜果中出仙奇乃率兵入斬之函希烈
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
西節度使

○朱泚

朱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為節
度使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為其下所殺泚眾方
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
朱公莫可眾愕胎因共詣泚推知留後有詔即拜盧
龍節度留後三年泚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
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衛既至見
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
泚自知為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而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六

進泚大尉及滔合田悅以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
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
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京
兆尹供軍眾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噪曰吾等棄父
母妻子前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令瓊林
大盈庫寶貨如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劫令言西行殺
使者薄丹鳳門帝倉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
言復扶趨奉天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

丙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家人子弟俱奔奉天
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自
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
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事可
濟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肯許第留使者
飲以觀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即擁
徒衆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即帝位國號大秦而
自將兵偪奉天時四鎮合兵萬人入援將至上召將
相議道所從入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二十七

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
角以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
出兵應之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賊圍城斬乾
陵松柏以夜繼書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
惟四鎮耳若得營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曰陛下
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乃
聽杞兵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是夕四鎮軍潰退保
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
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爲亂兵所立欲來攻

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以言
口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曰志貞又
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爲逆願擇大臣入京
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
淑獨請行上悅之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
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而必死但恨舉朝無蹈難之
臣耳遂奉詔詣泚泚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
及泚圍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王陵殺母逆賊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八

王陵沛人也姪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
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
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
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
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
王問陵陵不可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

太傅竇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明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趙苞啖名客殺母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勢絕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其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皆為所劫載以擊郡苞率兵二萬與賊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告母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二十九

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遥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不得相顧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為所害

○温嶠殺母

温嶠字太真太原人嶠風儀秀整善談論見者皆愛之平北大將軍劉琨請嶠為參軍將兵討石勒有功屬二都領覆元帝初鎮江右琨乃以嶠為左長史

○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其原琨忠誠曰

復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為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行至是聞母亡乃苦請北歸詔不許嶠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即位嶠拜侍中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敦因請嶠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知其不可諫乃謬為恭敬綜共行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

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亦與嶠深相結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誰可嶠曰錢鳳可鳳亦薦嶠嶠偽辭之敦不聽遂表嶠補丹陽尹嶠懼錢鳳或豫為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即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墜憤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取不飲耶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四然後即路及發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密而與庾亮深交恐未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便相讒貳乎

至具奏敦逆謀敦聞與道書曰太真別來幾日
如此事乃表誅嶠又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
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賊不得渡
嶠遂率眾與賊夾水而戰先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
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明帝疾篤嶠
與王道邈鑿亮睦疇下壺等同受顧命咸和初為
江州刺史鎮武昌嶠聞蘇峻之徵慮必有變求還朝
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嶠屯潯陽遣督護王
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都陽內史紀瞻等率州師來赴

魏臣傳 卷五十二 三十一

難復遣王愆期等往要陶侃侃恨不受顧命不肯出
兵嶠乃遣使告侃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嶠部將毛
寶謂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假令可疑猶當
外示不覺况自作疑耶速宜追改務期同發也嶠意
悟即追使改書侃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
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眾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
征鎮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遣追其督護龔登
以還嶠重與侃書曰大軍有進無退宜增而不宜減
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仁公今召

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夫僕與仁公並
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頃者相顧綱縷
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况當社稷
之難乎念僕偏當一州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
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
於此州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
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舉開國承家銘之天
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囚制
人士裸其五形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願

魏臣傳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切齒今日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
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
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故嶠激厲之侃遂率所統與
嶠同入赴難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時
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
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也及聞嶠至峻乃遷帝石
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食亦盡陶侃怒曰使君前
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今數戰皆北良將安
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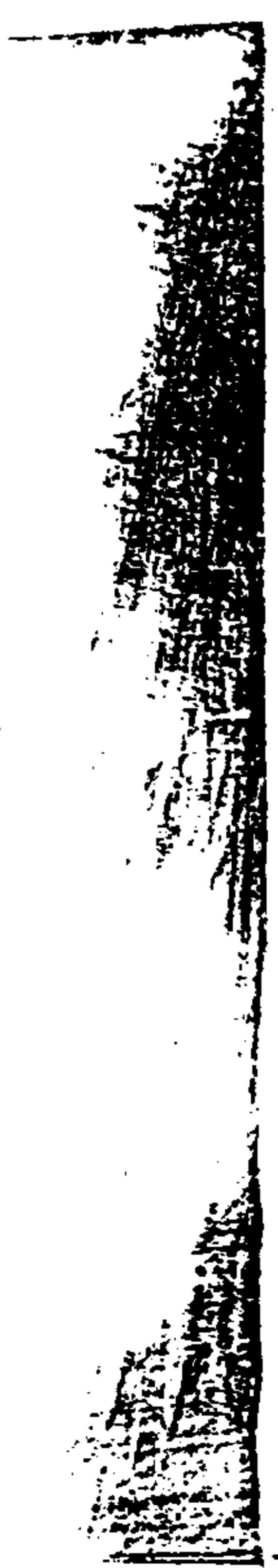
西歸矣。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是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勇而無謀，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衆獨還，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不能對。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滄覆函，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與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時方勞將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三

士，因醉突陣，馬蹶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遂破賊石頭而滅之。嶠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測，有云其下多怪物。嶠燬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是夜夢神謂曰：與君幽明隔別，何意相照也。嶠意甚惡，因齒疾，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江州士庶聞之，莫不垂泣。子放之嗣。

蘇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騰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授之嶺外，竊用愕然。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世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實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四



奸賊

李林甫

林甫唐宗室時武惠妃有寵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擿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兵部尚書同中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五

書門下三品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會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而善之由是疏薄九齡與裴耀卿俱罷而專任林甫相仙客初三相就位二相磨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矣少選傳詔出耀卿九齡俱罷林甫嘻而笑曰尚左右亦相耶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

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定林甫恨其不行恐及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故使堅任要職欲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太子杜良娣其父有隣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又出良娣為庶人得無事未幾林甫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而斥忠嗣林甫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十六

又白帝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一日從容言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甚林甫對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之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終不得入林甫性陰賊忍誅殺同時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殺楊慎矜張瑄等緣坐數百人相繼誅戮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與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雪嘗盛具召賓容畏林甫終無敢往者林甫

一、丹、黃、參、日、車、全、書、第、4、反、正、內

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欲排構大臣卽居之子岫爲將作監嘗從游後園見螿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積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遷林甫恐士對詔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故事宰相皆元功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恐刺客竊發出入騶騎先驅百步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七

走所居重關復壁絳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帝或不朝羣司百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一人謁者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卽斥爲下却令因以語動衆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摠制之開元中大臣若薛納郭元振張嘉貞

王俊張說蕭嵩等皆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肯先身也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傑養馬上長行陣若陛下感而用之夷狄不足圖矣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林甫爲之也李適之旣與林甫有隙適之又領兵部尚書林甫乃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八

京兆尹蕭昊昊使法曹吉温鞠之温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素聞吉温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而囚無榜掠道之遂得罪後林甫求治獄吏於昊昊薦温林甫大喜温語人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夷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適之貶宜春羅希夷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無數牒至宜春適之仰

藥自殺適之子雪迎父喪至東 尔林甫使人誣言
亦杖死於河南李豈裴敦復皆杖死豈才藝出眾盧
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
折

○盧杞

杞祖懷慎也父奕死安祿山之難杞有口才體陋甚
鬼貌藍色不耻惡衣非食人咸謂有祖父風節籍蔭
為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命
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

賊臣傳

卷五十一

三九

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合
帝意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
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未半歲杞譖罷炎炎卒
逐死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逼東
都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誠
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
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
名重海內人所信服上以為然即令宣慰其軍卒為
希烈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為吐

蕃會盟使遂卒于行是時兵屯河南財用日急度支
條軍所仰給月費縑百餘萬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
判度支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
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長安為閉肆民
心愁忿贊術大窮於是間架除陌之稅行矣所謂間
架錢者其法屋三架為間上稅間二千中千下五百
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
萬畀之所謂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千錢筭二十
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自相市為私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

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
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姦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階亂
皆杞為之後帝出奉天杞從上卒迫走出百僚諸王
鮮有知者李懷光自河北還平奉天之難杞懼其入
朝有所闕說譎帝詔懷光無朝京師進屯便橋乘銳
破賊以致懷光怏怏自疑遂謀反暴言杞等罪惡士
議誼沸皆指目杞帝不得已貶杞新州司馬然尤念
之乃因興元赦令徙杞為士州長史杞喜曰上必復
用我矣貞元元年詔拜杞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

肯草詔乃改為澧州別駕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祀至即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恠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秦檜湯思退附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傳張叔夜何臬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十一

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與臬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

願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上謂直學士綦密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為相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密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即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十二

聞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甚相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至是檜聞浚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因以激怒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為檜所傾云八年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

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身
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
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
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
預之則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既去檜獨專國決
意識和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咸相繼去位矣檜
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議撤淮南守
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
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十一

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輒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
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
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為樞
密使飛為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詔視常
期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
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
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
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

制以出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
始知兵柄見奪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然寄問之語
檜聞之深以為憾令李文會論之皓遂貶英州後檜
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
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
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
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
德則許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有一二恐觸忌諱只
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至有請檜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十四

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
太廟靈芝繪為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
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凡
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
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之又陰
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主上
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
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
恐曰其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嘻笑

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矣執政專權閣學與別本已到其伎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卽出或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禱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十五

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自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李生曰使秦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檜之所以竭力事金者異他日如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不能知人相幾盡在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湯思退處州人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與已違異者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贈以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他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檜金非檜黨也信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詐傾邪專附秦檜父子乃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孝宗召思退復相之時金來索海泗唐鄧四郡上不許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許割棄四郡與金復密令孫造諭金以重兵

賊臣傳

卷五十一

四十六

脅和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思退辭不行言者因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以憂悸死

藏書親臣傳目錄五十二之五十六

一太子

二諸王宗室

三外戚

四后妃

五公主○列女附

○太子一

戾太子據

太子建成

太子弘

太子瑛

○諸王宗室二

楚元王交

河間王德

東平王蒼

朱虛侯章

淮南王長

宋劉義康

太子勇

太子忠

太子憲

梁孝王武

中山王勝

楚王英

吳王濞

晉

○外戚三

○史丹

陰興

竇武

○后妃四

○漢馬后

○宋曹后

漢呂后

晉賈后

親臣傳

唐武才人

壽王妃楊氏

○公主五

宋荆國主

唐太平公主

列女附

桓少君

姜詩妻龐氏

李穆妻

○王商

樊儵

楊駿

○班婕妤

○唐長孫后

○高后

趙后

附賈充

附吉頊

附李遵勗駙馬

附李遵勗駙馬

安樂公主

王霸妻

班姬

樂羊子妻

龐涓母趙娥

孝女曹娥

龐涓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羊航妻辛氏

洗氏夫人 謝枋得妻李氏

親臣傳

目錄五十一之五十六

三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二

一太子

戾太子據

據之母衛后也元狩元年立為太子年七歲矣初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禩使東方朔枚臯作禩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官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

親臣傳

卷五十二

大聖人

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嘗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愔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時少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

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並首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呪詛上心既疑嘗書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悟因是體不平武帝末江充用事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

親臣傳

卷五十二

二

道呪詛窮治其事皆坐誅充既知上意復白言宮中有蠱氣上使案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官掘蠱得銅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宮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

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於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出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

親臣傳

五十二

三

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謫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高塞

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竊以爲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城，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學史園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然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旣傷太

親臣傳

卷五十二

四

子乃下詔封李壽爲邦侯，張富昌爲通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戾太子旣死，上乃立皇子弗陵爲太子，而使霍光輔之。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鉞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身爲太子，上書求入宿

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多過失，是歲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後數日，帝譴責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卽賜灰項之。」帝聞居試問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親臣傳

卷五十二

五

○太子勇

勇，小名覲，地伐，隋文帝篡位，立勇爲太子。帝嘗謂羣臣曰：「前代帝王溺於嬖幸，故時有廢立，朕傷無姬侍五子同母親兄弟也。」勇解屬詞賦，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飭之行，而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足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妃忽遇心疾，薨，獨孤獻后意太子妃有他故，於是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妾備員數而已，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晉王來

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出太子
遠甚臨還入內拜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曰
臣性誠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讒譖出於杼
軸鳩毒遇於孟杓也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
為伊索得元家女本無病痛忽爾暴亡何因復干汝
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
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
再拜問訊此許大苦痛也晉王知后意移因遣褒公
宇文述深交楊素約令喻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

親臣傳 卷五十二 六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欲用以揣后
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其新婦亦可憐我
有時遣婢去常與之同寢食豈如覘地伐其阿雲相
對面坐酣宴耶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其如此即盛言太子不才以激怒后后始有
廢立之謀矣帝亦惑之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
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察太子動靜又東宮衛人及侍
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徒兒咸屏去之晉王
又令段達私貨東宮于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以告

素於是內外誼譏過失日聞開皇二十年車駕至
仁壽宮徇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
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
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
為患利不脫衣臥乃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素又鍛鍊以成其獄勇
以故遂敗勇既廢為庶人再拜謝曰臣合尸之都市
為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左
右莫不憫嘿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

親臣傳 卷五十二 七

廣為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
罪升樹叫呼欲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奏言勇情志
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後
帝遇疾於仁壽宮廣入侍姦亂事聞帝抵牀曰在廢
我兒遣追勇未及暴崩太子不發喪偽勅賜庶人死
○太子建成
唐高祖即位立建成為太子中允王珪沈馬魏徵以
帝初興建成不與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會
劉黑闥亂河北珪等說建成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

官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瘳叛殘孽可請往討之以自爲功建成遂請行敗黑闥于洛水于是建成等私募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爲宮甲又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之宮內一日與秦王晏飲以毒酒進王王因中毒絡血數升扶病而歸帝來問疾因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之力將定東宮爾又亟讓故成爾志今太子之立既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奈何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并爲書招之敬德辭以告秦

親臣傳

卷五十二

九

王王曰公心如山雖積金至斗公終不移相遺但受且得以知其陰計不然禍將及公矣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不敢入而止元吉又諧敬德於上前上將殺敬德賴秦王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元吉遂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偕行仍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其軍元吉既謀得秦王驍將精卒因與太子計欲待秦王出錢昆明池即使壯士拉殺之而以王暴卒奏聞長孫無

等知之乃勸秦王先事圖之皆曰齊王凶戾不肖事太子比聞護軍薛寶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矣亂心無厭何所不至大王奈何狗匹夫之節忘社稷之大計乎秦王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己未太白復經天傳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秦王於是秦王密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九

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相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讐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乃俱入趣玄武門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官府秦王大呼元吉張弓欲射秦王再三不能發於是秦王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士繼至復射元吉墜馬會秦王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絀墜不能起元吉

弓將扼秦王敬德躍馬叱而射殺之上聞之大驚謂
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
元吉疾秦王功高其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
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
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宿心也癸亥立秦王為太
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
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

○太子忠

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為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后

親臣傳

卷五十二

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請於帝得立為太子及后廢
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后旨上疏曰伏惟陛
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
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風聞胎
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
星匿彩璫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解且今之守器
素非皇嫡永微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雨
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安可
以茲俯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

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宏邁往軌追蹤太伯不
休哉踵武延陵故常美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
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繫心
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忠於是降封梁王麟德初宦者
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
謀反賜忠死明年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

○太子弘 大生大賢

弘武后長子也顯慶元年立為太子受春秋左氏於
率又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聖

親臣傳

卷五十二

十一

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
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
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毀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太子聞蕭妃女
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廷年已四十不得嫁惻然
為之請於武后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由是
失愛太子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大悅語侍
臣曰弘仁孝恭讓未嘗有過也而后將騁已志怨弘
奏論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覺聞者莫

不痛之

○太子憲 亦是大賢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羣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為太子。太子兄弟五人，俱先賜第于上都隆慶坊，號曰五王宅。至太子，又製為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

親臣傳

卷五十二

十二

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宮側。玄宗於宮西南置樓，置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歡讌，或擊毬，或時鬪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憲尤謹畏，不敢干政。上益信而重之。後申王等皆薨，唯憲獨存。上親待之愈厚。薨時年六十三。開元之十四年也。上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太子瑛

英，玄宗太子也。初瑛母以倡進，得幸生瑛，及為太子。王別以色選得幸，生鄂光二王。既而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及二王以母失職，皆無寵。惠妃日夜伺太子短，譁為醜語，泣訴于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陛下奈何！一日欲棄三子乎？帝默然。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摠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構太子有異謀。妃因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三

有盜請介以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具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林甫議之。遂並廢為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焉。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葬而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然後崇乃亡。李卓吾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不仁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悅諸弟不難於諸矣。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二

漢書親臣傳卷五十一

○一諸王宗室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為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
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二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
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楚吳楚以
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

親臣傳

卷五十一

一

破而梁所殺虜掠也河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
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
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
出稱警入言蹕從於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
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
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孝
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

留以太后故人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
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藉出入天子殿門與漢
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
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乃
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
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
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
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

親臣傳

卷五十一

二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
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
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
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
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
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
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為之耳謹已伏

詐於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弟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即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

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以子禮為平陸侯，富為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四

休侯等。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息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

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王。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曰雅春於市。侯使人諫。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及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更封富為紅侯。富子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五

辟彊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待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

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德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嗣德。尤好古博學。

○河間王德

德。景帝子。立為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六

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二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謚曰獻。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慨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寬。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

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
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答服其
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
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
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纍欬思者不可為歎
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回不食雍
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
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七

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
宵見蟲蠹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泰山不
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
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鬯不灌屋鼠不熏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
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李之親鴻毛之重羣
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水釋斯伯奇
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乃以吏所侵聞於是上
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
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
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
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
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
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

○東平王蒼

蒼光武子封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鬚
頰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八

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
下太平宜修禮樂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
當遂校獵河南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
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
位者惟陛下審覽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止驃騎將
軍印綬退就蕃國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
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冬帝幸魯
徵蒼從還京師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月餘還國帝
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賈逵等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六年冬蒼上疏求朝帝許之特賜衰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塞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九

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六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舊典諸王女皆封鄉女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獨留蒼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友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自歌詩並集覽焉

○楚王英

英光武子封楚王初馬援兄子婿王磐磐王氏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遊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

諸貴戚善友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嘗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輔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帝怒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

客更相牽引何神之有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真神人也秋八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等始就國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書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

者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受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先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也使以聞上乃赦興等禁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一

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隊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更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更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

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歿帝曰誰與共為此朗曰為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是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二

莫不知其多冤無敢語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朱虛侯章

章齊悼惠王肥之次子也呂太后元年章入宿衛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

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
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
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
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
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
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
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
以罪也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三

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
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
侯東牟侯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
為帝齊王聞此計乃以其舅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
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以西平關中之亂呂產等
聞之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
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
之變齊王聞之屯兵西界待約既而章與太尉勃丞
相平等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

惡矣虎而冠者也防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
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
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立子則順以善人則大
臣安于是大臣乃謀邊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
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
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
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
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
勃父初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四

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
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
子婦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
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
史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益封
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始誅諸呂時朱
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
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
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

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與居王自殺國除

○吳王濞

初高帝立其兄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守棄國而歸天子廢爲合陽侯而封其子濞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布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士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五

以鎮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然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捐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令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民無賦而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而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外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

蔡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病不朝然陰圖害不病也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之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景帝卽位錯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六

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驕恣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

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巨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說膠西王王許之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趙亦皆反發兵而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一

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

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吳王即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據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畱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皆曰此年少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六

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酷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

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已十餘萬。遂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乃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吳王兵既破敗。走丹徒。保東越。東越給吳王出勞軍。使人鏃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王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亦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七國兵以正月起。三月而破滅。

○淮南王長

親臣傳

卷五十三

十九

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高等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美人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美人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子。惠即自殺。吏奉美人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十一年。淮南王布反。自上將擊滅布。即立美人子為淮南王。名曰長。王早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肯。抹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

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八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扛鼎。乃自衷金椎。往詣辟陽侯。推殺之。馳詣闕下。叩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二十

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千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與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赦長。從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

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亦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灰聞。上悲哭。謂表盜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盜曰。淮南王已不可奈何矣。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為我貪淮南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十一

地邪。乃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一。以安為淮南王。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王。淮南王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負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

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亦欲以行。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古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十一

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感激安。安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乘。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王后荼愛幸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之。乃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乃上書謝歸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元朔五年。被遂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太子欲遂發兵計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公卿言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復有謀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復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恥之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十三

為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初王銳欲發謀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聞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

耳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遣捕王賈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三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而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殺國除為九江郡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為儲中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十四

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令出鎮許昌亮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帝崩駿欲討亮亮懼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以亮為大宰與太保衛瓘共掌朝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欲廢立遂害之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既矯詔殺亮瓘等或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

不軌遂斬瑋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深交
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愍懷太子廢倫領
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
無罪與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乃說倫嬖人
孫秀曰中宮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而公與賈郭
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合先
謀之秀許諾言於倫倫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慧乃
更說倫曰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
今若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既害太子然後廢后為

魏書

卷五十三

三五

太子報讐可也秀因微泄其謀使謚黨間之倫秀因
勸謚等害太子以絕眾望於是太子遂遇害倫秀等
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矣
遂廢賈后為庶人而收捕賈謚等執張華裴頠等於
殿廷皆殺之倫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孫
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
庸下至是復受制於秀秀又矯詔使使持節奉皇帝
璽綬禪位於倫遣惠帝出居金墉城倫入自端門登
太極殿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於是齊王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兵
方起兵討倫遂斬孫秀而賜倫死司馬問獻王
子也趙王倫時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
出鎮許昌及惠帝反正問誅討賊黨既畢天子就拜
問大司馬加九錫問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
朝廷側目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即引去榮故酣飲
不省府事被徙為中書侍郎問主簿王豹致牋於問
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善終者今公
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

魏書

卷五十三

三六

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魏都新野
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
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
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
見其可也於是長沙王又發兵攻問矣又武帝第
六子也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
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及河間
王顥將誅問傳檄以又為內主又將左右百餘人手
所車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問相攻起火

燒岡麻連戰三日。岡敗，斬之。顯本以又弱，
為岡所擒，然後以又為辭，宣告四方，共討岡。因
而立成都王，已為宰相。既而又殺岡，其計不果。乃遂
與顯同犯京都，詔以又為大都督，距顯連戰。自八月
至十月，又前後破顯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
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東海王越慮
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又
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顯。越懼難作，遂收又
至營，爰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為

魏巨傳

卷五十三

二十七

之垂涕焉。司馬顯，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鎮鄴
城。趙王倫之篡也，顯發兵應岡。及顯誅倫，岡率眾入
洛，專擅威權。顯入見天子，即辭出。顯形美，神昏委事
盧志，故得成其美。及岡敗，顯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
就鄴諮之。顯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岡時。顯方恣
其所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顯表檄，又
使就策，而與顯將張方率兵伐京師。又被執，顯復旋
鎮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珍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
奉大駕討顯，顯遣奮武將軍石超率眾五萬次于蕩

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焉。左右皆
天子棄於橐中，超乃奉帝至鄴。平北將軍王浚、寧北
將軍東嬴公騰起兵襲鄴，顯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
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走洛河間。王顯遣張方率甲
卒二萬挾帝擁顯，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顯
遂為長史劉輿所害。顯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
隨從論者稱之。司馬顯，懿弟孚之孫也。九年代梁王
彤鎮關中。齊王冏亂朝，顯詭稱受密詔，檄長沙王又
討岡。及岡敗，顯潛圖害又，使張方為都督領精卒七

魏巨傳

卷五十三

二十八

萬向洛。又死，詔以顯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張方
將兵逼帝至長安，顯選置百官，自作威權。東海王越
又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顯於是乘單馬逃入太白山
中，而越軍入長安。大駕遂旋矣。馬瞻等迎顯，復知軍
事。永嘉初，詔以顯為司徒。顯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
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顯，并其二子。顯遂亡。司馬
越懿弟泰之次子也。討楊駿有功，封東海王。帝至長
安，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顯夾輔朝政。讓不受。大駕反
洛陽，越以太傅錄尚書事。大失眾望。懷帝即位，復委

政於越。越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以自効。越遂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莫不隨從。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疊深。遂以憂歿。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仇。一時數十萬眾。勒皆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瑋。焚其餘眾。并食之。由是天下皆歸罪於越焉。

齊王攸。文帝昭子。攸德望日隆。侍中荀勗。馮統及尚書令楊珧。皆惡之。統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九

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自係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乃詔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即上書。以為攸至親。咸德。安贊皇朝。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惠。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等。皆切諫。博士庾粲等七人。皆表乞留王。果如勗所讒。料矣。帝遂大怒。收粲等付廷尉。攸陛辭數日。嘔血歿。帝初愛攸。為荀馮等所構。故出之。及歿。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

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帝收淚而止。卓吾曰：天道好還。司馬懿之為子孫謀。智耶？愚耶？蓋真愚而真不智者也。

○劉義康

義康。宋高祖子也。文帝元嘉初。遷侍中。專執朝權。時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善湛之入也。景仁寔引之。湛既至。以景仁居前。頗生猜隙。然知帝信仗景仁。未可摧奪。乃委心義康。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及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憤怒。日使義康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九

毀景仁於帝前。景仁因對所親。歎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可如何。乃稱疾解職。而累疏不許。湛議遣人劫殺景仁于外。雖帝實知。亦終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有此。即遣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得附近。官禁故湛謀不行。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盛有才氣。劉湛義康。謂宮車若晏。駕道濟恐不復可制。一日因帝疾。乞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將道還。會帝疾篤。義康遂矯詔。召道濟入。道濟因執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皆誅之。道

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憤投地曰乃壞汝
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懼矣
既專總朝權四方獻饋皆是上品帝嘗冬月嗽柑不
佳義康遣人東府取柑果大供御者三寸許湛倚義
康之重見上亦遂無人臣禮湛善談論叙致銓理令
人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不夕不出及是驅
扇義康上意雖離而接遇猶如初也上嘗私謂所親
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
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會湛遭母憂上以義康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十一

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湛付廷尉并誅其黨而遣人
告義康以湛等罪狀遂詔義康出鎮豫章初殷景仁
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
密莫有窺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不曉
其意其夜上出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
牀輿就坐誅討處分皆上與景仁定議也及殷景仁
卒上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
後軍長史范曄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甚為士流所
鄙性又躁競自以才用不盡怏怏不樂吏部尚書何

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帝
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但二
知其如此無能為也初魯國孔熙先父默之為廣州
刺史以賊獲罪義康為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
先密懷報效謂天文圖識上必以骨肉相殘非道晏
駕江州應出天子而范曄志意不滿可與同謀太子
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令引與曄相
見熙先家饒於財與曄博故為拙輸財曄既貪又愛
熙先文采因與熙先情好欵洽熙先說曄曰大將軍

親臣傳

卷五十三

三十一

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
君遺命以成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
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
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已崇奉
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
之舌立功立事歸諸吾子何如曄愕然熙先曰昔毛
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
賢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
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有

遂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近者殿鐵一言而
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
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未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
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可為寒心豈書籍遠事也今
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
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擘猶疑未決
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擘曰何謂也
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
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擘無內

制臣傳

卷五十三

三三

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擘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擘累經
義康府佐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遂成謀帝之
燕武帳也擘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日擘擘不
敢仰視俄而座散驍騎將軍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
其謀白帝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遣使詰問擘擘猶
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允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擘所造
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揚邪明日送付廷尉熙先望
風吐欬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
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

刑吏部尚書何尚之曰後以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
郎那能不作賊耶由是義康并擘綜熙先及其黨與
皆伏誅收藉擘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
翠而母居止單陋其為人如此

制臣傳

卷五十三

三三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三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四

○三外戚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姊產悼皇考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即位恭已歿子高侍中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元帝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畱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

親臣傳

卷五十四

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

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

親臣傳

卷五十四

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木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商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商為人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王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

親臣傳 卷五十四

三

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傅喜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代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

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為皇后又帝舅也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一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

親臣傳 卷五十四

四

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興廢也上亦自重之迺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下傅驕奢嫉喜恭儉傅太后又求稱尊號欲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日遂策免喜就國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白王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

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
指從邪以故斥逐就國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
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衰堂而孤立憂懼
乃復就國以壽終

○陰興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
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九年遷侍中時光烈后為
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
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臣蒙陛下貴

親臣傳

卷五十四

五

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
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
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媿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帝名興
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二十二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興疾病帝親
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
然伏見議郎席廣請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

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高為中郎
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
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清靜自保
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
得免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詔儵與羽林監
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儵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
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親臣傳

卷五十四

六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以周公誅弟季友
鳩兄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
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帝歎息良久儵亦以
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
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
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
禍患故不為也且爾惟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
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
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友妹入掖庭賜加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以商為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商卒子冀嗣冀為人鸛肩豺目洞精矚眦口吟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翬鷹走狗騁馬鬪雞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污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

親臣傳

卷五十四

七

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叨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遂鳩殺帝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帝元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封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氏為

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青色六而善為媚

眉號柱墮馬鬚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為潁陽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天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預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歿於獄帝由此發怒

親臣傳

卷五十四

八

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詣獄無長少皆棄市快哉

○竇武附胡騰

竇武少以經行著稱嘗教授於大學中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立為皇后武封槐里侯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為靈帝帝拜武為大將軍居禁中更封武諸子姪皆為侯及侍中步兵校尉等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按牒

以次建立何功之有宏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
武既輔政太傅陳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
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遂與武共定計策會五月
日蝕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
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
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
白太后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
盡廢邪八月太白出西方武乃用劉瑜計奏免黃門

親臣傳

卷五十四

九

令魏虔而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長樂尚
書鄭勲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使當收殺何復
考為武不聽令冰考厥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即奏收
曹節等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
史朱瑀瑀盜竊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
曹何罪而盡見族滅邪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
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張亮等十七人哺血
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
御德陽前殿守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

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山冰出
颺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捕收武等武自殺梟首洛
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於日
南遷太后于雲臺并殺陳蕃當是時匈豎得志士大
夫皆喪氣武府掾胡騰獨殞歛武焉武孫輔年二歲
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于零陵界自謂已子而為之
聘娶初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後母卒及葬未窆有
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
結屈項而後去騰字子升桓帝之巡狩南陽也以騰

親臣傳

卷五十四

十

為護駕從事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
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
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
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儼錮解官至尚書

○楊駿

楊駿華陰人以武帝后父超居重任武帝自太康以
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
謂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故時人號為三楊
及帝疾篤未有顧命朝臣惶惑而駿盡斥羣公親侍

改易公卿樹已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從中書借詔觀之便藏匿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便詔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以駿為太尉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親視之而無言

親臣傳 卷五十四

自是二日遂崩駿遂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亦不下殿馮翊太守孫楚說之曰公以外戚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謙順之道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其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黃門董猛始在東宮嘗給事賈后乃與李肇孟

觀及楚王瑋等謀討駿於是駿親黨皆夷三族數千人當當哉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太宗長孫皇后兄也素從秦王征討有功及太子建成毒秦王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萌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紕管蔡也遂俱入白請秦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濟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濟井弗出得為孝乎塗廩弗下得為仁乎

親臣傳 卷五十四

十一

王未決而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遂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計難平之秦王為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固辭又因高士廉口陳至誠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敢棄夫緣后兄

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
之耳帝思所與共艱難者賴無忌故作威鳳賦以賜
之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
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
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大驚爭抱持奪
刀以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者帝曰我欲立晉王無
忌曰謹奉詔帝顧王曰舅許汝矣於是遂以無忌為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二十三
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顧遂良曰我有

親臣傳

卷五十四

十三

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
子即位是為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
下省時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諍不可帝密
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無忌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
儀母又詣其家許敬宗亦數勸之無忌皆厲色峻拒
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極言此事無忌已數諫
帝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
帝不聽故后既立遂深銜無忌等洛陽人李奉節揣
后指上無忌變事乃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

一品俸置黔州後數月詔覆按反獄大理正袁公
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期親皆謫
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帝亦宿禮老臣拱已以聽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
陰圖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
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
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為
倚氏令

親臣傳

卷五十四

十四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五

四后妃

東漢馬氏賢明之后

明德馬后，伏波將軍小女也。初，援為梁松實固等所譖，毀家大失勢，數為權貴侵侮。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以自庇。女時年十三，得選入太子宫。顯宗即位，立為后。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后能誦易，好讀春秋。

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胡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幸濯龍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帝崩，肅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

子之封，故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奈何以馬氏之陰氏乎？曰：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猶皇王，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初，太夫人葬，起墳，德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輒假借溫言賞之以祿，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防光為列侯。太后聞之，以為恨，因遣退位歸第焉。

漢成帝班氏賢明健仔

班婕妤，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

班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蓋載婕妤
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
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自鴻嘉後上稍
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
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
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班婕妤及許皇后
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
婕妤挾媚道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

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
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
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喜其對憐閱之賜
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
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
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唐太宗長孫氏賢明之后

后父尉清左驍衛將軍也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
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

志有解乃徐為開譬以故多所全宥后兄無忌於帝
本布衣交帝以佐命元功欲引無忌輔政后固謂不
可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及后
貴擢為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
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戶知之今論如
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帝乎安業遂得減
長流越嶲及大漸與帝決時房玄齡小謹就第后曰
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
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四

足矣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
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
謂開本源恤末事及崩帝為之慟謚曰文德墓昭陵
宋仁宗曹氏賢聖之后

后曹武惠王彬之孫女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
宮為皇后慶曆八年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
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閣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
賊傷官嬪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
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

人挈水踵其後果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
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為驗故
人爭盡力賊遂擒滅時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
之定立為嗣及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
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神宗立尊
后為太皇太后神宗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
至屏展候矚制外家子母入謁者后春秋高后弟
侑年亦老帝數請令侑入見后輒不許他日帝復為
請因借侑同詣后閣少焉帝起欲令侑得獨侍語后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五

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
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
進官者四十餘人初帝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
乃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
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
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
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蘇軾以詩得
罪下御史獄后遠豫時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
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

詩繫獄得非讐人欲中傷之乎吾心勢已篤不可以
寬濫致傷和氣宜熟察之軾由此沮免后崩年六十
四謚曰慈聖光獻

宋英宗高氏仁聖之后

后高繼勳孫女高瓊之曾孫女也既少昏濮邸生神
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顥及壽康公主神宗立尊后為
皇太后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
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
見太后簾下太后泣撫太子曰兒甚孝順自官家服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六

藥未嘗一時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矣乃令
太子出簾見珪等珪等再拜賀初岐嘉二王日間起
居至是太后令毋得輒入哲宗嗣位尊太后為太皇
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已散遣脩京城役夫
減皇城規卒止禁庭工技廢道洛司出近侍尤凶狀
者寬民間保戶馬又起文彥博彥博時已老太后遣
使勞之於途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乞復
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
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

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哉光公著至並命為相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問之戒其臣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慎勿生事開邊釁也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時宋用臣等被斥復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太后太后見而問曰汝來何為汝欲為用臣等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恩乎若爾吾先斬汝矣媪大懼自是內降遂絕方行故事抑絕外家人以為女中堯舜真不誣矣元祐八年崩年六十二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七

宋哲宗孟氏慈聖之后

元祐七年后正位中宮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久之劉婕妤有寵於帝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皆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及冬至會朝欽聖向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婕妤好於制不得坐有愠色從者知之為易坐與婕妤好坐眾弗能平因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坐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

為誣后禱祠事聞上因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而立劉賢妃為后元符末欽聖太后詔復后位即日還內號元祐皇后以別劉氏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蔡京當國再廢后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延寧文火乃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及京城陷六官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故獨留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迎王即帝位帝遂尊后為隆祐太后及太后至杭州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八

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朱勝非密奏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傳軍中勝非以計脫之令得入見太后太后勉之梁氏遂馳入世忠軍宣太后意旨世忠等遂引

兵至逆黨潰敗主上復辟太后撤簾世忠之功勝非之謀也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改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迺更脩神宗哲宗實錄紹興五年崩年五十九初后受冊之日宣仁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漢高祖呂氏妬虐謀篡之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九

是為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立惠帝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嘗欲廢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策故太子得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主長

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朝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鳩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十

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乃立孝惠後官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官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為王初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

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立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托言病甚遂以幽死而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瑯琊王澤妻呂嬃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十一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產顯兵秉政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

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能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宙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卽馳告丞相平太尉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十二

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母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

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初請，午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暈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漢成帝趙氏飛燕并女弟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十三

飛燕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亦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時有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側，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既貴，許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上，上乃廢許后而立趙婕妤爲后。飛燕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

下，悽惻帝信之。後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以示不信。由是公爲淫恣，無敢復言者矣。姊弟顯寵十年卒，皆無子。成帝崩，帝素強，無疾病，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時昭儀亦自知罪惡大，姊弟無子而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咸謂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當伏天誅無疑也。而皇后尚在小君之位，於是并廢皇后爲庶人，即日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十四

而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鍍也。卓吾曰：昭儀虐害甚矣，不書何成。帝聽之也，使不聽終不敢以後，但不書皆罪坐夫主。

漢章帝竇氏妬虐之后

附竇憲鄭眾

章德竇后，竇融曾孫女也，以選入掖庭爲皇后。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而廢慶爲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及帝崩，和帝即位，尊

后爲皇太后，后兄憲弟篤景環並顯貴，擅威權。永和四年，誅憲等。九年而太后崩，初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令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乃得解。永和初，謁者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十五

韓紆嘗考劾其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見幸，分已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憲秉遂登燕

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卽五原拜憲大將軍，憲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憲以北虜微弱，欲遂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遂平匈奴，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邴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幽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十六

璜並出入禁中，舉又得幸太后，遂共圖爲不軌。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憲并班賜軍吏，及憲至，乃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等，誅之。憲及篤景環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鄭衆爲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憲，而衆一心，王室不

事阿黨帝親信焉及誅憲兄弟以功遷大長秋衆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矣

晉惠帝賈氏淫虐亂國之后 附賈充

賈氏諱南風賈充之女也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于帝荀勗荀勗又並勸帝乃拜爲太子妃帝嘗疑太子不慧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尚書令衛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

魏臣傳

卷五十五

十七

會宴陵雲臺瓘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而妃性又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之矣荀勗等又深救之復得不廢惠帝即位賈氏立爲后后自是暴戾日甚遂與太醫令程據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之盜尉嫌而辨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

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既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氏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賈氏愛之故得全賈氏遂詐爲有身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以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嗟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南風其諱沙門太子

魏臣傳

卷五十五

十八

字也賈氏專制天下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謀欲廢之賈氏乃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及趙王倫率齊王罔入宮欲廢賈氏賈氏驚曰卿爲何來曰有詔收后賈氏曰詔從我出卿何詔也又問罔曰起事者誰罔曰梁趙賈氏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官西倫矯詔持節賜賈氏死女臨海公主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

自言元帝誅溫及女而改封臨海以宗正曹統尚之
充父賈逵也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間之慶故名
充而字公間充附司馬昭急攻諸葛誕殺之高貴鄉
公攻相府充謂太子舍人成濟曰公等養汝正擬今
日濟遂抽戈犯蹕充又勸昭立炎而置齊王攸故攸
卒不得其死其自絕祀無足怪也結婚帝室以淫女
滅晉天道好還可笑也夫

隋文帝獨孤氏妬忌之后

后年十四歸堅及堅篡位立為后時突厥與中國交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十九

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
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
賜有功者文帝聞之甚寵憚后每臨朝后輒與帝方
輦而進至閣乃止候帝退朝仍與同反宴寢相顧欣
然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
后曰國家之事焉得顧私長仁竟坐死雅好讀書識
達今古凡言事皆與帝意合故宮中稱二聖焉然性
妬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帝於仁
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而出

不自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頰揚素等追及叩
馬以請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
頰對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
馬良久乃還后伏候於閣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頰
素等又和解之上乃置酒極歡而罷后自此意頗折
矣初后以高頰是其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已
為一婦人因銜恨頰又以頰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
不善之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皆勸帝斥去之
時太子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妃寵因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二十

是諷帝黜高頰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妬忌之謀
也仁壽二年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
氏俱有寵帝疾篤謂侍者曰使后在吾不及此矣宣
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美姿貌及帝寢疾
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更衣為太子
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
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后
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
來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訖以示

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侍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而聞上遂崩未發喪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哺後太子遣使者齋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惶懼以為鴆毒未敢發也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廣即帝位夫人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廣深悼之為製神傷賦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

唐太宗才人武氏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主護女美召入以為才人
才人時年方十四母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泣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即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為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即引內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為昭儀一旦禍幸在蕭右寢不欲為

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得必薄必欵結之得賜子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即佯驚問左右皆曰后来武氏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兒往與蕭妃讒媚今又爾耶武氏遂誣后與母厭勝蠱卜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

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為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囚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淚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

如骨醉數日死殊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
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娣獨罵武氏狐媚翻覆
我後為猫當使武氏為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
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為厲惡之乃徙蓬
萊宮仍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寓深阻柔屈
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披公議立之已得志
即盜威福施無憚忌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不
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為盡祝帝怒召上官儀
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二十三

在帝羞縮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
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佛旨
不閱歲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
矣羣臣來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
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
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為北門學
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為
太子已又醜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為庶
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為中宗高宗崩中宗即位

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
玄貞為侍中而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
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
與武后謀廢中宗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后命
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
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
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為神都武
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擅權誅
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賊貶客楊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二十四

州失職快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詞傳檄州
縣其畧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
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
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
聚鹿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
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
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
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
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

流落不偶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討之。斬敬業而夷其黨。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以吕氏事諫。諍不可。后曰。吕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亾迹異。安得同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乘太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五

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為炎申理。太后亦遣裴紹業即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羣臣廷數之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為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為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且受遺老臣。仇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亾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

皆人豪。朕能戮之。公等才能過彼。則蚤為之。不然。以事朕。無自悔也。垂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吏皆不得呵詰。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五

十百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極。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緹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

囚載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懷義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為浮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又殺彭州長史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二七

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憐之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願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其值直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嬰改詔書為制書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

行可得乃更哭飛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瓌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勿弱存者亦流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且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為仇家所殺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二八

長壽元年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即加刑誅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

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
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房室
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
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
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
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故
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
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右補
闕朱敬則又以為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九

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
客等爭執轡筆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
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
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
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
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說二人
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太后
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請行在所治
療王至神都皇嗣且故請遜位於王乃復立廬陵王

哲為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秋官侍郎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
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
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
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
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
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
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
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十

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
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
哉太后亦不之罪太后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玄暉
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
聞卿改官今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
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暉同
平章事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樽博爭道為笑
樂或語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
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有昔遇浮

直伯。今同。下令。威中郎。小貌是藏史姓名。非后復認。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暉。張說。宋之問等二千有六人。譏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曰。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以六郎耳。是年。張東之同平章事。東之。崔玄暉。與中書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密謀誅二張矣。東之謂右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十一

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誅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入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

言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誰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暨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李湛曰。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十二

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十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為誅易之將。卑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暉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即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

是歲后崩年八十一吉頊性陰險言事多逆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死狀聞既三日猶不下頊後武后游苑中因問言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蠱賊也尚何惜於是斬俊臣突厥陷趙定授頊檢校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温彬茂死封一笥書諉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之頊善張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十三

易之性又溫敏故后以爲腹心頊因勸易之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駿衆莫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二物一鐵鞭三鐵繩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繩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邪

唐中宗韋庶人

中宗嗣聖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

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故嘗與韋私語曰異時幸復見天且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卽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又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爲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十四

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其無耻如此故三思遂因韋氏潛入宮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悉已召還起毬場苑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爲都中宗韋氏臨朝而戲武崇訓以帝塔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所爲如此此時張東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東之等既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如此復奈何於是

長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
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
用矣是又不知混之為何如人也先是御史鄭愔諫
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叅軍坐賊入東都謁三思
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
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
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
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為泰山之安
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三

安之策即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混皆為三思謀主矣
三思與韋氏日夜諧暉等因為上畫策封暉等為王
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為
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
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
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
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身退不將
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為

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
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
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
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
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
都督周仁軌即斬月將以媚三思矣三思既殺五王
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
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景龍元
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待御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六

史冉祖雍等証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
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
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為皇
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此海內所共知奈何
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
武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叅軍燕欽融上書
皇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
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
然宗楚客即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

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快，快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珣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啓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啓而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七

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為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即皇帝位。

唐壽王妃楊氏 附楊國忠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為壽王妃。開元二

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內禁中，賜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銛、秦國早死，獨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明為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八

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苟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國忠少嗜博飲，無行檢，不為姻戚所齒。年三十從蜀軍，資用困乏，蜀有富豪鮮于仲通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是也。因哀其貲，至成都擄蒲，一日輒盡，乃亾去。久之

蜀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揚兵
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欲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
國忠入見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
曰那有一日糧君至可自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
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咸致贈遺於時號國新
寡國忠復私焉諸楊日為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樗蒲
玄宗引見擢兼瓊八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
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分
銖不誤帝悅之累遷監察御史兼度支員外郎不半

親臣傳

卷五十五

三十九

年領十五餘使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
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長史率兵六萬戰瀘川舉軍
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為匿其敗更敘戰功又使司
馬李宓帥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為蠻所誘至
和城不戰而敗宓歿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
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凡二十萬衆隻輪不
還人銜怨毒無敢言者國忠恐為李林甫椅搯欲自
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
杜言路也林甫果奏遣國忠及辭泣訴為林甫所中

故帝益親厚之卒追國忠還而薄林甫時林甫病已
困國忠入見林甫林甫曰歿矣公且入相某請以後
事累公林甫歿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院大學
士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
窮椅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為功號國居宣陽坊左
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號國第卽官御史白事者
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然不以為恥
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為
災時安祿山恩寵無比又握兵柄國忠忌之屢于上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四十

前言其必反祿山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方圖叛
逆及見國忠數激怒上使必反以求取信故祿山遂
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國忠
恐帝禪位太子與女弟等謀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
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歿邀帝遂寢六月潼關不
守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等出延秋門至馬嵬軍士
飢不勝憤怨玄禮懼亂卽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
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邪衆齊聲曰念之久矣乃擒
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亦自縊韓國號國二夫人

亦為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終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嶠、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卓吾曰：國忠何罪之有？親平韋氏，身見色荒，父子兄弟，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

親臣傳

卷五十五

四十一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六

○公主

○太宗荆國賢公主

宋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主，獨無取。真宗即位，主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尚主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請以舅禮謁，遵勗賓客多一時名士，每燕集，主皆親視饗膳，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而自以私錢募告者，乃得真盜，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體，服除，便不服華

親臣傳

卷五十六

一

麗一日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矣。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紅。及病，目帝親為之舐，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遽有斯疾乎？遵勗亦賢駙馬也。主下嫁而所居堂甃瓦甍多為龍鳳，遵勗令鑿去之。天聖間，章獻太后問曰：外間亦有何言？遵勗不荅。太后固問之，對曰：臣無他聞，但聞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勗師楊億為文，億卒為制服，又與劉

錫友善劬卒厚存恤其家蓋勗深通性命之學
大年知之他儒者未必知也

○武氏太平權略公主

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
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
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
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
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乃殺武攸
暨妻以配主主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

親臣傳

卷五十六

三

實檢畏故終后世無他訾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
事定將立相王衆未敢發主欲自以爲功乃入見少
帝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
睿宗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
下聞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畫可而已玄宗以
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摠禁兵主怒太子分其權乘
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皆
恐請出主東都帝不許但詔主居蒲州主大失望太
子懼奏斥廢元之以銷戢怨嫌主居外凡四月太子

復表請還京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主內忌太子

英明而以宰相皆其黨遂有逆謀太子知之乃召岐
王薛王及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少監姜皎
侍郎王琚崔日用及內侍高力士等定策共誅之初
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
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
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內簾琚曰何謂殿下當
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
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而大

親臣傳

卷五十六

三

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
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
孝異於匹夫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
太子悅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
至是聞主有逆謀琚遂言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
丞張說亦遣人遺上佩刀欲上自割斷荊州長史崔
日用入奏事言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在東宮時討
之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制書則誰敢不從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先

發初上在東宮時楊后入宮為良媛太平多忌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生子奈何因命說挾劑以入而自於曲室煮之上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煮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

○中宗安樂淫縱公主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箱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為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四

皆降墨敕斜封授官故號斜封官又請昆明池為私沼不許乃自鑿定昆池言欲以抗訂之也崇訓成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之斬其首

○列女附

○桓少君

桓少君勃海鮑宣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謂其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

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修德是聽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異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

親臣傳

卷五十六

五

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其子來致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臥久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容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

○姜詩妻龐氏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即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灰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六

母之膳後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以故比落蒙其安全焉永平三年舉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班姬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

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

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宅門取恥宗族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親臣傳

卷五十六

七

弄之瓦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媾驥驥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

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

親臣傳

卷五十六

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有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綴諫問津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鄰二年來歸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必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廢於機機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天子積學當由知其斯正以就懿德者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李穆姜

穆姜漢中陳文矩妻也有一嬰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皆毀用積而為

慈愛益隆衣食資供俸於所生及前妻長子與弟
困篤穆美親調藥膳因心情逾至與疾久而瘳呼三弟
謂之曰繼母慈仁出白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會歌
其心雖母道益隆我輩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
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於是縣言之
郡郡守表異其母蠲其家徭穆姜年至八十餘乃終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
安三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安神溺死屍不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十一

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乃投瓜於江祝曰
父屍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
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
立碑于道左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有弟子邯鄲
淳者字子禮弱冠有異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
成未出會子禮至因試使為之子禮操筆立成無所
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而勒子禮之文於碑所
謂黃絹幼婦外孫荃白者也

○龐消母趙娥

酒泉龐消母字娥姓趙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
三人俱病故雙喜而白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
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
卒遇讐於都亭娥即刺殺之而詣縣自首曰父讐已
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肖曰
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
以枉公法乎自入於獄遇赦得免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規更娶之妻也善屬文能草書規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十一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婢以駟輜乘馬奴
婢錢帛充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
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
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
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
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丞
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
其頭懸鞞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
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之曰禮宗云

○陰瑜妻荀采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爽因詐稱病篤，召采，采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屏上。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十一

曰：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為意。此視之氣已絕矣。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父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謁巴郡太守，泥和乘船墮于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晝夜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而自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上。

○晉羊耽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可不爾。」明皇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而爽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蔡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人在難猶或借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然親昵之職也。汝從眾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以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吾家難至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十三

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以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吾家難至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

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友瑋果全歸。

○洗氏夫人

隋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能撫循部衆。行軍用師。壓服諸越矣。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為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十四

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及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友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贛石。夫人曰。平虜入贛。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遂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賊可圖也。寶從之。遷仕大喜。果不設備。夫人因而擊之。大敗。遷仕遂總其兵。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

人懷集。日越數州。宴然後廣州刺史歐陽訖謀反。召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訖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至德中。僕卒。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部三奉夫人號為聖母。隋文帝遣摠管韋洸安撫嶺外。夫人遣其孫寬帥衆迎洸。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之。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敗仲宣。夫人親

親臣傳

卷五十六

十五

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卒。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為高州刺史。封洗氏譙國夫人。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時番禺總管趙訥貪虐。諸獠多亡叛者。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舉狀。上遣推訥得其賊。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論諸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仁壽初卒。謚為誠敬。

夫人

○謝枋得妻李氏

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枋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枋得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攜二子匿貴溪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踪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其二子凄然而泣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縊獄

親臣傳

卷五二六

一六

中次枋得母桂氏尤賢自枋得通播婦與孫幽遠方母處之泰然人問之曰遭時不幸義當然也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六

藏書近臣傳目錄卷五十七

○宦官一

○呂強

○高力士

○馬存亮

○張承業

趙高

石顯

單超五侯

曹節王甫侯覽張讓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仇士良

○嬖幸二

鄧通

董賢

近臣傳

目錄卷五十七

○方士三

李少君等

藏書近臣傳卷五十七

○宦官一

○正直中官呂強

呂強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喻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承旨。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為戒。不敢復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

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驢價遂與馬齊。又為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亦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

近臣傳

卷五十七

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亦怨強入骨矣。於是遂共構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廙。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

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_○劉遵_○還寺舍以自養

○小心內侍高力士

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_○聖見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右後_○山_○粟_○遂出中人高延福養以為子因善武三思歲餘宿入禁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已平韋氏乃擢內給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至力士則四方奏請皆令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

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盡呼力士為翁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_○畢_○始_○李_○林_○甫_○牛_○仙_○客_○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

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極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在易語謬當_○死_○及帝走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盡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玄宗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州地多瘠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_○秤_○斤_○實_○五_○谿_○無人採夷夏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四

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實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既廢武惠妃方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為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臣聞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

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平帝不荅明年而祿山反

○忠謹中官馬存亮嚴遵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著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為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韶及玄明殺之賜存亮寶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五

監淮南軍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遠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唯存亮及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忠節中官張承業

張承業僖宗時宦者也昭宗為茂貞所迫將出奔太

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能胤誅宦

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為承業起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六

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豈為子孫計耶惜此遺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劍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有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即皇帝位矣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七

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狼賊奄豎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游至沙丘道病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蔡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

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皇帝趙高為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執執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八

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於社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

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尚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
八月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
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為以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
前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
東大抵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
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
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九

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
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
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
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
吏入行射即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
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
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
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勿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勿許曰

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
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
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
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
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
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
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
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
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固寵宦侍石顯

石顯字君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漢初
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
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
善為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

書令是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譖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鼻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鼻髻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十一

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疊疊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謂者遂修敕宣侍帷幄天子召見遂請問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以為三公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內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間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惟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怜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眾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十二

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矧已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為諫議大夫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實未嘗妬譖望之也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謹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恃恩宦官單超等五侯

桓帝初超與徐璜貝瑗為中常侍左悺唐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行鳩毒帝逼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對曰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中復狐疑耳帝曰奸臣脅國當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十三

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五人定議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等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收拷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五侯宗族賓客滋為

會稽殆遍天下矣民不堪命始起而為寇賊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詣廷尉瑗貶為都鄉侯卒於家

○結恨宦侍曹節王甫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十四

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時議者數百人各瞻望莫有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夏家毋臨天下宜配先帝無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之援立聖

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李咸曰臣謂空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享今竇氏罪深不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十五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未幾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且不肯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而節甫父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所在貪暴百姓不堪矣甫養子言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時甫休沐里舍頗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勗等罪惡悉收甫熲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嘗先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筆朴交至父子悉灰杖下熲自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十六

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大舐其汁乎即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為衛尉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下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

一書... 丹... 9 反之下

豺狼鳴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
詔邪乃拜受命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球下獄
灰而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乃卒

○報怨奄人侯覽

侯覽桓帝初爲中常侍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高鄉侯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
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
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榴雙
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十七

女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竟不得上儉遂破覽家宅
籍沒貲財具言其罪覽亦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
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
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
殺卓吾曰黨錮之禍起於張儉一人諸賢盡夷宗社
遂傾而儉獨存顏何厚也

○固寵宦侍張讓趙忠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曹節歿後忠領大長
秋與讓及段珪等十二人皆封侯貴寵父兄弟布

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靈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郡
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
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賊寇自消天子以鈞
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
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於
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事發
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爲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
角通爲可斬未嘗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十八

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歛天下田畝稅十
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
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
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皆追遣之又造萬金
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帝本侯家宿
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初開西邸賣
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
半之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人貧者到官倍輸
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藏寄小黃

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及上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中官謀泄讓忠等因其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侍功奄豎李輔國

李輔國年四十以閹奴事高力士後得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謀誅楊國忠勸太子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遂即帝位及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

近臣傳

卷二十七

十九

公輔國遂專掌禁兵權在左右矣時太上居興慶宮宮有長慶樓樓南俯大道父老過者皆拜舞然後去輔國言於上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見

射生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為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鮮事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灰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近臣傳

卷二十七

二十

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既得志乃求為宰相寶應元年肅宗寢疾先是張后與輔國表裏顛權至晚復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勅皆從之出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勳舊今不請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輔國即伏兵凌霄門捕越王等囚之而殺后代宗立輔國等以有定策功愈跋扈難制至謂帝曰大家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讚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

近臣傳 卷五十七

注三

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為相雖強辯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谷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卒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

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在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養子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二五

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為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為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藍屋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為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其誅朝恩

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右掄而縊殺之卓吾曰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用元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為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况如今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聖人安能當九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

五之位與

○悖逆奄豎仇士良

仇士良憲宗時數任內外五坊使按鷹畿內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故擢良為左神策軍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乃與右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相臣王涯舒元興等就縛士良乃脅令自陳反狀以示于朝因縱兵捕殺無輕重皆死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

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去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慎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使之含憤九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係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逆自是文宗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

鬱鬱不樂兩軍毬獵晏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少間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耳赧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好貨}如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而泣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瑀楊嗣復以帝有疾不朝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即矯詔立穎王為太弟武宗已立士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俄而瑀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死賴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授立功內實嫌之陽

示尊卑會昌三年士良罷為內侍監知省事請老而卒士良之去也中人舉送還第士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種獵聲色蠱惑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閭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已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二十七

中使名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唐宣宗八年召翰林

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搔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知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然昭宗時悉以軍國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二十七

事委崔胤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名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無論其餘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之系而勢之也昭宗深以為然已而偓為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

天祐二年復名為學士還故官。偃不敢入朝。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又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官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二十九

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率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夔幸二

○夔幸鄧通

通蜀郡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問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十

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矣。文帝嘗病癰。通嘗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平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於人家。

嗟夫景帝視父如寇仇雖與以天下如應得物也然則世局嘗有父子之親哉徒有勢利耳矣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為郎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輿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輿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

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肖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且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

蓋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漆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營義陵苑內為便房剛栢題奏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門闕采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為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灰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惟稽古建爾千公以為濬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

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

寵賢聞賢當來光驚飛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闕為中常侍闕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闕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闕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三

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闕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為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闕出後不得復侍安矣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

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即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卑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四

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二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此王莽所為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辜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闕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闕修書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闕子補更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方士三

○方士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皆驚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官中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五

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灰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然天子以為化去不灰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詭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

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三六

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張

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是時天子始巡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變大膠東宮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歿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

近臣傳

卷五十二

三七

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歿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成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是時上方愛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以二千戶封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帳器物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資金十萬斤更名

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

近臣傳

卷五十二

三八

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天子使使驗問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因嬖人奏上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已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

如脫履耳乃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曰民間祠尚

近臣傳

卷五十七

五

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箏篪瑟自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歿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封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公孫卿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

近臣傳

卷五十七

四

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問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日下陰道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歿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公孫

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遠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
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
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
四瀆而方士之後祠神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公孫
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

近臣傳

卷五十七

聖

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者曹植
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
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
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
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欲
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
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
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
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轂難得而佩終

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却儉絕穀百
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
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
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其儕
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
復爲徐市樂大之徒也

近臣傳

卷五十七

聖

藏書外臣傳目錄卷五十八

○外臣時隱門

○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冉

漢濱父老

陳文老

魏桓

姜肱

申屠蟠

曹真

戴良

袁閔

外臣傳 目錄

郭泰

徐尋

管寧

王烈

夏馥 別見

○龐德公司馬德操

張珩

焦光

○李士謙崔廓

張文詡

元德秀

鄭遨等

南安翁

蘇雲卿

藏書外臣傳卷五十八

○時隱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殺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災異數見福復上書諫成帝久止繼嗣福又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先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以上承其王者之始祖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極是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孔子曰丘殷人也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是梅福復言之綏和元年乃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嘉公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卓吾曰此大有力

量人大不安靜人但抽身早爾

○逢萌徐房李子雲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後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

外臣傳

卷五十八

二

濟時即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遠遁以去唯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譚賢殷謨王霸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

郎黨遂將妻子居黿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緇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馮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官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周燮馮良

外臣傳

卷五十八

三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燮生而缺頤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修似卓老賀問之好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獨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良字君郎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取在廨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適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歿馬腐朽衣裳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小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四

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卒以壽終

○范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

又遊三輔就馬融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為侍御史因道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有時絕粒間里歌之曰甕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

外臣傳

卷五十八

五

時成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漢濱父老

漢濱父老不知何許人也延禧中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輟觀之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使人問之老父不答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

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從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民無觀焉。子又何故欲人之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父老

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日亂，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抱而泣。有陳留老父趨而過之，太息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六

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一人欲與之語，不得而去。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行，或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姜岐

姜岐，字子平，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喬玄為上邽太守，召岐。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可。玄怒，搆益。益得杖諫曰：岐少修孝義，樓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空爭。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豕為事。從學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其父不進酒肉。

外臣傳

卷五十八

七

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為家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族氏女，玉為其妻。其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梁配欲殺之。蟠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况在清聽，不加哀憐乎？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或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邕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為燥濕輕重不

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郡石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諫從事於河鞏之間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瓊之遺德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蟠于曰瓊之遺德如是我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嘗謂瓊之遺德如我也何意乃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八

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瓊之遺德不就先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言瓊之遺德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宗師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守果懼黨錮或或或刑唯蟠確然免於疑論公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

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穎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谷中平五年復與爽

外臣傳

卷五十八

九

玄及穎川韓融陳紀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脇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曄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遠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

荀淑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闕所未及勞問逆
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
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
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
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
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

汝南先過袁闕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
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年
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
學之以娛母及母卒良與兄伯鸞同居廬兄啜粥非
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
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

清苟不佚何禮之論良既才高而論議尚奇多駭俗
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
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為偶舉孝
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遜入江夏山
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踈裳布被竹筥木
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
之風焉

○袁闕

袁闕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囃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一

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闕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
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竟為驕奢與
亂世爭權此即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闕遂散
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為
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
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
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
姓驚散闕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闕
避難者皆得全免闕遂卒於土室勅其子勿設殯棺

但着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
擊為藏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臯屈伯彥
學三年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
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
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
察地理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三

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
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林宗雖
善人倫而不為危言嚴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
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於野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
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
志者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涿郡盧
植曰吾為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為
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曰

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儒卒為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也茅容陳留人時與等
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林宗行見之
遂請寓宿旦日殺雞林宗謂為已設既而已為母共
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勤於學孟
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曰甕
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遊學遂少給
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
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官就學問由是學中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三

以下坐為貴濟陰黃允以儻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
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
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
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
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集賓客婦中坐襖袂
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遂廢又識張孝
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
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郝禮真
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徐穉

徐穉字孺子，南昌人。時陳蕃為太守，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延禧二年，蕃為尚書令，與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見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若使擢登二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並不至。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誦，日久者長。於三輔禮義之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四

鄉皆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矜者。若徐穉，生長江南，而角立傑出，尤所難也。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吊之，設雞酒祭哭，畢遂去。郭林宗疑之，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羅臨去，乃言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亦往吊，置生芻一束於廬前。眾恠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

○管寧

此人大用得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敬善陳仲弓。天下

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為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寧所居屯落皆會井，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鬪閭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先汲水以待來者。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五

矣。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不篡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卒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寧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乎？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

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劔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六

○龐德公司馬徽

二人俱大用得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不肖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後

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馔吏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尤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

○張翥

張翥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一

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亦不就徙遁常山遷居任縣曹操辟之又不肯詣正始初戴鶯之鳥巢瑋門陰瑋告人曰戴鶯陽鳥而巢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焦光 字孝然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篡位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冬雪大至

光臥不移人以爲歿就視如故後百歲餘乃卒

○李士謙崔廓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謂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報應之最著者乎崔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八

廓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謙爲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仁壽末州郡頻舉皆不應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嗟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

爲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

湏流能食乃止家苦貧出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內太守而德秀於是知名然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瑄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

外臣傳

卷五十八

十九

○鄭遨李道殷羅隱之

鄭遨白馬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召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皆不起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翁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時人稱曰南安翁竟不知其名誰也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視之皆經子陳忽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少焉二子歸捨鈕揖客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

外巨傳

卷五十八

二十一

事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為關吏所拘捕送郡翁與小兒借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宜和問累典州郡守詢詰勅在否兒曰見作一束真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禮謝之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隣曲甚有恩禮以故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之曰蘇翁焉身長七尺美須髯無疾病披荆畚礫為圃藝樹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夜織履堅韌過革為人爭買之是以薪米不乏既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

外巨傳

卷五十八

二十一

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繁流亞道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

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其。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真。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戶。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逝。矣。

外臣傳

卷五十八

三二

藏書外臣傳身隱門目錄卷五十九

莊周列禦寇

○四皓

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野王二老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參高恢

高鳳

參

矯慎馬瑀

○參

周緄

參

外臣傳

目錄

寒貧子

參

孫登

○揚玉孫附

陶潛

參

宗測

參

阮孝緒

陸寧

李謐

孔淳之

翟法賜

臧榮緒

朱桃椎

孫思邈

武攸緒

崔觀

陸龜蒙

司空圖

○陳搏

邵雍 別見

魏野

林逋

張望

○順昌山人

劉因

藏書外臣傳身隱門目錄卷五十九

外臣傳

目錄

二

藏書外臣傳卷五十九

○身隱

○莊周 附列禦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

外臣傳

卷五十九

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友伯高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于世劉向日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

帝老子號曰道家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味灰上

○四皓

四皓者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太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二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於成都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蜀有富人羅冲者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至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子真躬耕巖石之下而名振京師

○同長禽慶

不事莽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子夏俱遊五嶽名山莫知所終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光武送鄧禹西征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

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嚴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四

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嘗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五

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坐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丹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閔仲叔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蔬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知敕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六

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間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卒于家

○梁鴻高恢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太學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

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囚爲執勤不懈鄰家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既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縷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表褐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七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官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

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鴻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
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云云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
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
潛閉者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
子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
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
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嬰嬰兮友
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
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家以農畝為業而鳳專精
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
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覺
故其後遂為名儒焉教授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
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

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
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
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為居採
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
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
奈何佟曰佟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
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終不見

外臣傳 卷五十九

○矯慎馬瑤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
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
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慎先之年七十餘
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歎曰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
於敦煌者慎同郡馬瑤亦隱於沂山以兔罟為事所
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樊英

樊英字季齊魯陽人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

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之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德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弗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石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此未可以病英也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

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如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樊英善藏其用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楊厚初徵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十一

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平乎禮樂適未或疎及其陶措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誦課禮樂謂遠術賤斥國華謂獨善以為方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其將與夷狄同乎

○周勰

周總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之孫也少以父任為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以事總總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氣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總卒蔡邕以為知命云自總曾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十三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

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漢中及漢中破隨眾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饋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翟莊

翟莊潯陽人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十三

釣自物未能損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命徵並不就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
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
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
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
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于今之世矣。

○皇甫謐 ○附揚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
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游揚無度。或以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十四

爲癡。嘗以所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
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
不入道。何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
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
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於是
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博綜典
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矣。自號
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
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者。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

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
事官執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
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
而不變也。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
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不過轉歎溝壑而已矣。
謐答之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
可犯者。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在其爲得所欲
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乎弱
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十五

不憂。又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歟。夫生爲人所不
知。歿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
故一人歿而人皆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人皆笑
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於歿生也。是以至
道不損。至德不益。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
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
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全
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焉。城
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之。謐曰。

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菹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初服寒食散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信哉夫束帛淺易之明善玄纁之贊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七

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寔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君六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農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為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

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土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七

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吾本欲露形入院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頃革理難令故槨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遽蔭裹尸置尸牀上舉床就坑去床下尺便以親土上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墓次

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歿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歿普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二八

反吾真，必止。易吾意，歿則爲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歿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謂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歿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

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歿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其真，其真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七九

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容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生易尚，歿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歿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

也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故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環堵蕭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二十九

杭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久之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奉事鄉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杭既不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閒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弘後知潛嘗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遇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右為

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初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畱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俟之值潛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時周續之入廬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一

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為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此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廡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贊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訛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亦

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鍾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聞鍾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廻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借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即數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二

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黃庭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

一壑者共之耳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耶此知潛矣抑未謂深知潛也耶當俟如潛者辨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戊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三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中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正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蜜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

此山下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之館也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已處其上弟子居

外巨傳

卷五十九

三五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性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宮書也用是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梁武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使造年歷至己巳歲特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毀曳尾之龜矣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

外巨傳

卷五十九

三五

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年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修本草遇神仙桓闔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修本草用虫水蛭葦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兢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

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巳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所著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量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又復何求平生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六

○馬樞

馬樞扶風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尋遇疾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三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目精洞黃能視閣中物有白燕

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阮孝緒

阮孝緒尉氏人自幼沉靜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罕見其面天監中屢薦召不出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七

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篇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笏管穿籬逃匿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應為王侯姻戚

○眭夸

眭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好飲酒與崔浩相友善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辟疾不赴浩乃投詔書與夸夸不肯受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乎桃

簡浩小名也。及浩誅夸為素服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歿，誰能更容哇夸，遂作朋友篇。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於博士孔璠。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葉座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答之曰：諸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君等何為輕自媒衒。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二十八

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國耳。

○孔淳之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肖往，使謂之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肖往。元嘉初，徵為散

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構屋於廬山，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為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二十九

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為揚州王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也。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米茗易之，且其處乃取屨去，日以為常。終不與人接。其為屨用芒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為長史，請見與語，瞪視不答。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陽
總管獨孤信見其少思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
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
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
不肖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
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
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皆事之
照隣有惡疾感而問之思邈委曲詳答皆可聽初魏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一

徵等修齊梁周隋等王家史屢咨所遺故其傳最詳
永寧初卒年百餘歲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
先顯侑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
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
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末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
刺史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
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

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
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沙室間冬
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鐙扇野服王公所遺鹿
裘素障瘦栝塵尾皆流積不御市田頴陽與家奴雜
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目瞳有紫光書能見星
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
車召拜太子賓客攸緒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又
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卽兩
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一

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
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親貴求謁寒溫外默無所言
乃復聽還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
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
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
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
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
年卒

○崔觀

崔觀城固人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名辭疾不至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時乘舟設蓬席束書茶竈筆床釣具隨意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司空圖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一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也少有俊才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

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圖以密通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恭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篡位徵爲禮部尚書以老病辭卒年八十餘按梁室如敬翔李振杜曉楊等皆唐朝舊族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一

其甚者贊成弑逆言之嗚邑唯圖清直避世終身不仕焉

○陳搏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與老子同鄉里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澗水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遊泰山之巔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歟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歿輪迴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鎚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

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并賜宮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并有詩云、雪爲肌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遞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直、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四

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唐開元中有李琪者、隱於華陽、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何留意於小道邪、世宗不以爲忤、拜

諫議大夫、固辭、賜純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宋太祖登極、召不至、與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履垂絛、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及兵還、不利、先生乃乞歸、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博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博不知吐納養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五

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畱卽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

又詔華陽刺史二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就山
宣召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
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安車軟輪異數
迎先生先生乃為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
書曲軫宸恩賜禹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
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
善存四皓嘉遜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
若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
服脫簪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六

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
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
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
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
之水土敢祇瘠脊俯順愚衷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
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
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
生曰汝紫薇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
太祖同行先生云城外有二天子氣陳康肅公堯咨

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髻髻意象軒傲目康
肅公連言曰南菴南菴語已經去康肅公深異之問
曰向者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追之
先生笑曰已數千里矣康肅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
他日自知其後康肅轉漕閩中巡行墟里間聞田婦
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康肅大驚問南菴所
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
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辰也先生稀到人間或
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履門迎既坐先生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二

日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
是雖有患神理亦祐子乃出藥一粒睦起再拜受而
服之睦回都下馬驚墮泚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歿關
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為
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
上閒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至有地神獻果
一盤酒一器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羣
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閒踏青山碧
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

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
閒時則飲瓊液醉後或臥青苔逍遙非關名利落魄
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
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
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
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
幾度花開悶便着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閒遊八十
三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
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報少頃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八

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遂去先
生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
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
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
不可久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
元後當遊我眉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
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
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
花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闕以進

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紫服并賜
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享
年一百一十八歲得昇繼其觀事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為樞密使討之有麻
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
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
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也叛意乃決城破舉家
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
舊汝輩不可以無禮公乃命柴世宗納之後為皇后

外臣傳

卷五十九

三十九

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也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先生先生曰明日再來若水如
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
之以火著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
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
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
故不復留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一云博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
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

驟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遂
驟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葺唐雲臺觀
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
甚久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
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
遂定真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
其祠加禮焉博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
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
堅授范諤此一技傳於南方也又云希夷一日令酒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四十一

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須臾明逸作樵夫拜于庭下
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為顯官名
聲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
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為賤亦猶賤者
不可為貴君相當爾雖晦迹山林竟不能安異日自
知之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
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為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
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
當出明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為將帥

有聲

○魏野

魏野陝州人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因有娠遂生
野及長嗜吟咏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
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
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
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歲與李漬並被薦
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頽纓則狂豈能瞻對殿堦仰奉
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四十一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家
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
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
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
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雷一童子
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掉而歸蓋常以鶴
飛為客至之驗云自為墓於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
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仁宗嗟悼

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通善行。書喜爲詩。既就藁。隨輒棄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謫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逋不娶。無子。

○張學

張學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元佑。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

外臣傳

卷五十九

聖一

愈范祖禹交章言曰。學且歿。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請。竟不出。學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詔以學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

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問曰。亂何自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

外臣傳

卷五十九

聖三

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廼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

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
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
亦必各有以自效焉始為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
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
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
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崕岬卓絕之行
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以蹤跡之近似者觀
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之命
來召因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即時應命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四四

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
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
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邪况加以不次之
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
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
繼以疝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
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一
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歎旁無期
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

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儻病勢不還便當
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
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
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
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相
候病愈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
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還自
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
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四五

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
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月六日卒
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
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
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
比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
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
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
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

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
言因所著號丁亥集其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
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外臣傳

卷五十九

四十六

藏書外臣傳心隱吏隱門目錄卷六十

魯仲連 別見

阮籍

劉伶

王績

李白 別見

神放

以上皆心隱外臣

侯贏 別見

張良 別見

外臣傳 目錄

東方朔

楊雄 別見

胡廣

譙周

王道謝安 別見

白居易 別見

鄭祭

馮道

以上皆吏隱外臣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

○心隱

○阮籍

附咸瞻子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杲請與相見，終日不開。

外臣傳

卷六十

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椽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

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名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饑，爽誅，故時人服其遠識焉。司馬懿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司馬師太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為常。昭初欲為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

外臣傳

卷六十

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何也？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使書奏，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睹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臠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吊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嗙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爲何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懼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

外臣傳

卷六十七

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醴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他日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

論救無爲之貴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逝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檣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于禪中而不能

外臣傳

卷六十

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籍雖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所仇司馬昭又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此沉汝不得復爾或又言籍不當爲卿冲作勸晉王戡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而已演義論步兵勸進之文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非楊雄甘爲美新者比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

奕高與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咸妙
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
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瞻字千
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
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
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
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友覆甚苦客
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

外臣傳

卷六一

五

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
歲餘病卒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嘗以金貂換酒
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
政在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
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
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顛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
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

志常以宇宙為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
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
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
空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
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
肉醜然後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
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奉其人笑而止平
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

外臣傳

卷六十

六

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曠八荒
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
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
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
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
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
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
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
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

之與蚺蛉

○王績仲長子光 附負苓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聚徒河汾間，做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外臣傳

卷六十一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畱或數日。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

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又著五斗先生傳。馬刺史崔喜請與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巖君平、杜之松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檐而息，曰：吾子何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

外臣傳

卷六十一

是六府五臟不能無受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

安得舍嘆而嗟文王負其琴而行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放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沂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直至宵分不

外臣傳

卷六一

九

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為歌詩自稱退士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名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翰林學士宋諱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二十四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

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齋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請加旌賁即遣官齋詔名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翼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

外臣傳

卷六十一

十一

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名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錢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久請計月不受俸詔特給之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益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

世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名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名宴賜詩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京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竹日無復醉山中三年正月復名赴朝表乞賜告手詔優容之作歌賜之乃齋衣罷歸終南京兆府每卒遣蓋臨終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關

外臣傳

卷六十一

十一

俄復還山人有命許之者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簞雜故京城賜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屬道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屬放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遂遣人責放不法條上其事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筭糧具之直

以此時議浸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初放嘗見陳搏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于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

外臣傳

卷六十一

十二

吏隱外臣總論

卓吾子曰。使子房不為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知有吏而隱乎。既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於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安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幹豪傑終身不遇而卒

外臣傳

卷六一

一三

老於抱關。死於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於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終吏隱。自不容不甘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若又不能遂滅秦之兇。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已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冤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為然。不

○吏隱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嚙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

外臣傳

卷六一

十四

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驕。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

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名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

外臣傳

卷六十

十五

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寵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勤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選舉雄敕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蓋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

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

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竊惟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九年復拜司

外臣傳

卷六十一

十六

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會蕃被害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常遜言恭色以避權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出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

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綴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書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

外臣傳

卷六一

十一

赫三事七佩其絃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卓吾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若穴不肯見於世也胡廣趙誠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為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

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為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更隱也蓋隱於無名者也

○譙周

譙周西充人也幼孤既長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不然潛識內敏諳曉天文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周在家聞問知也即便奔赴後姜維連年攻魏百姓凋敝周作仇國

外臣傳

卷六一

一一

論以諷之及鄧艾伐蜀周勸後主出降時議欲奔吳或欲奔南中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吞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且文若不受降其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寤勢不得不受既受不得不禮後主猶疑

周乃上疏曰易稱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于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國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因病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以書板示立曰典午忽矣月酉沒矣典午謂司馬也月酉者謂

外臣傳

卷六十一

一九

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詎五年陳壽嘗為本郡中正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楊同執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篤疾不拜至冬果卒

○鄭綮

鄭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

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歲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綮善為詩多侮刺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歌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解淚一時酒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遷給事中僖宗以杜弘徽為中書舍人弘徽宰相杜讓能之弟也綮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不報綮即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還徵朝政有關綮

外臣傳

卷六十一

二

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省吏請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綮搔首言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遷讓不獲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詆諧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

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馮道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叅軍守光敗去事
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
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
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
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
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
不能却皆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

外臣傳

卷六十

二十一

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
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為之耕服除復召翰
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
犯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拜道端明殿學
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成長
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為河東
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
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為無事反致傷失凡蹈危者慮
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不可不慎也明宗曰

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

文士聶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顧左右錄之常以自
誦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道相愍帝潞王反於鳳
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入潞王是為廢帝遂
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始遇殺晉
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平章事加司
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
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
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

外臣傳

卷六十一

二十二

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
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
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
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
行以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
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為元
老云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
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
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

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遂陽立湘陰公斌爲漢嗣。遣道與趙上交于度，迎贊于徐州。贊未至，太祖遂代漢。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其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卒年七十二，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

外臣傳

卷六一

三三

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幼

冲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

卷六一

三三